

良友交學叢書之卅

煙雲集

茅盾創作



煙 雲 集

茅 盾 創 作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印 刷 公 司 印 行

1937

No. 489

目 次

煙雲·····	一
擬『浪花』·····	八〇
搬的喜劇·····	九五
大鼻子的故事·····	一一五
「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一五八
水藻行·····	一八一
手的故事·····	二一七

煙
雲

一

凡是公務員，都盼望星期六早早來到。鐵路局公務員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氣太好。辦公廳窗外一叢盛開的夾竹桃在和風中點頭，自然是朝窗裏的專等「下班」鈴響的公務員們，陶祖泰也在內。溫和的天氣，笑開了的夾竹桃，都是大公無私的，然而陶祖泰覺得夾竹桃只對他一人點頭，而且這點頭是嘲笑的意味。

離開「下班」鐘點大約廿多分，科長先走了，辦公廳裏就緊張起來：收拾公文，開了又關了抽屜，穿大褂，找帽子，摸出錶來看了一遍又一遍，打電話約朋友，低聲（夾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館子呢還是看電影，——個個人都爲「週末」而興奮，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裏，爲了「週末」而煩惱。

他最後一個踱出了辦公廳，心裏橫着兩個念頭：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裏。這是他近來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緒，他承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解決這個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們中間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實過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個，五六歲，不淘氣。三等科員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點兒，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麼小的「賠嫁」，逢

到意外開支，她從不吝嗇。因此，除了星期六，這位年青的丈夫是極戀家的，他總是第一個把公文收好，守候「下班」鈴響，第一個跑出辦公廳，一直趕回家去。到家以後呢，「左顧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歡漢口的熱鬧，而漢口的熱鬧也從來不來干涉他。

斜陽照着蜿蜒北去的鐵軌，像黃綠夾雜布上的兩條銀線。他不知怎麼走了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還沒覺得。眼怔怔望着那鐵軌，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學在鐵路軌道上自殺。他用脚尖踢着鐵軌旁邊的枕木，搖了搖頭。他的中學校的同學，有好幾位是企圖過自殺的；他們以為自殺是高尙而又勇敢的行爲；高尙，因爲一個人自己覺得會阻礙了別人（尤其是親愛者）的幸福時，自殺是最澈底的犧牲；而能作澈底的犧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這信念。他也曾企圖過兩次的自殺。第一次在結婚

以前，但這一次他事後是頗悔慚的，因為並非爲了什麼「積極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無味。結婚以後他又有第二次的「企圖」，然而朋友們把他救了轉來時，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說，他在吞下了安眠藥片以後就猛省到他的自殺的動機還是不夠高尚，爲的他之企圖自殺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不能使他所親愛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責任。

是這第二次「自我批評」以後，他努力找職業，而且努力學習「和光同塵」的處世哲學。半年前他到漢口的鐵路局辦事，在他職業紀錄中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遠接天邊的發亮的鐵軌，他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往事，特別是那第二次的自殺企圖；他輕輕地搖着頭，便反身沿着鐵軌走回去。他愈走愈快了，不多一會兒便和鐵軌分手，一直回家去。現在

是「不放心家裏」的意念壓倒了「怕回家去，」——應當說，「責任」的觀念壓倒了「逃避」的意識。

一一

因為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時心跳氣促，開不來口。孩子跳到他身邊，抱了他的大腿，喚着「爸爸」，他也順不過氣來應一聲，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頭。半晌，他這才掙扎出一句話來：

「媽媽呢？」

孩子還沒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見壁頭的衣鈎上沒有了夫人那件新製的藍綢披肩，他頹然嘆一口氣，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僵着腰，輕聲的，似乎不願意出口，問道：

「那個——朱……先生，教書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仰臉看着他爸爸，一對小眼睛睜得滾圓；爸爸的臉色太難看，爸爸的聲音也太怪樣，他害怕，他把臉撲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順了口音說：

「哎，孩子！」

「爸爸。媽媽，隔壁黃伯伯家裏，打牌；」孩子露出臉來，又看着他父親了。「媽媽說，買一個洋泡泡，給寶寶，等爸爸回來，同去買。」

陶祖泰勉強笑了笑，一聲不響，抱起孩子來，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黃家。剛走進那陰濕的小院子，就聽得「男和女雜」的笑聲夾着牌響。他忽然打了一個寒噤，他忽然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罰。」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

不覺却在兩臂上加了勁，惹得懷裏的孩子怪不舒服。

狹長的舊式邊廂。開亮了電燈，照着四張紅噴噴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剛挨身進去，第一眼就看見坐在他夫人對面的，正是那位當教員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見陶祖泰進來的，却是那位半個後身對着廂房門的黃太太；她似乎要避開檯面上的某種手和手的舉動，把臉一別，可就看見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來打幾圈罷。陶太太手氣不好。」

「哈哈，陶先生固然趕來了！哈哈！」是姓朱的聲音。陶祖泰覺得刺耳。

「我們剛打完了四圈，祖泰，你來換我罷！」

黃先生說着就站起身來。

「不行，不行；你是贏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臉上的
一對貓頭鷹眼睛向陶夫人使個眼風。陶夫人有沒有「反應」，却因她是背
向着廂房門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黃先生背後去，一
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來，不來；詒年兄不要客氣。」

「老朱，」黃詒年微笑說，「那麼，你是輸家，你歇這麼四圈罷？」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說對不對：不許換人，我們都
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聲。她隨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隨便看了兒子一
眼，數着輸剩的籌碼。兒子跑過來，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過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黃太太給的蘋果，早已忘記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後，名爲「觀場」，其實是在「研究」朱先生的眼風。

二二

陶祖泰這一份苦惱的操心，在最近一月來早已成了公開的祕密。黃詒年和黃太太最初發現了這現象時，還說「陶祖泰又發了神經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當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黃詒年夫婦倆還隱隱約約指着這件事當作笑話。黃太太甚至於還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豈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麼是「人格」，什麼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讀過三年小學，勉強能看天寶圖之類的書，自從和陶先生結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

的意思看過托爾斯泰，但是一部復活從她有了身孕，（那是結婚以後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現在還沒看完；到漢口，是她第一次見大場面，她初來時看見陌生人還要臉紅。

然而她愛打牌。坐進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記了臉紅。何況黃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黃先生的朋友；更何況黃太太雖然也不過二十來歲，却好像不是年青，不是女人，黃先生不在家時，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們說說笑笑是常事。

這一些，是陶太太到漢口後看在眼裏，而且懂的。所以當黃太太抱不平時，什麼「人格」，什麼「封建思想」，陶太太雖然不很懂，可是也會心裏這樣想過：「真好笑！可不是，黃先生從來不會那樣極，……惡形惡狀。」

她不會向丈夫「提抗議」，「可是不知不覺中她和朱先生多說笑些，不知不覺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黃先生家裏打牌不可。

但這是一個月以前呢！現在，陶太太自己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也不覺得朱先生有什麼不同，可是黃詒年夫婦倆却覺得朱先生已經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點換樣。現在，黃詒年夫婦倆不敢再拏陶祖泰那種苦惱的「操心」當笑話講了，他們對於陶祖泰同情。

現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對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慣了，不覺得討厭，也從沒憤然叫屈，只「隨他去罷！」

她也覺不出朱先生有什麼「不妥。」自然，打牌的時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張」來就放了「銃。」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塊的輸贏，要什麼緊？因此，有時背着朱先生，黃詒年夫婦倆隱隱約約提到朱先

生似乎有點「那個」時，陶太太便認爲是朱先生打牌時放了她的緣故。她只覺得姓朱的會湊趣。

現在，剛剛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愛貪小便宜的她便快樂得什麼似的。陶祖泰的「苦惱的操心，」她壓根兒忘記了。

她和朱先生輪着上下家，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太的大腿時，陶太太曾經猛吃一驚，但隨即她省悟過來，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錯了一張牌，她又坦然了，她歡迎這腿碰腿。她等「張」等得心焦時，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這樣的「小玩意，」太做慣了，陶太太並不覺得這是「不道德」的，——對於陶祖泰或是黃詒年夫婦。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氣」。下家的「要張」，上家偏偏沒有，那

也是無可救藥的事。一圈牌看看完了，陶太太還是有出無進。她有點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發狠。他簡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付牌，亂拆一通。憑這樣，陶太太也只「吃進」了兩張。黃詒年連連朝朱先生瞅了幾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黃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聲叫道：

「啊喲！朱先生的手真鬆。陶太太吃飽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隨手又是一張「萬」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頭跳了。

「嗨！」黃太太出驚地喊一聲，將手裏一張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氣似的說，「哼，牌有這樣打法？」

陶太太臉紅了一下。

黃詒年還是冷幽幽地微笑，却舉目望了望陶祖泰，似乎說「你看見

麼？」

「哈哈，」朱先生又怪聲笑了起來。「消遣消遣，輸贏不大，隨便打打算了。」——回頭到海國春吃飯，我請客！」

陶祖泰什麼都看在眼裏，聽在耳裏，儘管他對於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裏雪亮了；然而他有什麼辦法？除了坐在一邊「受刑罰？」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願走。他但願世界上沒有所謂「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學校裏也應當禁止教員過江來「逛」。

孩子將那隻蘋果當作皮球玩。蘋果滾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親的衣角。

陶祖泰彎腰去替兒子找「皮球」。他看見那個圓東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來了，然而也看見一隻套著中山裝大褲管的腿碰到另一隻穿了長統絲襪

的脚上。陶祖泰乍見了，心裏一怔；但立即以爲這是偶然。他有那樣的「大量。」他隨手去拾那蘋果。但也許地板不平，蘋果又滾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這時候，陶祖泰猛又看見，而且看得明明白白，一隻高跟鞋的尖頭挑起來，刺到那中山裝大褲管上；這確是陶太太的脚！而且高跟鞋的尖頭忽然被大褲管口的褶疊處帶住，擺了幾下這才「自由」了。

陶祖泰心頭直跳，蘋果已經抓在手裏，却抬不起身來。他忽然覺得不敢見人，覺得「世界」縮小到容納他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渾身都抖了。他沒有聽得「陶太太」下邊是些什麼。

然而抖過一陣，他滿心滿臉都發起燒來了。他挺直了身體，對朱先生

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這樣說，「我把你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覺得不屑計較，他回過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覺出夫人臉上似乎紅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憐起「這個女人」來了。

打牌的四個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誰也沒有覺察到陶祖泰的異樣。陶祖泰鬆一口氣，可是決不定自己應當怎樣辦。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顧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腳。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舊和不出。黃太太洗牌的時候，能夠自在的說笑了。陶祖泰手裏還捏着那隻蘋果。雖然孩子已經忘記了這「皮球」，陶祖泰仍舊叫他過來給了他。同時，他拖一個襪子擺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間的桌角，他坐下，兩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構成了一道「防綫」。

他慶幸他這辦法誰也沒有覺察到。

另一付牌開始了，「戰士」們更加緊張。黃太太每發一牌總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腿上。他的兩條腿同時受到了兩方面來的觸碰。起初，他覺得又氣又好笑。但隨即他又有了辦法；不論那一方面來碰，他都回牠一下。

第二個「四圈」結束，陶太太還是輸。她賭氣不要打了。朱先生並沒有輸多少，就一定要「請客」。

四

夜裏十一點鐘，陶祖泰和夫人雙雙回家了。

海國春吃夜飯，是朱先生請客。吃過飯後，陶太太說起上一星期竟沒

看電影，朱先生又要「作東」。陶祖泰再也耐不住了，便是黃詒年夫婦也覺得朱先生那種「派頭」太惡劣，一力贊助陶祖泰的主張；各人自掏腰包。

夜裏十一點鐘，四鄰寂靜，連燈光也沒有。孩子早已睡了，夢中忽又叫着「買洋泡泡」。陶祖泰和陶太太都像不打算睡了，却又都不說話，陶太太歪身靠在床前的方桌上，陶祖泰在屋裏來回踱着。這一對兒，似乎各在堅持：看誰先開口，誰先上床。

陶夫人擺出這樣的「陣勢」來，這還是第一次，陶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踱，一面在猜想。

在海國春時，陶夫人是有說有笑的；提議去看電影因而引起誰請客的爭執時，陶夫人也不過偶爾扁扁嘴，還是興致怪好；到了電影院買票的時

候，陶夫人搶先去，——不讓陶先生給她買，也不買給陶先生，她只自買了一張，然而那時候還帶笑說：「各人自會鈔，我不客氣了！」她還拒絕了朱先生那一貫的「派頭」，——搶買一張送她；黃太太倒覺得在買票處當着許多人面前「不能」太給朱先生「下不去」，然而陶太太硬要朱先生退還那多餘的一張。

不過一進了場，這位夫人突然不說不笑了，直到看完電影，直到回家以後的現在。

陶祖泰想起了剛走進電影場時誰也沒有注意到的小小一幕：朱先生搶步上前自佔了一個座頭，立即又摸出手巾來在他自己座位旁邊的一個空座上擲了幾下，嘴裏叫着「陶太太」；可是陶祖泰竟不客氣把朱先生特地擲過的位子佔了，而且也就把自己橫在太太和朱先生的中間了；「哦！」陶

陶祖泰想到這裏就在心裏對自己說，「難道是爲此麼？料不到，她，她……會墮落到這地步呢！」

陶祖泰心抖起來了，手掌心有點冷汗；他站住了，看着歪身靠在方桌前的夫人。

臉埋在臂彎裏，看不見；極短的，幾乎抵觸「新生活」的袖子；露出太多的雪白臂膊；頭髮燙過，其實不燙也夠美了；緊裹在身上的時花旗袍，長統絲襪，高跟皮鞋；——陶祖泰忽然像在夢中，心裏咕噥道：

「這，那裏是她；這，那裏是半年前的阿娥！」

半年前，這一切的時裝跟陶太太沒有緣分。

「但是，也像換一身衣服那麼容易，她這人，這心，也換過了麼？」

陶祖泰繼續想。

他走近夫人跟前，靜靜地看着，又靜靜地想着。

他覺得平日間夫人是好夫人，只除了星期六；但即使是星期六，即使今天罷，他覺得夫人的行爲與其說是「輕狂」，倒不如說是「愛玩耍」，「愛人家湊趣」，——還有是，「鬥氣撒嬌」。

他伸出手去，輕輕地放在夫人肩上。

夫人就像沒有覺到。

他輕輕地搖着夫人的肩胛。

夫人抬起頭來了，仰臉看着她的丈夫。似乎詫異她丈夫竟還沒有睡，然而她自己的眼裏滿含着睡意，她的臉上滿罩着倦態；她實在累了。

陶祖泰忽然覺得夫人只是可憐，太可憐；他呆呆地站着出神似的朝她夫人瞧。

陶夫人的嘴角動了一下，似乎要笑，但又忍住了。

五

陶太太沒有笑出來，却低頭去看手錶。

「噢，不早了！睡罷！」說着，她就站起來。

但是陶祖泰攔住了，要她仍舊坐下。陶祖泰略側着頭，想得很深遠似的柔聲說：

「阿娥，你記得麼——我那一次的自殺？」

陶太太點頭，眼睛睜得大些。

「你不知道不知道我——爲什麼想自殺？」

「啊，你不是講過了麼？噯……」陶太太回答，眼皮垂下，似乎感到

這談話乏味，但也還耐着。

「那麼，你還記得我的話麼？」陶祖泰的聲音仍舊那麼溫和。

陶太太搖頭，——但也許是不願繼續這樣乏味的談話，所以搖頭。

「可惜！你忘記了！」陶祖泰的聲音稍稍帶些激情了。

「阿喲！你這人……睡罷！」

陶太太又站起身來。但是陶祖泰又攔住了她，一面急忙地說：

「那次我自殺，因為覺得自己能力太小，不能使得親愛的人有幸福；

然而後來我知道錯了，我知道我的這付担子並沒有人來代我挑，沒有我的候補人——我的自殺是逃避，是卑怯！以後我就不讓這樣卑怯的念頭再來了，我努力奮鬥，要使我所親愛的人有幸福！」

「哦！」陶太太不大有興趣似的應着。

「我不是自私的人，」陶祖泰不似剛才那樣急忙了，「有比我好，比我能力強的人，我願意讓他。要是我的親愛的人——人，覺得和我一塊兒沒有——幸福，我也願意站開，——就是——自殺；然而要是我認爲她的眼光有錯誤時，我的責任依然存在，我如果逃避，便也是卑怯！」

陶太太睜大了眼睛，望住她的丈夫發怔了；丈夫這一番話，她真真地懂得的，就只有兩個字：自殺。她不明白她丈夫爲什麼無事端端又要說自殺。

陶祖泰却認爲夫人已經聽懂。而且在「執行自我批評」了；他靜靜地站着，靜靜地等候着。

看見陶祖泰再沒有話了，陶太太以爲丈夫的「神經病」業已告一段落，她打了個呵欠，她真倦了，她站起來就脫衣服。

「阿娥，你冷靜地想一想，自然明白；你是隨時可以自由的，但我希望你好好兒運用你的自由。據我看來，那個人——」

陶祖泰在這裏頓住了，他想不定加「那個人」以怎樣的「評語」這才切當。陶夫人這時已經將長衣卸下，坐在床沿上脫絲襪了。她當真倦極，只想睡覺了，就用了最好的可以關住陶祖泰嘴巴的回答：

「明白，什麼都明白；明天我再細細告訴你罷！」

說到最後幾個字，陶太太已經滾到床裏去了，同時吃吃地笑着。

陶祖泰大大地鬆一口氣，也上了床。然而他沒有睡意，他想了一會兒，便又喚他的夫人。可是夫人的回答是呼呼的鼾聲。陶祖泰輕輕拉着夫人的臂膊，搖了兩搖，夫人「哦」了一聲，翻個身，就又呼呼地打鼾了。

「怎麼就會睡得着？」陶祖泰納悶地想。

把他剛才自己「說教」時夫人的神態回憶出來再研究，他在黑暗中搖了好幾次頭。他和夫人睡在一床，然而他們倆精神上像隔一座山，他痛苦地感到孤獨。

他輕輕嘆一口氣，想道：「隨她去罷，隨他們去罷！」但是姓朱的那付輕佻浮薄卑劣的形態在他眼前閃動，他臉上發燒。他心裏堅決地說：「不能！爲了她的幸福，我寧可每個星期六受刑罰！爲了我還愛她，我一定要盡我的能力保護她！爲了那個人太卑劣，我一定要警戒他！」

陶祖泰想着想着，一面用手輕輕撫着他夫人的身體，好像做母親的撫拍她的孩子。

六

夾竹桃謝了，石榴花開過，枝頭已有極小的石榴了，新荷葉像銅子大小浮在水面；這中間，該有多少個「星期六」呵！而每個「星期六」，良善的陶祖泰先生挨着怎樣的「刑罰」呵！

黃詒年夫婦知道陶祖泰在挨受「刑罰」；甚至於陶祖泰在牌桌底下布置「防線」，（即使陶太太和朱先生是「對家」的時候，陶祖泰也要佈置「防線」了，）也被黃詒年夫婦曉得；黃詒年以為做丈夫做到這個地步，太可憐，黃太太確覺得陶祖泰「思想太不開放」。「女人的愛情發生了變化時，應該任其自然」——黃太太屢次這樣說。

「可是老陶經濟上還得太太補貼補貼呢！」黃詒年便這樣回答自己的

太太，便覺得陶祖泰的辦法也只有「嚴加防範」。

沒有人知道陶祖泰的「高尙的理想」和「偉大的責任觀念」，即使有人知道了，也不會理解。

陶祖泰沒有朋友可以商量，只好寂寞地負起他的「十字架」。他忍着痛苦，偷偷地偵伺夫人的舉動，要弄明白夫人的「心」到底變化得怎樣了。即使不是「星期六」，他也定不下心來。

非「星期六」陶祖泰「下班」回家，夫人要是閒坐在那裏，他就坐在夫人對面，夫人從客堂走到臥室，或是到廚房去看了一看，他就跟在後面，跟來跟去，像個影子；他極少開口，只是陰幽幽地朝夫人看。

有時夫人和他說東道西，他隨口應了幾聲，忽然又興奮起來，搬出他的那一套「大道理」來反覆「開導」他「所愛的人」了；這一來，便將夫

人變成了「啞子」。

這使得陶夫人怕極了「非星期六」，怕極了「非星期六」的丈夫下班回家。

陶祖泰從不把「朱先生問題」對陶太太正面提出來，他不願意正式問他夫人：「你愛不愛姓朱的？」他覺得要是問到了這一句，那麼，緊接下去的「行動」便應當是他和夫人離開。要不，那就是天下「最醜惡的活」。而且他又相信要是他「自私」而和夫人分手便是「害了」他夫人了。

在陶夫人方面，自然也覺得陶祖泰的「病根」是什麼。然而陶夫人想想只覺得可笑，她覺得自己待丈夫還是和從前一樣；她喜歡和朱先生打牌，和朱先生說說笑笑乃至遊玩，這是事實，但這是因為丈夫只會發「神

經病」，只會對她「演說」。

未到漢口以前，她本來不會想到如果丈夫不能陪她玩，她就可以找別人陪她玩；但半年來她看見「外場通行如此」，她就相信她也犯不着太「鄉下氣。」

她生來是個「極隨和」，「極會享福」的性格；除了打牌，她從來不多用腦筋，除了打牌，她也從來不知道「使心計」。陶祖泰最初愛上她的（而且現在還是一樣，）就是她這「特點」；然而現在使得陶祖泰「苦惱」的，也是她這「特點」。

七

有一天是星期五，天黑了，陶祖泰破例還沒回家。

陶夫人和孩子等這位年青的家主回來吃夜飯，等得悶了，陶夫人替孩子摺紙人紙馬玩。

忽然陶祖泰垂頭喪氣進來了。陶夫人一見他，就吃驚叫道：

「怎麼？你像隻落湯鷄！天又沒下雨！」

陶祖泰搖着頭，朝屋子裏四面看了一眼，似乎不認識這屋子了，然後低聲說：

「你去付了車錢罷。我坐車子來的！」

陶太太付過了車錢回來，看見陶祖泰仍是那樣當路站着，但是彎着腰，抱住了孩子，——似乎抱得太緊了，孩子害怕地在哇哇地叫。

「啊喲——」陶太太也驚叫了，「你！——還不趕快去換衣服！寶寶也被你弄成個溼人了！」

陶祖泰這才放開了孩子，挺起腰來，陰淒淒地望望夫人，又看看孩子，然後懶懶地上樓去了。

孩子走到母親身邊。陶太太用手在孩子身上摸了一把，皺着眉頭自言自語道：「無事端端又發神經病。算什麼？」說着，順手拿起一隻紙馬，套在食指尖上。

孩子頭髮上有幾點水珠，——也許是從父親頭上滴下來的，映着燈光發亮。

陶祖泰換好衣服時，夜飯也擺出來了。陶祖泰的臉色並無異樣，不過比平時蒼白些，他只管低頭吃飯，但忽然停了筷，呆怔怔地朝夫人看着；夫人先時讓他看着，只裝不覺得，可是隨即別過臉去，撲嗤地笑了一下。

這樣別轉過臉去的姿勢，這樣脆聲的笑，陶祖泰從前是感到十二分受

用的，但此時他忽然掉了兩滴眼淚。他也別轉臉去，可是剛剛看見了孩子頭髮上那幾點發亮的水珠，他隨手把這幾點水珠拂去，同時又吞吞吐吐說道：

「阿娥，今天，我又——幾乎自殺了。」

「呵！」陶太太喊一聲，但是「吃驚」的成份少，「恍然」的成份多。現在是陶太太怔怔地看着她的丈夫了。

「想想明天又是星期六，——呃星期六，我就——覺得，沒有再生活下去——的勇氣了，沒有再盡我的——責任的勇氣了。真難受——的刑罰！」

陶祖泰低了頭說，像犯人招供；他頓了一頓，仰起臉來看着他夫人，又接下去道：

「軌道上碾死，太可怕；——我——走到江邊。我——走下水去。可是，可是，水齊到我腰眼，我又覺悟到——現在——現在還不是我卸担子的日子，我喊救命，——心慌得腿也軟了。以後就坐車回來了。」

他搖搖頭，又苦笑了一下。

「呵———」陶太太尖聲喊着，丟下碗筷，立起身來就往外跑。

這倒出於意外，陶祖泰也驚呼着站了起來，但是孩子死命揪住了他，放聲大哭，孩子以爲爸爸和媽媽要打架。

陶祖泰急得想抱了孩子去追夫人，但是也不知道是孩子賴着不肯動呢，還是他心慌手軟，竟抱不起來了。他只好擁着孩子，嘆氣頓足。

然而有人從外來了，是黃詒年夫婦，後邊跟着陶太太。

「怎麼了？老陶！」黃詒年急忙地問。

「沒有什麼。」陶祖泰有氣沒力回答。

「你太太說你自殺了！」黃太太的聲音。

「沒有呀。」神氣像要躲賴。「我不過是——我說今天幾乎自殺罷了。」

孩子從父親手裏掙扎出來，跑去揪住了母親的衣角。

黃詒年看見陶祖泰確實是好好的，便想走了，但是沒有開過口的陶太太忽然叫道：

「不要走！我怕！黃太太，我怕！我睡着了打也打不醒，你想想，天亮我醒來看見他死在旁邊，我怕！不要走，黃太太！」

黃詒年夫婦都轉臉釘住了陶祖泰看，可是陶祖泰只搖着頭說了一句：

「哎，真弄不明白！」

黃太太安慰陶太太，黃詒年對陶祖泰說：

「老陶，你這人，我真不懂！」

「哈」陶祖泰怪笑一聲，然後輕聲地好像自己問自己：「懂人，人懂，自己懂，越想也許越難罷？」

八

那天晚上過了十點鐘，黃詒年夫婦方才離開陶家。陶祖泰夫婦慫恿送客，直到大門外。這時的陶祖泰完全和平時一樣，誰也不能相信四小時前他「幾乎自殺」；這時的陶祖泰和陶夫人誰也不敢說他們不是一對快樂和氣的青年夫妻。

大約十點半鐘，陶家燈火全熄。

第二天，陶祖泰依舊去辦公，只不過遲了半個鐘點。一夜睡過，似乎什麼全扔在夢鄉裏了。

陶夫人偶爾也還因為黃太太的關心的探問而記起那晚上的事，但彷彿已經隔了十多年。

然而除了星期六，陶夫人更覺得度日如年了。陶祖泰「下班」時間是下午六點，回家路上大概得有二十分鐘，要是到了六點三刻還不見陶先生回來，陶夫人就會感到恐怖。有時她的眼前竟會幻現出一個血淋淋被火車輪子碾成幾段的屍體，或是一口溼漉漉像從水裏撈起來的白木棺材。

那時她一陣急劇的心跳，幻象便消失了，她揉一下眼睛，手托着下巴，也會暫時正正經經運用她那素來不用的腦筋：「要是當真做出來，可怎麼辦？買衣衾，買棺材，收殮，——這些我都弄不來！真討厭，真麻煩

死了！還有，我得帶了寶寶回上海，也不能不帶棺材回上海，這些事，我都不會弄呵！」

於是她的恐怖便變成了焦躁，她會想起平常不大想到的母親來：「要是媽在這裏，就好了。什麼都有她去辦！」從母親，她也會想到娘家其他的「親人，」於是一位堂房姪兒，十七八歲的中學生，在武昌一個教會學校，平日簡直不往來的，也被她想了起來。

可是大門響了，陶祖泰慢吞吞踱進來了，絕對不是血淋淋，連衣服也沒溼，陶太太的「恐怖」和「焦躁」也便消散，好像已經隔了十多年。

到第二天的六點多鐘，這些「恐怖」和「焦躁」依舊要來一遍，然而來勢似乎弱些了；因為多過一天就是和「星期六」更近一天。星期六有牌打，有朱先生，太熱鬧了，「恐怖」和「焦躁」自然不來。

陶祖泰最怕的是星期六，但是他夫人最怕的是星期一。星期日是這一對夫婦心理上的分水嶺。

陶太太從不把自己的「恐怖」和「焦躁」對丈夫說。一則，她不會「抒情」的女性，二則，少說話是她的天性，何況因此會引起丈夫的滔滔演說更是她所害怕。陶祖泰呢，除了向夫人「說教」便不會用家常閒談來刺探夫人的心曲。他是時時刻刻在「研究」他的夫人，然而他絕對不用嘴巴，他只用眼睛。他絕對信任自己的眼睛。

吃過夜飯，睡覺以前，是陶祖泰聚精會神運用眼力的時間。不知他根據那一派的心理學說，他認為一個女人如果有了「心事」，一定要在每一天這一個時間內流露出來。然而陶太太居然不怕他看。她自己決不先睡，也不催促陶先生睡。她見丈夫不開口，她也守沉默。她很文靜地整理她最

得意的新衣服，或者把新近學樣買來的一套睡衣試穿了重復脫下摺起來，（她似乎捨不得穿掉。）都做過了，坐下來，她便連連打呵欠。

在她動動這，弄弄那的時候，陶祖泰的眼光總是跟住她的。有時兩人的眼光相遇了，陶太太往往像要躲避大人的小孩子給「發見」了似的，會發出脆聲的一笑。但是往往因她這一笑，會打開了陶祖泰的「話匣子」，滔滔不斷地「演說」起來，——她最怕這一套，因而她除非真真忍不住是不笑的。

不得不聽陶祖泰的「演說」時，她也能很耐心很和順地聽着。可是不到五分鐘，她就打瞌睡了。有一次，陶祖泰搖着她的肩胛，硬不讓她打瞌睡，硬要問她：

「人活在世界上到底爲了什麼？」

「啊嚙！我不知道，我從來不想，……」陶太太哀求似的說。「我倦得很，只想睡呀。」

「說了就睡覺。」陶祖泰異常固執，像六年前逼着夫人讀那部復活。

「那——麼，」陶太太曼聲說着，頭一低，又像要打瞌睡了，然而猛然揚起臉來，她又接下去，「說得對不對，你明天再批評罷：人活在上，有得吃時吃一點，有得穿時穿一點；疲倦了睡覺，閒了玩玩，犯不着多用心，管東管西。」

「這樣說來，你沒有慾望，——沒有什麼東西你一定要，沒有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做麼？」

陶祖泰鄭重地問着，不轉眼的看着夫人的臉。

夫人似乎也頗鄭重地想了一想，慢慢地搖着頭，但又撲嗤地一笑說：

「那要看是什麼時候呀！譬如打牌的時候，我要和，要贏錢！此刻，我只要睡覺！」

「哦——」陶祖泰倒弄得無話可說了。

九

陶太太「一定要怎樣」時，確是「要看是什麼時候」的。暑假到了，她忽然要「怎樣」起來。

一天，不是星期六，忽然那位遠房姪兒來了，說是學校放暑假，三兩天後他回上海；這話從陶太太的東耳朵管進去，馬上走西耳朵管出來了。姪兒還沒走，不料又來一個客，是朱先生。

每逢星期六朱先生過江來，極早也得六點半，所以總是先到黃家。三

四個月來，朱先生來陶家「拜訪」，這還是第二次呢。

朱先生看見有客，似乎有點掃興，但寒暄幾句以後，他又興高采烈地說道：

「巧極了，陶太太，令姪也在，黃太太想來也沒出門，剛剛四個人，去打幾圈。」

「我不會。」姪兒推託。

「什麼話！年紀青青，沒有個不會又麻雀的！」

朱先生大聲叫着，拉住了那位姪兒的臂膊。

陶太太帶笑問她姪兒道：「當真不會麼？」

「我沒有本錢。」

遲疑了一下，姪兒這才紅着臉回答。

「呵呵哈！笑話！怕什麼！本錢你姑媽有！」

朱先生的聲音大概街上都聽得。

那時至多三點鐘，等到陶祖泰「下班」回家急忙趕到黃家時，八圈牌已經打過了。陶太太贏進了一些，剛剛抵過姪兒的輸出。

牌局解散，大家閒談；朱先生說起學校放假，過幾天他就要回家鄉去——在滬杭路一帶。

陶太太聽了，心裏好像一跳；她納悶地想道：「怎麼都要放暑假的！」

那天晚上，遠房姪兒在陶家吃飯。陶太太聽着丈夫和姪兒談着「船票買了沒有」那樣的話，忽然心裏又一跳。從不計算「明日如何」的她忽然也計算起來了。她覺得從此她的日子要變成天天是星期一；朱先生也是三

四天後就要走的。

她立即說：「我也要回上海去看看媽！」

「哦！」陶祖泰隨便應一聲，過一會也就忘記。

但是第二天陶太太就去買了許多東西，都是帶回上海去的。陶祖泰「下班」回來，看見夫人和孩子正在一樣一樣打開來重新包過。

「那裏來的——這些東西？」

陶祖泰隨便問一句，便像疲倦極了癱在一張椅子裏。

「買的。」陶太太笑着說，又指着一只小巧的白銅水煙袋，「這是給媽媽的，……」

「零件太多了，恐怕你的姪兒不便帶呢！」

「我自己帶去。」

陶太太像孩子似的笑起來了，她覺得丈夫真「好玩」，老是像在那裏做夢。

「怎麼？你要回去？」陶祖泰這才感到意外，從椅子上直立了起來。

「哈哈，不是昨天晚上我說過麼？」陶太太抿住了嘴笑着。

「爸爸，糊塗。媽媽和寶寶回去。」孩子也拍着手叫着。

陶祖泰却毫無笑意。他懶懶地坐下了，不說話了，瞪大了眼睛看着夫人和孩子。他覺得夫人這次兀突的舉動頗可「研究」。可不是，朱先生也要回去？然而夫人的姪兒也要回去，自然一路走了，那又似乎並無「可疑」。

陶太太一邊包裝東西，一邊說：「買船票，我弄不來，要你去。寶寶

是不用票的。」

「呵——哎！」陶祖泰從沉思中驚醒。「船票麼？我沒有錢。月底發薪水，還有十來天呢！你呢？」

「買了東西，——讓我算算，噢。路上零用是夠的。」

「那麼，只好等到月底。」

「東西都買好了，——又要等到月底！」

陶太太很掃興似的說，便停止了手裏的包紮工作。

「不過，恐怕你的姪兒等不得那麼久。」陶祖泰沉吟了一會兒說，他忽然又在「研究」到底是讓夫人回去好呢，還是不讓她回去。他的「研究」還沒結果，不料夫人忽又高興起來，說道：

「不要緊。他等不及，讓他先走。朱先生不定那天走，要他多等幾天

想來會答應的。」

陶祖泰瞪直了眼睛對他夫人看，立即懷疑到夫人和朱先生之間早有預定的計畫；並且他又猜想這一切大概全是朱先生出的主意。他覺得夫人太可憐而姓朱的太可惡，他搖着頭，嘆一口氣，低聲然而堅決的說：

「不！還是同你姪兒一路走。船票錢，我去試試，預支薪水。」

十

預支薪水不成功，第二天下午四點鐘陶祖泰請假離開辦公廳打算找黃詒年借錢。他先到黃家，不料撲一個空，連黃太太也不在。他沒精打采回到自己家裏，剛好他前腳進門，跟屁股就來了他的夫人和孩子。

「好了，船票也買好了，今晚上八點鐘上船。」

陶太太滿面春風報告她丈夫。

孩子走到父親跟前，從袋袋裏掏出滿握的糖果來，仰着臉說：

「爸爸，糖！朱先生買，寶寶的！」

陶祖泰滿心糊塗，只覺得眼前的東西都在打旋，但是當他知道船票是朱先生代買的，——朱先生來過，而且請陶太太和孩子出去逛了一會兒，而且陶太太的姪兒也是今晚上同一條船走，陶祖泰明白了，也心定了，同時又一次斷定了朱先生實在太可惡。

陶太太拿出船票來給丈夫看，是二十號官艙。

晚上八點鐘得上船，陶太太便忙着收拾行李去了。

陶祖泰失神似的坐一會踱一會，苦心地「研究」這突然變化的形勢。

他愈「研究」愈斷定朱先生居心不可測：是朱先生來「拜訪」，是朱先生探

得陶太太還沒買船票就自告「奮勇」，——然而幸得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陶祖泰覺得自己是在茫茫大海中，唯一的「靠傍」是這位十七八歲的中學生。

六點鐘光景，黃詒年夫婦來了。聽說陶太太和朱先生一路走，這一對陶祖泰的朋友也似乎一怔。但又知道還有陶太太的姪兒，黃詒年和他夫人對看了一眼，便又微笑。

黃詒年夫婦請陶祖泰夫婦吃過了夜飯，已經快將八點鐘。黃詒年送上船去。

找到了二十號官艙，不料裏頭先有一個男人，胖胖的面孔，正是朱先生。

陶祖泰趕快再看房門上的銅牌，明明是二十號。他手指尖都冷了，說

不出話來。黃詒年也是滿面詫異，偷眼看陶太太，可是陶太太的神色却和平常一樣。

「沒有空房間了。」朱先生一臉正經地說。

「老朱！」黃詒年走前一步，「船票是你經手買的，你不該……」

「沒有房間了，叫我有什麼辦法！」朱先生板起臉回答。

黃詒年回過臉來找陶祖泰，却好遇着陶太太的眼光朝他這邊看，他就問道：

「陶太太，你——覺得怎樣？」

「什麼？哦，隨便。」陶太太的聲音和臉色都跟平常一樣。

孩子吵着要看「大兵船」。陶太太就帶着孩子走到艙外去了。

這當兒。陶太太的姪兒從人叢裏擠過來了。陶祖泰搶上去一把拉住。

他，就問道：

「你的幾號？」

「我是坐統艙的。」

「嘿！」陶祖泰搖搖頭，忽然腿軟起來，便坐在陶太太的行李上，瞪直了眼睛朝二十號官艙的銅牌看。

黃詒年瞧着情形有點僵，只好來硬做主了；他找了船裏茶房來問，知道還有三十四號官艙空着，他就叫茶房把陶太太的行李搬到三十四號去。但是陶祖泰坐在那裏不動，却要陶太太的姪兒從統艙換到二十號官艙來。

「哼！那不是笑話了？我——不樂意，幹麼我不能舒舒服服一個人一間房？」

去。
朱先生虎起臉嚷着，站到房門口，兩手又在腰間，好像防備人家衝進

陶祖泰裝做沒聽見，沒看見，只管催促着那位姪兒。

「錢呢？官艙是官艙的價錢。」姪兒輕聲說。

提到錢，陶祖泰呆了呆；他那裏來的錢，他太太的船票還是人家代付的。可是他焦躁地叫道：

「不論如何，你先去搬上來！」

黃詒年覺得陶祖泰這一着也太「落了痕跡」，可是陶祖泰「有神經病」，黃詒年就不能不格外同情於他了。把朱先生推進了房裏去，黃詒年半勸半責備地很說了幾句。這時陶祖泰也已經逼着那位姪兒將行李搬了進來。

朱先生橫着眼睛只是冷笑。

看着姪兒把舖蓋攤好，陶祖泰方才放心，可就想起了錢。他悄悄地對

黃詒年說了。黃詒年一摸口袋，糟糕，他也就剩幾毛零錢，他苦笑着說：

「你太太身旁總還有，回頭讓他們自己解決。」

鑼聲從外邊響了來。這是報告船就要起錨了。

陶太太和孩子也來了。陶祖泰一面請姪兒幫忙，將太太的行李弄到三

十四號，一面叫太太去：

「你換到這邊了。清淨點。」

陶太太朝三十四號房裏望了一眼，點點頭還是只說了兩個字：「隨便」。

陶太太回去後隔了十多天，才來了一封平安家書。蚯蚓般數十個字，除了「大小平安」而外，陶祖泰毫無所得。陶祖泰却回覆了一封「蠅頭細楷」的長信，信中重申他的不能放棄「責任」，——要保護他所親愛的人到底，「俾不致有危險」，然而假使有比他更好更忠實能力更強的「候補者」，「那他也很願意「從這世界上消滅」，「敬避賢路」。這封信化了陶祖泰兩個黃昏。

這封信，陶太太一定收到，因為是掛號寄的。

這封信，一定也發生了效果，——跟平日陶祖泰對夫人「演說」時同樣的效果：打瞌睡。從此陶太太方面連蚯蚓般的幾十個字也不來了。

陶祖泰又寫信給太太那位姪兒。這不是「演說」了，也不長，然而實足是一張「問題表」。

一星期內，姪兒的回信就來了。也不長。然而對於陶祖泰所提出的主要問題竟「擱置不答」。

陶祖泰再去一信，除重申前請外，又提了個「新問題」：「令姑母近來作何消遣？」

回信也是一星期內就來了。對於陶祖泰第一信中的主問題却玩起「外交詞令」來了：「一言難盡，容後面詳。」至於「令姑母近來的消遣」呢，則據稱因為有「搭子」，不過在家打打小牌。

研究過了姪兒的「外交詞令」和「據稱」以後，陶祖泰不滿意，再去第二封信，其實也不長，不料太太這位姪兒竟也學「令姑母」的樣來：他從此也「打磕睡」了。

正當陶祖泰忙於寫信和「研究」的時候，他所服務的機關裏有一點小

到並不惹起注意的變化；陶祖泰的上司科長「升遷」去了，新調來的科長說過了「諸位安心供職，以資熟手」的訓詞以後，第五天上，就實行「人事」整理。陶祖泰跟在衆同事的後面，在「歡送」前科長與「歡迎」新科長的兩次公宴時，派到過兩次「壽」字號的份子，但是現在他的所得却是「停薪留職，另候任用。」

這時候，荷花已經開殘，有了小蓮蓬兒了。

要是太太不會回去，陶祖泰雖然停了薪，原也不妨「候」一下。丈夫的錢袋乾癟時，太太的錢袋會「開放」一下，這已是歷試不爽。但現在却隔離得太遠，還是趁手頭尚有路費時奔赴太太，在「岳家」靜「候」罷。

和黃詒年一度商量以後，陶祖泰便也悠然東下。也是一張統艙票。

船到南京時，陶祖泰忽然靈機一動，便上了岸。他要找一位在南京有
事的好朋友，他有許多事要商量：職業問題，太太的最近「傾向」而最要
緊的是他自己的如何「負責到底」。

不幸那位朋友「奉公差遣」去了。陶祖泰一算，要是在南京住旅館等
候，錢就不夠，只好趁火車先回上海。

到「家」時正值黃昏。一進門就聽得牌響。在漢口受過的牌桌旁的
「刑罰」一下子都回憶起來了。陶祖泰幾乎想倒退出去。他硬着頭皮走進
去，電燈光刺得他眼睛發花。有人喚他的名字，聽聲音知道是岳母；有人
拉他的手，從感覺上知道是自己的孩子。他的心似乎溫暖了一些，眼睛也
看得明白了；坐在他「岳母」對面的，正是他的夫人，另外兩位不認識，
然而——都是女客。

陶祖泰完全安心了，聽得太太問他「怎麼你來了，」就口齒分明地回答道：

「臨走前我寄你一封信，沒有收到麼？」

太太似乎一怔，但隨即「哦」了一聲，臉紅紅的笑了一笑；忽然她急口說：「六筒麼？碰，碰！」

陶祖泰那封臨走前發的信，昨天下午到了陶太太手裏，但可惜這信又是長了一點，陶太太拿到手裏就打呵欠，竟沒有讀完，後來就忘記了。

陶祖泰認爲此信還沒有送到，就說：

「局裏換了新科長……我沒有事了……想想……還是回來了……另外設法……」

覺得似乎只有岳母大人在用了半隻耳朵聽他，陶祖泰也就不說下去

了。陶祖泰每次「有事」的期間，至多八個月，他的岳母和太太早已看慣了。

體諒着姑爺路上辛苦，老太太提議再打八圈就散局。

陶祖泰覺得夫人跟從前一樣文靜慢條斯理，少說話，有時抿嘴笑笑。

不過好像胖一點，脫去長衣後尤其顯得胖了，尤其是腹部。

夫人接待陶祖泰的態度一切都好。

十一

第二天上午，陶祖泰去拜望夫人那位遠房姪兒。「一言難盡」的內容到底「面詳」了；姪兒吞吞吐吐說：

「那天你們走後，……茶房就來要我——補買官艙票，……補買票

啦，我，我找姑母；姑母，打開錢袋……一算不夠……」

「嗯，不夠……」陶祖泰的眼光釘住了姪兒的嘴巴，呼吸急促。

「不夠啦……噯噯——問朱先生，……朱先生也說沒有，……沒有啦，我，——我沒有法子，只好，只好搬回統艙……」

「你姑母呢？」陶祖泰透不過氣來似的問。

「姑母，姑母，——那時，姑母在三十四號。」姪兒低下頭去，避過了陶祖泰的尖針似的眼光。

陶祖泰鬆一口氣，兩手搓着：

「後來呢？」

「後來，後來麼？我不大明白。我在統艙。」

「你不必瞞我！」陶祖泰的呼吸又急促了。

「好像，……好像，姑母……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的眼皮一跳，看出來的東西就都有一圈暈了；他心裏還是清楚的，有許多問句在那裏湧騰，然而心尖上似乎有一縷又酸又冷的東西冲到他臉上，他的嘴唇發抖了，說不來話。

略略抖得好些時，他像自己作不來主似的連連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就離開了那位姪兒。

他在街頭遊魂似的走着。姪兒那些話，倒好像忘記了，他心頭一起一落的，只是兩個老觀念：「逃避」呢，還是「負責到底？」他不自覺地兜了許多圈子，但也許因為脚下的習慣，終於不自覺地走到了「家」。

這已是午後一點多了，「家」裏靜悄悄，老太太，夫人，孩子，都在暈中覺。正是一天裏最熱的時候，陶祖泰的大衫粘在背脊上，可是他的手

指尖却冰冰冷。

他遊魂似的飄到夫人跟前，看見了側身朝裏睡着的夫人，他忽然像醒了；姪兒說的話一句句都記得，尤其糟的，他也記起了昨天晚上夫人很好的接待他。

這兩種回憶夾在一起，他又抖起來了，他害怕，他覺得夫人是個大魔術家，他不敢用手去碰夫人的身體了，可是他的腳像釘住了在那裏離不開，他又打定主意，不能不有幾句話。他只好喚他夫人醒來。

陶太太翻身朝外，沒有張開眼睛，嘴裏却是「唔唔」地應着。

「起來！有幾句話！」陶祖泰說，把全身力量都提到舌頭和嘴唇上。

「呵——噢——」陶太太又應着，眼睛張開了一半，乍覺得丈夫的神氣古怪，便撲嗤地一笑，可是笑亦只笑了一半，她就辨出丈夫的神氣古怪中有

可怕，她的眼睛就睜得大大的了。她遲疑地問：

「你吃過飯了麼？」

「問你：怎麼你又搬回二十號？」

陶祖泰這一問和太太那一問是同時出來的，太太顯然沒有聽清，只覺得丈夫的嗓子逼得太尖，尖到刺耳。她怔怔地望着她丈夫。

「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爲什麼又搬回二十號官艙？」

「哦——哦——」太太爬起來，脚尖勾着拖鞋，「那個麼？……噯，後來，後來，快開船了，那個三十——四號官艙，也有男客住進來了，狠怕怕，像軍界，……我一想，到底朱先生是熟人，就搬回去了。」

陶太太說着後半那幾句時，一邊喝着茶，雖然陶祖泰的兩條陰森森的眼光一秒也沒有離開她的面孔，然而她的臉色竟還和平常一樣。

她的確沒有撒謊，而且她也覺得「搬回二十號」不算怎麼一回事，到家以後，早就忘了。

陶先生倒沒有了主意了。他坐下了，低着頭忖量該不該再問，譬如——「你和姓朱的同在一房做些什麼？」可是要問到這些，陶祖泰就不是陶祖泰了。太太呢，還是照常文靜陪坐在一邊，不說話。

終於得了一個主意，陶祖泰輕輕嘆口氣，正想從「本來呢，輪船裏單身女人和單身男客合一間房也不算什麼，只是姓朱的爲人……」這麼開頭，不料樓下忽然叫起「阿娥姐」來了，並且豁刺刺一片牌響，陶太太應一聲，不慌不忙看了丈夫一眼，似笑非笑地嘴角一動，就翩然走了。

樓下是牌響，樓上是陶祖泰踱方步的腳步響。他已經踱了一圈牌的時光了。他所「研究」的，還是沒有結論。

忽然他的孩子輕手輕腳進來了。陶祖泰朝孩子看了一會兒。就蹲下身去，擁着孩子輕聲問道：

「寶寶，乖些，同爸爸說——朱先生，和寶寶，媽媽，同船的，朱先生，來過麼？」

孩子歪着頭，搖搖頭，却又說：「來過。」

「什麼時候來的？」

「下半年。」

「咳，不是，——那一天來的？」

孩子搖頭了，但小眼睛轉了幾轉，忽然拉着陶祖泰走到窗前的方桌

邊，指着桌子上一只玩舊了的絨布老虎說：「老虎，外婆還沒買給寶寶。」

「朱先生來了打牌麼？」

「不打。」

這一回答，出乎陶祖泰的意外，他技窮了，正想換一方面問，譬如：「媽媽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什麼？」可是孩子倒自動的說起來了：

「媽媽拿洋錢還朱先生，朱先生不要……」

「嗯，媽媽就不還了罷？」

「媽媽也不要。錢放在茶几上。……」

「哦？」

「後來，朱先生拿了，朱先生請媽媽去看戲。」

「呵呵，——外婆去麼？」

「外婆不在家。」

「哦——寶寶去麼？」

孩子搖搖頭。陶祖泰心跳了，一時有許多問句塞在喉嚨口，倒說不出來了。孩子爬上一張櫬子，要取那絨布老虎。陶祖泰順手拿給孩子，便又問：

「媽媽去看戲，幾時回來？」

孩子正玩着老虎，不回答，但到底像又記得了，轉過身去，指着他自己的小床說：

「寶寶睡了，媽媽來，寶寶醒了，媽媽給寶寶一粒洋糖。」

陶祖泰的心抖得有點痛了，閉了眼睛，暫時沒有話。再張開眼睛，孩

子已經走了，陶祖泰瞪直了眼睛，朝房裏四處瞧。他無目的地動着桌子上的什物，無目的地抽開一只抽屜，又拍的關上了；抽開又關上，好幾次，忽然一個呼聲驚醒了他：

「啊喲！你——悶在樓上不熱麼？到底下去罷！」

這是陶太太。這回陶太太的聲音有點異樣。但是陶祖泰沒有注意，太太拉他，他就跟着下去了。

樓下的「戰友」，除了老太太，還是昨天那兩位不認識的女客。陶太太忽然一定要丈夫代幾付，陶先生一定不肯，就坐在太太身後，跟在漢口時一樣。

陶太太本來是輸的，現在却轉了「風」了。她興高采烈起來了。坐在她背後的陶祖泰獨自胡思亂想，忽然亂絲中跳出個絲頭來：「太太從沒要

他代打牌，剛才要他代，那不是怪？」而且太太打牌正吃緊，偏又巴巴地上樓來拉他下去「散悶」，也是怪？

這兩個「怪」使得陶祖泰若有所思，就坐不住了，他悄悄地趑到樓上，悄悄地有目的地開抽屜開衣櫥了。

他在床前「夜壺箱」的抽屜裏看見了自己那封長信和另一封也是自己的不大長的信。他又看見幾封久遠的舊信，都是朋友寫給自己的。他正要将抽屜關上，眼光在那封長信的封皮上無意地一瞥，忽然憶起在漢口時寫這封長信時的心情來了。這信是他的「得意之作」，雖然只能使太太打瞌睡。他惘然拈起這厚重的封套來，惘然抽出信來了。然而猛吃一驚，他看見竟不是他的筆蹟。再一看，他的長信也在，可是另外多了一封信，也頗長。

他剛看了開頭的稱呼，心就別別地跳。他來不及似的一目掃下去，他頭上像加了個緊箍；最後，他一仰身就倒在床上，咬着牙齒掙扎出一句話：「有那樣的無恥，醜惡！」

現在他終於明白了：不但明白了太太和朱先生在船上做些什麼，也明白了寶寶說的朱先生請太太去看戲，實在是做什麼，寶寶醒來看見媽媽時實在天已經亮了；不過他也明白自這一次後朱先生就不在上海——回他自己的家鄉去了。

陶祖泰迷亂痛苦了一會兒，倒反定心了些。現在他的情緒單純化了：他恨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他也鄙視自己的太太和朱先生！

終於又變成了只有鄙視。「不要臉！這樣的信也寫得下！」他想，「頂淫的淫書也不過如此！不要臉！想不到她會做那些醜態，我從沒見過

她會那樣——下作！」

他大澈大悟地對自己賭咒：「不值得，不值得我的操心，我的保護！算了，一身無牽無罣了！」

他坐起來，瞪着眼直視，好像要最後一次認識這房，這一切傢俱和什物。陶太太忽然悄悄地掩進來了。她的眼光立刻釘住了陶祖泰手裏那封信，這時她臉上略紅了一下。她嘴裏響了一聲，似乎是嘆氣，就坐在一張椅子裏，低着頭，好像一個低能的小學生等候老師責罰。

陶祖泰好像全身的血都湧到眼裏了，他釘住了夫人看，他料不到夫人只這樣坐着不作聲，他想罵，但罵出口來時却竟單單罵了朱先生：

「簡直是流氓，拆白黨，畜生，狗……」

奇怪的是陶太太對於這樣的惡罵竟毫無感應，好像被罵的人她壓根兒

就沒認識。

陶祖泰走近他夫人一步；好像恨又好像憐憫似的說：

「在漢口的時候，我怎樣說過來？我怎樣爲你打算？可是你半點口風也不露！你騙我，你騙了我半年了！」

「呵——呵！」陶太太忽然站起來，「在漢口，不騙你。噯，噯，我像做了一個夢，我像做了夢。」

因爲是側面，陶祖泰此時猛然看清了昨晚午到時他所覺得太太的胖一些實在只是小腹隆起，是身孕。他像受了一針似的打個冷噤就指着太太的肚子冷笑說：

「這就是憑據。還說不騙呢！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他轉身就走。他聽得太太叫道：「是你的，是你的！」他聽得一聲

響，他忍不住回頭一看，太太伏在桌子上在哭了。他腳下停住了。但是又一轉念到底一直走了。

十四

陶祖泰從岳家走出，並沒有一定的計畫，也無處可去。在他認為只有「姓朱」的居心不良而自己的「親愛的」尙屬潔白的時候，他以「保護」太太「負責到底」爲壁壘，頗可安心在太太家裏住下去。可是發見了「姓朱的」長信，他覺得沒有理由再挑這付「担子」了。

他的心裏安靜了些，然而肚子却吵鬧起來，於是信步走進了一家小館子。

一邊等飯菜，一邊又摸出「姓朱的」那封信來看。經過創傷的人忍不

住要去摸摸傷疤，陶祖泰此時也是這種心理。

看到一半多，他鄙夷地搖搖頭，就把信折起來，却好飯菜也來了，他就吃飯。「想不到，有那樣下作！」——他嚼着飯，心裏說。當然，他和夫人的同居生活雖非古聖賢那麼文雅，可絕不像「姓朱的」信上描繪得那麼不堪。

他再看那信了，這一次的心理是要看明白「這一雙狗男女」到底有多麼醜惡。他一邊吃飯，一邊慢慢地看。然而這一次那信上的描繪却「歐化」起來，一邊是主動，又一邊是被動；「她到好像中了催眠術！」——陶祖泰心裏飄過了這樣一個意思。這一次，他這才「發見」信紙反面也有字，寥寥數行，可是他看了就又心跳了。手裏挾了筷子扶着頭，他想到：「難道她那時真在紗催眠狀態麼？不然，豈有發生了關係以後就把那

人完全忘記了？」

陶祖泰的「平靜」的心忽然又擾亂起來。「新發見」要求他把「當面的整個形勢」重新估量了。

「嗯！」他不了了之，把「姓朱的」那封信收進封套，順手却把他自己那封長信抽了出來。他讀自己這「得意之作」了。他一邊讀，一邊又心跳起來；這裏句話都像另「一人在「教訓」他自己！「偉大精神」的人，常常會寬恕人的，——即使是已經犯罪的人。而況犯罪者是被動，是在催眠狀態。

「只是姓朱的實在可惡！」陶祖泰反覆這樣想，心像一個鐘擺。

飯吃完了。他對着空碗碟出神。堂倌送過賬單來，陶祖泰依然對着空碗空碟子出神。堂倌又來把空碗空碟子收去了。陶祖泰就對着油膩的桌面

出神。堂倌站在面前不走了。陶祖泰這才省悟過來是在飯店。他看着賬單，同時把口袋裏的錢一古腦兒掏出來。他機械地本能地把手裏的角票和銅子拚湊成賬單上那個數目，就走出了飯店。

無意地看了看手裏僅存的幾毛錢，他興奮地對自己說：「是姓朱的可惡！我的責任不能卸，我還是保護她，免得有更進一步的危險！」

於是走了回「家」的路。但經過一片小照相館時，他忽然靈機一動，走進去把「姓朱的」那封信拍了照。當照相師看着那封信做個鬼臉，又朝陶祖泰笑了一笑時，陶祖泰又懊悔不該多此一舉，並且覺得這個照相師侮辱了他，也侮辱了他的夫人。然而已經拿出來，不拍也是不必要了。

從照相館出來，陶祖泰已是不名一錢。他爲什麼要把那信拍照，自己也不明白；他總覺得不能不留個底。

回到「家」時，太陽正落山。「家」裏意外地寂靜。老太太在樓下哄着外孫，告訴陶祖泰：「阿娥姐身上不大舒服。」

陶祖泰覺得這話聽在耳朵裏怪受用。他看見夫人果然在床上，可是臉的神色仍跟平常一樣。

「唉！」一見了丈夫，陶太太吐出這麼個聲音來，似乎是驚異，又似乎是放心了，然而也好像有點慌。

陶祖泰一聲不響，走到夫人跟前，就從口袋裏取出拍過照的那封信，放在夫人手邊。

陶太太乍不知是什麼東西，手一抖，看明白了原來是那封信時，拿起來就一條一條撕碎。撕到最後一條，陶太太輕聲說：

「不騙你……，是你的……是你的。」

陶祖泰知道夫人這話是指的什麼，心裏忽然又酸痛起來，可是搖了搖頭，只回答道：「算了罷！……」

「噯，喲！真不騙你……」陶夫人坐了起來，「是你跳長江沒死那夜有了的！」陶夫人忽然掉下眼淚來。

陶祖泰好像遲疑了一會兒，然後走近夫人一步，極低的聲音顫抖着問道：

「那麼……船上……船上是……第……第一次？……」

「呵！我像做了一個夢，一個夢……」

「哦……夢……」陶祖泰忽然也掉下眼淚來。

擬『浪花』

手頭有一張『定貨單』，是大衆生活社的；今天再也延不下去了，不得不從速交貨，可是還沒有材料。翻開大衆生活的創刊號，讀完了聖陶兄的一個小浪花，我忽然想道：何不也用這材料譌上幾句話呢？何不借車夫阿二來做主角，搪塞這一回的『定貨？』於是連題目也有了，很現成的三個字——擬『浪花』。這算牠是『序』罷！

這一天是十一月五日，離開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吳夫人兌了一千一百二十圓——三雙的金手鐲，乃至吳府對門李家張媽的號淘大哭，都已經有四十八小時以上的了。

這一天，吳先生上午十點鐘就由車夫阿二『拉』到了『林老伯』家裏。林府上請客。而且飯後說不定還要打幾圈『小麻將』。因此吳先生就吩咐阿二拉了空車回去，到了下午四點多鐘再來接他。

這一天上午九點鐘光景，吳夫人剛剛上床睡覺。昨夜吳夫人也有應酬，打了一夜的牌，剛剛輸掉了四十八小時以前吳先生兌了一百〇五塊錢的銅板所得的『便宜』。

於是在這一天十一點鐘到三點鐘之間，車夫阿二就歡天喜地的『請假』出去辦點『私事』。

車夫阿二常常有點『私事』。例如一星期前某天下午他也是捉空兒便在吳先生跟前請了三小時的假；也說有點要緊的『私事』。他這所謂『私事』却是去『搖會』。數目並不多，一二十來塊。那是和他同樣是包車夫的趙阿五今年夏天老婆生了急病的時候朋合起來的。已經搖過三次，上星期那天阿二搖得了十點，他以為二十來塊錢穩穩到手了，那裏知道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偏偏搖出個十一點，搶了去。

阿二的運氣單就這一件事看來，似乎已經不大那個。而況那天搖了會回來，恰又碰到吳夫人早起床半個鐘頭，已經妝扮好了要出去『應酬』，吳府上人心惶惶正在查問阿二這個人到那裏去了呢！

不過今兒這次『請假』，阿二知道決不至像上次那樣險些兒鬧個『大亂子』。今兒他的『私事』並沒有『進賬』的希望，倒是『出賬』的。化

錢的事不像進錢的事要化那麼多的工夫。

阿二已經有了老婆，並且還有八歲六歲的兩個孩子；今天阿二的『私事』就是他老婆叮囑過四五次的給孩子們買點布來縫棉衣。

大前天晚快邊阿二拉着吳先生滿市兜轉來兌了一百〇五塊的銅板的時候，阿二早已利用機會在物色他的孩子們的衣料；他比較下來，知道紫陽街一家布店價錢最便宜。他看中了一種印花的洋布，做孩子們棉衣的面子是很『蕪』的；還有一種絨布很白很厚，然而價錢也還便宜。

因為是這麼準備得充分的，所以阿二從吳府出來就直奔紫陽街去。

他到了預先看中的那家布店裏，就從布的『柴堆』——阿二平日在吳府上疊的『柴堆』就跟那布的陳列式是一模一樣的，指出他所選定的那兩種布，也不再看價目，就帶着一點『嘻嘻哈哈的神氣』說道：

『喂，喂，每樣七尺，——這一號花洋布跟絨布。』

『做什麼用的？』一個伙計愛理不理似的走過來問阿二。

『嗨嗨，小孩子做兩套棉衣，一個八歲一個六歲。』

阿二回答，還是『一付嘻嘻哈哈的神氣。』並且還用手比了比他那兩個孩子的高低。

『七尺不夠裁，總得八尺呢！』那伙計從『布的柴堆』上挖出那指定的兩種來，又加一句：『花洋布一角四，絨布一角三！』

『噫！一角四？一角三？』阿二的神氣不能再『嘻嘻哈哈』了；他朝那『布的柴堆』仔細再看一眼，沒有錯，是這一堆，而且是這一堆裏的這兩段，大前天晚上他記得很準的。他把眼光斜到了那伙計的臉上。『不要弄錯了價錢罷？』

『錯不了的？別家還要買一角六，一角五呢！』

『可是大前天我看清楚的，是一角和九分；花洋布一角，絨布九分？』

『哦哦——大前天，不錯？前天起就漲了價了！』

那伙計回答着，又是愛理不理的一付嘴臉了，而且鼻子裏還輕輕一

哼。

車夫阿二這可僵住了。他下意識地摸着衣袋裏的兩張一元鈔票，——這還是今天他向吳先生『借轉』的下月份工錢；他算一算，加果每樣買七尺，兩張一元鈔票剛剛夠；他忍不住嘆了口氣說：

『算了罷，每樣剪七尺。』

『七尺兩件小衣，八歲的和六歲的，老弟，你不够裁呢！頂少頂少七尺半！』

那伙計忽然和顏悅色起來了，手裏的尺輕輕地敲着那布堆。

阿二一想，也覺得不夠；去年他賣過，是七尺，然而今年他的兩個孩子又大了不少，高了不少呢，然而去年布店裏的尺還不是『市尺』呢！他再算一算，剪七尺半一共要二塊二分多一點，他衣袋裏却只有兩張一元鈔票，此外半個銅子也沒有。然而他還得買棉絮。

『馬馬虎虎，剪七尺，多放半尺罷！』阿二對那伙計懇商了。

『呀！勸你剪七尺半，也還得放你半尺，你這才夠裁呢！』

那伙計冷冷地說，就用尺敲着那兩段布，又懶懶地拿起那段布往『布的柴堆』上一丟，轉身走開去了。

阿二也非常掃興地走出了那家布店。他懊悔大前天晚上拉着吳先生兌銅板的時候不曾向吳先生『借轉』兩張一元鈔票買了那兩種布。現在只隔

了兩天，可是同樣的兩張一元鈔票已經買不到同樣多的布！而且他的兩位寶貝兒子也決不肯因為鈔票的購買力縮短了就把身材也縮短縮小些！

但是阿二還癡心妄想有這麼一家布店不會漲價。他一路留神看着所有的掛着『大減價』旗幟的布店，他幾乎忘記了三點鐘以前還得趕回吳府伺候吳夫人的差使。

在轉角上，阿二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他；那正是趕戲園的小販錢麻子。

『阿二！你有沒有現洋？現洋錢！』錢麻子把阿二拉在一邊，附着耳朵鬼鬼祟祟地說。

——錢？難道你上星期剛搖着了會就化光了麼？阿二的瞪大了的眼睛表示着這樣的意思，錢麻子也立刻懂得這意思。他皺着眉頭一笑，聲音說得更低些：

『現洋錢！你有，我跟你買，一塊錢貼你十個銅板！』

『什麼？有買洋錢的？你用什麼來買呢？』阿二更加弄不明白了。

『嘿嘿！吵得這麼響幹什麼！——用鈔票跟你買呀！一塊鈔票買一塊現洋，再貼你十個銅板，——哦，老朋友，貼你十二個銅板，馬馬虎虎！』

現在阿二不能不明白過來了。他至少已經明白一塊現洋會比一塊鈔票多十二個銅子；要是他衣袋裏的財產是兩塊現洋，那他就可以買得那兩種布，並且還可以買點棉絮。

『咳！沒有！』阿二很傷心地回答了，拔步便走。

他走了不多幾步就想起爲什麼錢麻子要『買現洋』，買去又作什麼用？他回頭看看錢麻子已經不見了，他只好把這悶葫蘆放在肚子裏。

同時他的思想又轉到了別方面去；他想，回頭碰到對門李家的張媽，倒要告訴她，現洋還是有人要的，她的『三十隻洋』還可以多三百六十個銅子，他又想老太太箱子裏還有三百塊雪白的現洋。那就會多出三千六百個銅子。三千個六百銅子！還是照錢麻子口裏的『市價』呢！

似乎三千六百個銅子這數目太大，阿二想得眼睛裏也冒火了；他不再看布店裏的價錢，很生氣似的就一口氣跑回吳府去。

吳夫人早已穿好了大衣，正在查問阿二。

『快點！快點！我要出去買東西！』吳夫人就坐在包車上，她那高跟皮鞋的二寸高的後跟開開地敲着踏腳板。阿二連喝一口熱茶的空兒也沒有，拖起車子就再上街去。

跑過了一條街，吳夫人就叫『停住』。她走進了一家洋貨店。

阿二坐在踏腳板上，喘着氣，擦額角上的汗，有兩個人在他身邊走過；——『嗒！米價一漲就是半塊！』阿二聽得這麼說。『日常家用的東西那一樣不漲呵！』——又是這麼一句鑽進了阿二的耳朵。阿二抬起頭來正想問一問，可是吳夫人也出來了。

『豈有此理！肥皂也漲上二成！』吳夫人自言自語地就坐上了包車。

『哈哈，太太！這還是存貨，進本小，馬馬虎虎賤賣了的！』

捧着一箱南洋廠洗衣肥皂的伙計陪笑說，便將那箱肥皂放在踏腳板上。阿二憂悒的眼光朝那箱肥皂看了一眼，就拉起車子再走。

這以後，吳夫人又叫停住了三四回。但這三四回，阿二等候的工夫可就多些了；他呆呆地坐在踏腳板的肥皂箱上或是沒精打采站在車旁的時候，只聽得來來往往的過路人全是議論着『日常家用東西』漲價的。他似

乎被這些議論塞飽了，胸口悶悶的怪難受。

吳夫人從一家小規模的百貨商店裏挾着個不大不小的紙包出來時倒微笑着自言自語地又像對阿二似的說了一句：『來路貨的香水，香粉，口紅，指甲油，倒還漲得不多！』

現在包車上也就堆得滿滿的了。吳夫人很性急地連聲叫着『快回去。』除了那一箱肥皂，車上實在沒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吳夫人的身量也不是重的，然而另有一宗看不見的沉重的東西——『各項日用品的大漲價』，壓在車夫阿二的心頭。

而這一宗看不見的『東西』就跟現銀子似的，越來越沉；車夫阿二覺得三天前他拉這麼一段路只要使出七分力氣就夠，但現在他使出了十分十二分的力氣還不能叫吳夫人滿意。車夫阿二也自覺得詫異：怎麼他的力氣

也打了折扣？

吳先生早已在家裏了，看見吳夫人買了那麼許多東西回來，就哈哈笑着說道：『你是趁價錢還沒漲足，趕快先囤點起來，是不是？』

『怎麼不是呢！』吳夫人一面叫阿二把東西歸起類來，一面回答。『你看！這裏是南貨，這裏是化妝品，這裏是綢緞，——大家都說再過半個月會漲上四五成的！你算算，這該便宜了多少？』

吳夫人說時得意極了，就連腰酸也忘記。

這時車夫阿二正捧了那箱肥皂進來，一聽這話，不由得站住了問道：『先生，當真東西還要漲價麼？』

『自然要漲的！還要漲的！』吳先生很認真地回答着，一面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慢慢踱着方步。

『哎——』車夫阿二低聲歎了口氣，忽然想到大前天晚上他還自鳴得意，說是做一天吃一天，『只要力氣換得來飯吃，』隨便是用洋錢用鈔票都和他不相干的，可是不料東西會漲價，他的『換飯吃』的『力氣』也就無形中打了折扣。而且他忽然又想到自己要不是做一天吃一天的，——要是身邊也藏着多少現洋——就算是鈔票罷，那他豈不是也可以趁這機會像吳夫人那樣佔點小便宜？

『嗯，我今天席面上聽得林老伯的世兄說起，』那邊吳先生踱到夫人面前就站住了，悄悄地說。『他這位世兄是出洋學銀行回來的囉，——』

『他說：禁用現洋以後，公債一定要大漲的，——會漲起九五呢！』

『哦！』吳夫人只隨便應了一聲。

『會漲到九五呢！現在却不過七十關口。你算算——』

『嗯，我，我想起』

你前天兌的金子要是買了公債不是大大的賺進一票麼？……」

『金子也要漲的！』吳夫人尖利地打斷她丈夫的話。她怎肯認輸？

『嗯嗯，然而——』吳先生湊在夫人耳邊嘰嘰咕咕的說個不住了。

窗外的日影越來越斜了。車夫阿二坐在有太陽的階沿石上悶悶地想不通爲什麼事情碰碰出來又該是他做一天吃一天的人倒楣。而且他的兩個寶貝兒子又在一天一天大起來，吃的穿的都是一天一天要多些。

忽然吳先生在屋裏大聲喊了：『阿二！阿二！』

於是阿二慌慌張張跑了進去。

搬的喜劇

隔壁那一家又在彈奏風琴了。

獨——獨——咪——咪——騷——騷……聲音是和平而中正。

望着丈夫還沒回來的黃太太聽了這風琴聲音便側著耳朵，似乎很能「欣賞」的樣子。

黃太太的神經系裏，——不是說一句過分的話，實在找不到半根「風雅」或「藝術味兒」的纖維。她的神經，每天經過兩度刻板文章似的聲浪

的播弄：第一次是清早上小菜場，這有半小時之久，她沉浸在「菜場的交響曲」裏；第二次便是隔壁那一家的風琴「獨奏」，這，通常在午後六時左右，正當黃先生從「寫字間」出來回家的路上，而且黃太太常是等得心焦，幻想着黃先生不是被汽車或電車撞傷了的時候。

剛搬來那幾天，黃太太獨坐在漸漸辨不清紅色和黃色的客堂裏聽得了這風琴聲，便不免心有些顫抖？她覺得那單調的「獨——獨——咪——咪」很不像是吉祥的調門，她聯想到丈夫被汽車撞倒在馬路上張開大口喘氣或是哀嗥的聲音。

她對於這風琴聲音「好感」起來，還是不多幾天的事。

但是，請不要以為黃太太這「好感」是突然發生的。她在「好感起來」以前，先有過對於這「獨獨，咪咪」的認識或理解。「好感起來」，

至少不過一星期；但「認識」或「理解」却已經有了一個多月的歷史。

那是她搬來以後第三個月的一天午後，太陽光偏西四十五度，她站在後門上跟後門對過的「前樓嫂嫂」談起無綫電播音裏的「哭妙根篤爺」，接着就拉扯到她所認為怪異不祥的風琴聲。

黃太太將雙手一洒，臉上擺出了極濃重的表情，隔着一付賣洋襪，雪花膏，骨簪，寬緊帶，小鏡子乃至花洋布的「叮嚀担」，朝「前樓嫂嫂」喊過去，打着「外路式」的上海白：

「啊唷唷！真是討氣得來！肚肚騷騷，天天要弄到黃昏！還唱呢！啊，前樓嫂嫂！阿有個唱啥個『豬耳朵』，『豬兒肚子』？唷唷！」

「噯！嘻嘻！」有人小聲兒笑了，却不是「前樓嫂嫂」。

黃太太趕快轉過臉去看，那人的兩片紅嘴唇還是嘻嘻開着。黃太太雖然

不是「交際專家」，却也認得那人是住在她隔壁那家有風琴的再隔壁一家姓趙的一位小姐。

黃太太就朝趙小姐笑了一笑，算是行過相見禮，就說道：

「阿是？豬耳朵，豬兒肚子？」

「光景是唱的『咨爾多士』罷？嘻嘻！」趙小姐頗有點賣弄才情的脾氣。「下邊還有一句：『爲民前鋒』！對不對呢？」

「是呀，是呀！豬耳朵，豬兒肚子，我懂；就弄不清啥個要命風！」

「噯——嗨嗨！」趙小姐似乎很可憐黃太太的無知。「不是的。不是這麼說的。『爲民前鋒』，是說保護老百姓，替老百姓打頭陣。」

「哦——那末，是叫豬耳朵豬肚子打啥個頭陣哉！哈哈！」

「噯——噯——不是不是！噯——是說他們——他們自己這夥人！」

趙小姐還是一臉的「可憐着黃太太的無知」的表情，然而她的解釋有些支吾了，實在因為這上面的一句，她也不很了了。

叮叮噹！噹噹叮！那「叮噹担」的小販忽然祭起他的法寶。

「喂，對門嫂嫂！來看，迭一板紗邊那能？」

走在「叮噹擔」旁邊的「前樓嫂嫂」招呼黃太太去做「評判員」了，「豬耳朵」和「豬肚子」的議論就此結束。

然而從這一次趙小姐的「啟示」以後，再加之黃太太自己的打聽，——或者也應當歸功於女僕的報告，黃太太漸漸弄明白了那家有風琴的隔壁鄰舍是何等樣的人了。

然而她對於「獨獨騷騷」和「豬耳朵——」「豬肚——子」的聲音「好感起來」，却是在所住這一帶謠言大盛而且在她所住這一帶更北的區

域有人匆匆忙忙搬家的時候。

黃太太決不是笨人。她的聯想力，老實可說是很豐富。對於許多事，她常常有她的看法。

陰歷十月（黃太太記陰歷的本事比記陽歷好，甚至比記星期幾還好，——她不是教徒，然而因為丈夫七天之內有一天休息，所以她也能記「禮拜」，）月亮圓過後第二天下午，黃先生從「寫字間」回家來，例外地早了半個鐘頭模樣，可是黃先生的臉色却也例外地尷尬；黃太太倒還不大覺到。

「真是糟糕！外邊三三兩兩都在說，又要打仗了！」

黃先生喝了一杯熱茶以後，似乎再也耐不住了，就自言自語地說着。「喔喔唷！」黃太太像在廚房裏做菜時手上濺着了燙油，只喊了這一

聲，同時她的眼光却釘住在黃先生的臉上。這臉的一付尷尬神氣，現在她也覺到了。

黃先生伸手到臉上去抹了一把，似乎黃太太那種死釘住了看的眼光使得他臉上難過。他慢吞吞地又說道：

「說是一個水兵無緣無故被人家打死了，——噫，也不知道是什麼人打死的，——噫，鐵甲車就開出來了；電車裏聽聽，七舌八嘴都說要打要打；寫字間裏還接到天津分行來的電報，問這裏的局面倒底怎樣？——噫，剛才回來，一路上看見的搬場車子，可真也不少！」

「搬場？又要搬場？真好白相哉，才搬來了四個月，又要搬場？」

黃太太的口氣好像在跟黃先生吵架；黃先生那一番話的一大半，實在黃太太也個個字都聽明白，可是她所特有的「黃太太式」的「擁護和平」

的表示就是「才搬來了四個月又要搬，真真好白相？」

「有什麼法子呢？要是風聲當真緊的話？」

黃先生很提不起精神似的說，雙手一攤，便仰起了臉，朝天花板呆怔怔地看着。

黃太太的眼光也跟着望住了那灰白色的天花板了，似乎那天花板上便寫得有「辦法」。

這當兒，忽然有嗚嗚洪洪的响聲傳到了他們的耳朵。黃先生猛的心一跳正要喊出一聲「什麼」！可是那響聲已經變成「獨獨味味騷騷」了；原來還是隔壁人家的風琴。

這一回只是彈，並沒唱。然而聽熟了的黃太太聽到那一騷法拉騷「四個聲音時就想到「豬耳朵——」或「豬兒肚——子」了；同時她的異常豐

富的聯想就忽然飛渡到隔壁再隔壁的趙小姐曾經解釋過而她後來每聽得風琴聲常會恍恍惚惚記起來的那番話。

「不要緊！」黃太太忽然想通了似的說。「喂，不要緊的！如果一定要打，那麼，隔壁人家不是天天唱着要去打頭陣麼？等他們出去打頭陣了，我們馬上搬也還不遲。」

「哦——哦？」黃先生聽了他太太的一番妙論，驟然之間倒還摸不着頭腦。

「哎——怎麼你想不過來呀！」黃太太不耐煩地大聲說，頗有點可憐她丈夫頭腦太不靈。「同你說，看他們怎樣我們便怎樣，懂不懂？」

呵！呵！黃先生忍不住笑了。他終於領會了太太的妙論了。爲的關於「豬耳朵」的故事太太也說過不止一次。他嘉許他太太似的點着頭。但是

他又有了他的看法，雖然「結論」可以和太太合拍。

他又伸手到臉上去抹了一把，沉吟著說道：

「嗯！話倒也不錯。到底他們是『近水樓台』，萬一事情鬧急了，他們豈有個不先曉得的道理？——嗯，看他們怎樣我們便怎樣，——嗯，這話到也不錯。」

這時隔壁的風琴聲音愈叫愈尖了，大有聲嘶力竭的樣子。

是在這一天「夫妻會議」以後，黃太太聽得了那「獨獨——騷騷——」的聲音便會側著耳朵，似乎很能「欣賞」的樣子。

她盼望她的「高鄰」一天到晚「獨獨騷騷」。因為這就表示屋子裏還有人，還沒出去「打頭陣」。

然而她愈盼望多來些「獨獨騷騷」，那「獨獨騷騷」，好像愈加擺架子；這二三天內除了午後六時左右偶然來幾聲，就老是在那裏裝啞。當黃太太開始取了「似乎很能欣賞」的姿勢的第三天上，那傢伙只「獨獨咪咪」的三兩聲就胡胡地亂叫一陣，就沒有了聲音。

直到黃先生回來了，那傢伙還是不曾出過聲。

這一天黃先生又慌慌張張提起了「搬家」的話。據他說他有些同事住在更北些的弄堂裏的昨天都搬了，那些弄堂好像都已經搬空。

然而黃太太居然不動搖。她這天下午二點鐘光景也在弄堂門口看見有搬場汽車走過，也聽得後門對過那位「前樓嫂嫂」夾七夾八說了許多叫人害怕的謠言，——甚至她早上去買小菜，那肉攤頭的漢子硬要漲三個銅子一斤也把「又要打仗了」作為惟一的理由：然而即使有這種種，再加上眼

前黃先生那付慌張的尊容，黃太太還是主意打得老定。她雖然不聽得「獨獨騷騷」了，她可聽得隔壁樓板上的脚步聲。很匆忙很熱鬧的脚步聲。

「不要緊，包在我身上。我時時刻刻在這裡留心。你聽呀！」

黃太太極有把握地說。

她這種堅決的態度居然使得黃先生也胆壯些了。而況有風琴的隔壁人家確是脚步聲說話聲熱鬧得很。

「可以不搬呢，自然頂好；上場搬到下場，化了三天飯糧，——剛住了四個月又要搬，我可真吃勿消呀！」

黃先生表示着同意了太太的「政見」了。太太也趕快接口說：

「可不是麼！要不是剛搬來，那就搬搬也好。」

這一天的夜飯仍然很舒服的吃了。黃太太很放心的倒在床上就睡着

了，黃先生却總有點不及他的太太，一時竟睡不着。他想想同事們說的那些，就不放心起來；然而聽聽有風琴的高鄰還是的篤的篤的脚步響，還是噦噦咕咕的說話響，他心頭就又一寬。

將近十一點鐘，黃先生也睡着了。但是忽然接連的兩響把他嚇得從被窩裏直跳了起來。

砰——！砰砰！砰——！

聲音從外邊來的。決不是做夢，也不是耳鬧。

「不好了！」黃先生大叫一聲，就拖住了睡得像死豬的太太爬下了床。

「什麼！什麼？」黃太太揉着眼也有點慌張。

「你聽！哎！都是你——」

砰砰！砰——！聲音又來了。這一次却近在窗外，而且清楚得很，而

且甚至於黃先生自己也以為這就從隔壁人家出來，而且不大像槍炮聲了。

「！啐」黃太太側着耳朵聽了一會兒。「你真是活見鬼了！隔壁人家的客堂門沒有關得好呀！今夜有風，風很大。」

「哦——哦——」黃先生只好認輸陪笑，再請太太上床。

因為有晚上這個虛驚，第二天早上黃先生到「寫字間」去的時候，黃太太還在睡鄉。

天又是陰天。黃太太到十點鐘睡足了，睜開眼一看，還以為時光很早。黃太太是素來不大講究修飾的，不過要在沒有眉毛的眉稜上畫出一條彎彎的一條線似的眉毛來，也得二十分鐘，這一天當然也不是例外。

什麼都弄好以後，黃太太正想照例上小菜場去，這才知道已經十一點

鐘過頭了。這一陣拗口風就把黃太太的「平靜心境」打破。她罵女僕「不識好歹」，怎麼不早早叫醒她。又詛咒天，不出太陽。她拿出兩毛錢來丟給那女僕，忿忿地說：

「隨你去買點什麼！隨你去買點什麼！」

直到吃過中飯，黃太太方才覺得心頭那股氣平了下去。但是她又彷彿覺得還有一件事也被天公的「不出太陽」以及女僕的「不識好歹」耽誤了。她從客堂走到廚房，又從廚房走到客堂，一邊嘴裏咕嚕着，一邊心裏在想；終於被她想出來了，原來還沒「留心」聽過隔壁的有風琴人家的動靜。

然而這時候那女僕已經收拾好碗筷，似乎要補救她的「不識好歹」，忽然走到黃太太跟前悄悄地報告道：

「隔壁那家搬走了。昨夜裏連夜搬的！」

「瞎！你瞎說！」黃太太直跳了起來。「哼！不識好歹！……」

黃太太也沒有工夫多罵女僕，一陣風似的跑出後門去，又一陣風似的從後門回來又跑出前門去；可是隔壁人家的前門和後門都關得好好的，——從門縫裏看也看不出什麼。

「不識好歹！爲什麼不早說！」黃太太帶哭似的罵著那女僕，就又頓頓的跑上樓去了。

在這里，又可以證明黃太太決不是笨人。她有急智。開了樓窗去偵察隔壁人家的內容，自然比在前後門門縫裏張望要清楚些。黃太太不怕掉在天井裏似的僵出了上半身去看，她固然看見了隔壁人家客堂的一角。單是一角也夠了！

「怎麼辦呢？怎麼辦呢！他又上寫字間去了！」黃太太從窗口抽身回

轉，就開了衣櫃，開了櫃子，嘴裏是歇斯底里地叫著，手裏却不知道撈掇些什麼好。

她一會兒想：還是馬上到「寫字間」把黃先生叫出來罷？但她又不放心離開這個「家」。和後門對過的「前樓嫂嫂」商量一下罷？但是她明明看見「前樓嫂嫂」出門去了。她轉了許多念頭，覺得沒有一個是拿得穩的。只有一點她「拿得穩」，就是萬萬等不及黃先生放工回家。

最後，她決定去借打一個電話。她並不知道黃先生工作處的電話號碼，但她想來偌大一家天龍洋行總可以問得到。

同樣叫做「天龍洋行」的電話號碼倒有五六個之多。米店裏的夥計問黃太太要的是那一個。

「格末，先搖頭一個罷。」黃太太哭喪著臉回答。

第一個號碼回答說「沒有姓黃的」。第二個號碼搖不通。第三第四，所答非所問。米店夥伙的臉色不好看起來了，黃太太也急死了，然而天色也在黑下來，六點鐘就要到了。

黃太太賭氣不打電話。回到弄堂口，恰好碰見了隔壁再隔壁的趙小姐從黃包車上下來。

「噯噯，打不打？打不打？」黃太太一把拉住了趙小姐問著，她希望趙小姐回答「不打」，——至少是「今天不打」。

「怎麼不打！」趙小姐一面付車錢，一面回答。「這一下打起來，蘇州跟杭州也要打在裏邊了！」

「呀呀，那末，法蘭西地界呢？」黃太太轉不過氣來似的問著。

「靠不住！靠不住！」趙小姐很有把握似的說，便走進弄堂去了。

黃太太呆了一呆，但立刻追上去叫道：

「趙小姐！趙小姐！做做好事，告訴我，那里靠得住？那里？」

「四川是靠得住的！四川！」趙小姐歪轉頭來回答。

「四川？阿是四川路？上一回是——」

「哈哈！」趙小姐倒站住了，似乎是可憐黃太太的無知，就大聲說

道：「不是四川路，是四川省！出白木耳的地方，遠得很呢！懂不懂？」

「哦！蘇州過去多少路？」

「哎！你不懂！」趙小姐說着就自願走了。

以後的事情是很簡單的。六點鐘剛過，黃先生滿臉慌張回家來了。夫妻兩個各人要搶先地交換了「情報」。黃先生的是那邊「司令部」前已經

堆了沙包：黃太太的是隔壁人家昨夜連夜搬走，以及趙小姐的話。

天可是在下雨了。黃先生和黃太太雇了黃包車，一個大包裹和一口衣箱，夜飯也沒吃，就離開了那弄堂。

第二天上午，黃先生請了半天假，同太太雇好了小車再到那「危險區域」，打算「搬家」。可是剛把家具裝上了小車，就有一位警察走過來說：

「搬家麼？今天不准搬了！上頭有告示！」

大鼻子的故事

一

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中，我們這裏的主角算是「最低賤」的。我們有時瞥見他偷偷地溜進了三層樓「新式衛生設備」的什麼「坊」什麼「村」的烏油大鐵門，爬在水泥的大垃圾箱旁邊，和野狗們一同，掏摸那水泥箱裏的發霉的「寶貝」。他會和野狗搶一塊肉骨頭，搶到手時細

看一下，覺得那粘滿了塵土的骨頭上實在一無可取，也只好丟還給本領比他高強的野狗。偶然他檢得一隻爛蘋果或是半截老蘿蔔，——那是野狗們嗅了一嗅掉頭不顧的，那他就要快活得連他的瘦黑指頭都有點發抖。他一邊吃，一邊就更加勇敢地擠在狗羣中到那水泥箱裏去掏摸，他也像狗們似的伏在地上，他那瘦黑的小臉兒竟會鑽進水泥箱下邊的小門裏去。也許他會看見水泥箱裏邊有什麼發亮的東西，——約莫是一個舊酒瓶或是少爺小姐們弄壞了的玩具，那他就連肚子餓也暫時忘記，他伸長了小臂膊去抓着掏着，恨不得連身子都鑽進水泥箱去。可是，往往在這當兒，他的屁股上就吃了粗牛皮靴的重重的一腳：憑經驗，他知道這一腳是這「村」或「坊」的管門巡捕賞給他的。於是他只好和那些尾巴夾在屁股間的野狗們一同，悄悄逃出那烏油大鐵門，再到別地方進行他的「冒險」事業。

有時他的運氣來了，他居然能夠避過管門巡捕的眼睛，蹣跚到三層樓「新式衛生設備」的一家的後門口；而又湊巧那家的後門開着，燒飯娘姨正在把隔夜的殘羹冷飯倒進「泔腳桶」去，那時他可要開口了；他的聲音是低弱到聽不明白的，——聽不明白也不要緊，反正那燒飯娘姨懂得他的要求，這時候，他或者得半碗酸粥，或者只得一個白眼，或者竟是一句同情的然而於他毫無益處的話語：「去，不能給你！泔腳是有人出錢包了去的！」

以上這些事，大概發生在每天清早，少爺小姐們還睡在香噴噴的被窩裏的時候。

這以後，我們也許會在繁華的街角看見他跟在大肚子的紳士和水蛇腰長旗袍高跟鞋的太太們的背後，用發抖的聲音低喚着「老爺，太太，發好

心呀。」

在橫跨蘇州河的水泥鋼骨的大洋橋腳下，也許我們又看見他忽然像一匹老鼠從人堆裏鑽出來，躡到一輛正在上橋的黃包車旁邊，幫着車夫拉上橋去；他一邊拉，一邊向坐車的哀告：「老爺，（或是太太，）發發好心！」這是在用勞力換取食糧了，然而他得到的至多是一個銅子，或者簡直沒有。

他這樣的「出賣勞力」，也是一種「冒險生意」。巡捕見了，會用棍子教訓他。有時巡捕倒會「發好心」，裝作不見，可是在橋的兩端有和他同樣境遇然而年紀比他大，資格比他老的同業者，却毫不通融，會罵他，打他，不許他有這樣「出賣勞力」的自由！

就是這樣的「冒險生意」也有入分了地盤在「包辦」，而且他們又各

有後台老板，不是隨便可以自由營業的。

但是我們這位主角也有極得意的時候。

這，通常是在繁華的馬路上耀亮着紅綠的「年紅燈」，而僻靜的小巷裏却只有巷口一盞路燈的冷光的時候。我們的主角，這時候，也許機緣湊巧，聯合了五六個乃至十來個和他年紀相仿的同志，守在這僻靜的小巷裏。於是守着守着，巷口會出現了一付飯担子，也是不過十二三歲的一個孩子挑着，是從什麼小商店裏回來的。這是一付吃過的飯担子了，前面的竹籃裏也許只有些還剩得薄薄一層油水的空碗空碟子，後面的紫銅飯桶裏也許只有不夠一人滿足的冷飯，但是也許運氣好，碗裏和碟裏居然還有呷得起的油湯或是幾根骨頭幾片爛菜葉，桶裏的冷飯居然還夠喂一條壯健的狗；那時候，因為優勢是在我們的主角和他的同志這邊，挑空飯担的孩子

照例是無抵抗的。我們的主角就此得了部分的滿足，舐過了油膩的碟子以後，呼嘯而去。

然而我們這位主角的「家常便飯」終究還是挨罵，挨棍子，挨皮鞭；他的生活比野狗的還艱難些。

一一

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中，像我們這裏的主角那樣的孩子究竟有多少，我們是不知道的。

反過來說，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中，究竟有多少孩子睡着香噴噴的被窩而且他們的玩厭了弄壞了的玩具丟在垃圾箱裏引得我們的主角爬進去掏摸，因此吃了管門巡捕的一腳的，我們也不大曉得。或者兩方面的

數目差得不多罷，或者睡香噴噴的被窩的，數目少些，我們也暫且不管。

可是我們却有憑有據的曉得：在「大上海」的三百萬人口當中，大概有三十萬到四十萬的跟我們的主角差不多年紀的孩子，在絲廠裏，火柴廠裏，電燈泡廠裏，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廠裏，從早上六點鐘到下午六點鐘讓機器吮吸他們的血！是他們的血，說一句不算怎麼過分的話，養活了睡香噴噴被窩的孩子們以及他們的爸爸媽媽的。

我們的主角也曾在電燈泡廠或別的什麼廠的大門外看見那些工作得像人臘似的孩子們慢慢地走出來。那時候，如果他的肚子正在咕咕地叫，他是羨慕他們的，他知道他們這一出來，至少有個「家」（即使是草棚）可歸，至少有大餅可咬，而且至少能夠在一個叫做屋頂的下面睡到明天清早五點鐘。

他當然想不到眼前他所羨慕的小朋友們過不了幾年就會被機器吮吸得再不適用，於是被吐了出來，擲在街頭，於是就連和野狗搶肉骨頭的本領也沒有，就連「拉黃牛」過橋的力氣也沒有，就連……不過，這方面的事，我們還是少說些罷，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主角身上。

他不是生下來就沒有「家」的。怎樣的一個「家」，他已經記不明白。他只模糊記得：那一年忽然上海打起仗來，「大鐵鳥」在半天裏撒下無數的炸彈，有些落在高房子上，然而更多的却落在他「家」所住的貧民窟，於是他就沒有「家」了。

同時他亦沒有爸爸和媽媽了。怎樣沒有了的，他也不知道；爸爸媽媽是怎樣個面目，現在他也記不清了，那時他只有七八歲光景，實在太小一點；而且爸爸媽媽在日，他也不曾看清過他們的面目。天還黑的時候他們

就出去，天又黑了他們才回來，他們也是喂什麼機器的。

不過，他有過爸爸媽媽，而且怎樣他變成沒有爸爸媽媽，而且是誰奪了他的爸爸媽媽去，他是永久不能忘記的。他又明白記得：沒有了爸爸媽媽以後，他夾在一大羣的老婆子和孩子們中間被送進了一個地方，倒也有點薄粥或是發霉的大餅吃。約莫過了半年，忽然有一天一位體面先生叫他們一夥兒到一間屋子裏一個一個問，問到他的時候，他記得是這樣的：

「你有家麼？」

他搖頭。

「你有親戚麼？」

他又搖頭。

於是那位體面先生也搖了搖頭。用一枝鉛筆在一張紙上畫一筆，就叫

着另外一個號頭了。

這以後，不多幾天，他就糊裏糊塗被擲在街頭了，他也糊裏糊塗和別的同樣情形的孩子們做伴，有時大家很要好，有時也打架，他也和野狗做伴，也和狗野打架；這樣居然拖過了幾年，他也慣了，他莽莽漠漠只覺得像他這樣的人大概是總得這樣活過去的。

三

照上面所說，我們這裏的主角的生活似乎頗不平凡然而又實在平凡得很。他天天有些「冒險」經歷，然而他這樣的「冒險」經歷連搜奇好異的「本埠新聞」板的外勤記者也覺得不夠新聞資格呢。

好罷，那麼，我們總得從他的不平凡而又平凡的生活挑出一件「奇

遇」來開始。

何年何月何日弄不清楚；總之是一個不冷不熱沒有太陽也沒颯風也沒下雨的好日子。

這一天之所以配稱爲他生活史上的「奇遇」，因爲有這麼一回事。

大約是午後兩點鐘光景，他蹲在一個「公共廁所」的牆腳邊打瞌睡。

這是他的地盤，是他發見，而且曾經流了血來確定了他的所有權的。提到他這發見，倒也有一段小小的歷史，那是很久的事了，他第一次看見這漂亮的公共毛廁，就覺得詫異：這小小的蓋造得頗講究的房子倒底是「人家」呢，還是「公司」？那時正有一位大肚子穿黑長衫的走了進去，接着又是一位腰眼裏掛着手槍的巡捕，接着又是一位洋裝先生，——嚇，都是闊人，都是隨時有權力在他身上踢一脚的闊人，他就不敢走近去。他斷定這

小屋子至少也是「寫字間」了，不免肅然起敬。然而忽然他又看見從另一門裏走出一個女人來，却不像闊人們的女人。接着又有一個和他差不多的孩子也進去了，這可使得他大大不平，而且也胆壯起來了，他偷偷地窺近些一看，這才恍然大悟：原來那些闊人們進去辦的是那麼一樁「公」事！他覺得被欺騙了，被冤枉地嚇一下了，他便要報仇；他首先是想進去也撒他媽的一泡尿，然而驀地又見新進去一人把一個銅子給了門口的老婆子，他又立即猜想到中間一定還有「過門」，不可冒昧，便改變方針，只朝那小屋子重重吐一口唾沫，同時揀定門邊不遠的牆腳蹲了下去，算是給這駭了他的屋子一種侮辱。

那時，他並沒有把這公共毛廁的牆腳作爲他的地盤的意思。然而先前進去的和他差不多的那個孩子這當兒出來了，忽然也蹲到他身邊，也像他

那樣背靠着牆，伸長兩條腿，擺成一個「八」字。他又大大的不平。

「嗨！那裏來的小烏龜！」他自言自語的罵起來。

「罵誰？小廬三！」那一個也不肯示弱。

於是就扭打起來了。本來兩方是勢均力敵的，但不知怎地，他的腦袋撞在牆壁上，見了紅，那一個覺得已經闖禍，而且也許覺得已經勝利，便一溜煙逃走。只留下我們的主角。從此就成爲這公共毛廁牆腳的佔有人。

現在呢，他對於這公共毛廁的「知識」，早已「畢業」了；他和那「管門」的老婆子也居然好像有點「交情」。現在，當這不冷不熱又沒太陽又不下雨颯風的好日子，他蹲在他的地盤上，打着瞌睡，似乎很滿意。

這當兒，公共毛廁也不是「鬧汛」，那老婆子扭動着她的扁嘴，似乎在咀嚼什麼東西。她忽然咀嚼出說話來了，是對牆地盤的「領主」：

「喂，喂，大鼻子！你來代我管一管，我一會兒就回來的。」
什麼？大鼻子！誰是大鼻子？打磕睡的他抬起頭來朝四面看一下，想不到是喚他自己，然而那老婆叫又過來了：

「代我管一管罷，大鼻子；我一會兒就回來。謝謝你！」

他明白「大鼻子」就是他了，就老大不高興。他的爸爸媽媽還在的時候，他有過一個極體面的名字，他自己也叫得出來；可是自從做了街頭流浪兒以後，他就沒有一定的名字。最初，他也曾把爸娘叫他的名字告訴了要好的伙伴，不料伙伴們都說「不順口」，還是瞎七瞎八亂叫一陣，後來他就連自己也忘記了他的本名。然而，伙伴們却從沒叫過他「大鼻子」。他的鼻子也許比別人的大一些，可是並沒大到惹人注意。他和他的伙伴對於名字是有一種「信條」的：凡是自己身體上的特點被人取作名字，他們

便覺得是侮辱。例如他們中間有一個叫做小毛的癩病孩子，他們有時和他過不去，便叫他「癩痢」。

因此。他忽然聽得那老婆子叫他「大鼻子」，他就老大不高興，然而不高興中間又有點高興，因為從來沒有誰把他當一個人托付他什麼事情。

「代你管管麼？好！可是你得趕快回來呢！我也還有事情。」

他一邊說，一邊就裝出「忙人」的樣子來，伸個懶腰站起了身子。

老太婆把一疊草紙交給他，就走了。但是走不了幾步，又回頭來叫道：

「廿五張草紙，廿五張，大鼻子！」

「嚇嚇，那我倒要數一數。」

他頭也不抬地回答，一邊當真就數那一疊草紙。

過不了十分鐘，他就覺得厭倦了。往常他毫無目的毫不「負責」地站在一個街角或蹲在什麼路邊，不但是十分鐘就是半點鐘他也不會厭倦；可是現在他却心裏想道：

「他媽的，老太婆害人！帶住了我的腳了！走他媽的！」

他感到負責任的不自由，正想站起來走，忽然有人進來了，撲的一聲，丟下一個銅子。

從手裏遞出一張草紙去的時候，「大鼻子」就感到一種新鮮的趣味。他居然「做買賣」了，而且頗像有點威權；沒有他的一張草紙，誰也不能進去辦他的「公」事。

他很正經地把那個銅子擺在那一疊草紙旁邊，又很正經地將草紙弄整齊起來。

似乎公共毛廁也有一定的時間是「鬧市」，而現在呢，正是適當其時了。各色人等連串地進來，銅子嘍嘍地接連丟在那放草紙的紙匣裏；頃刻之間就有五六枚之多。這位代理人倒有點手慌腳亂了。一則，「做買賣」他倒底還是生手；二則，他從來不曾保有過那麼多的銅子。

他乘空兒把銅子疊起來。疊到第四個時，他望了望已經疊好的三個，又將手裏的一個掂掂分量，似乎很不忍和牠分手。可是他倒底疊在那第三個上面，接着又疊上第五第六個去。

還是有人接連着進來。終於銅子數目增加到十二。這是最高的紀錄了。以後，這位代理人便又清閒了。

十二個銅子呢！寸把高的一個銅柱子。像捉得了老鼠的貓兒似的，不住手地搬弄這根銅柱子，他掐斷了一半，托在手掌裏輕輕掂了幾下，又還

過一個去，然後那手——自然連銅子！——便往他的破短衫的口袋邊靠近起來了。然而，驀地他又——像貓兒噙住了老鼠的半個身子却又吐了出來似的，把手裏的銅子疊在紙匣裏的銅子上面，依然成爲寸把高的銅柱子。

第二次再把銅柱搯斷，却不托在手掌裏掂幾掂了，只是簡潔老練地移近他的破口袋去。手在口袋邊，可又停住了，他的眼光却射住了紙匣裏的幾個銅子；如果不是那老太婆正在這當口回來，說不定他還要吐出來一次。

「啊，老太婆，回來了麼？」

他稍稍帶點意外的驚異說，同時他那捏着銅子的手便漸漸插進了衣袋裏。

老太婆走得上氣不接下氣似的，只把扁嘴扭了幾扭，她的眼光已經落

在那一疊減少了的草紙以及壓在草紙上面的銅子。

「你看！管得好不好？明天你總得謝謝我呢！」

他說着，眯了一下眼睛，站起來就走。

走了幾步，他又回頭來看時，那老婆子數過了銅子，正在數草紙。於是他便想到趕快溜，却又覺得不必溜。他高聲叫道：

「老太婆！風吹了幾張草紙到尿坑裏去了！你去拾了來曬乾，還好用的！」

老婆子也終於核算出銅子數目和草紙減少的數目不對，她很費力地扭動着扁嘴說道：

「不老實，大鼻子！」

「怪得我？風吹了去的！」

他生氣似的回答，轉身便跑。然而跑得不多幾步又轉身擎起一個拳頭來叫道：

「老太婆！猜一猜，什麼東西？猜着了就是你的。哈哈！」

他一邊笑，一邊就飛快地跑過了一條馬路。

四

我們這位主角終於由跑步變爲慢步了，手在衣袋裏數弄着那些銅子。一共是五枚。同時手裏有五個銅子，在他確是第一次。他覺得這是一筆不小的財產了，可以派許多正用。他走得更慢了，肚子裏在盤算：「弄點什麼來修修肚臟廟罷？」然而他又想買一顆糖來嚐嚐滋味。對於裝飽肚子這一問題，他和他的伙伴們另有一番見解的：大凡可以用討乞或者比討

乞強硬的手段（例如在冷巷裏攔住了一付吃過的飯担子）弄得到的東西，就不應該化錢去買；化錢去買的，就是傻子！

至於糖呢，可就不同了。向人家討一粒糖，準得吃一記耳光，而且空飯担裏也決不會有一粒糖的。現在我們的主角手裏有了五個銅子，就轉念到糖一類的東西上了。特別是因爲他一次吃過半粒糖，所以糖的引誘力非常大。

他終於站住了。在一個不大乾淨的弄堂口，有三四個小孩子（其中也有比他高明不了多少的）圍住一個攤子。這却不是賣糖，而是出租「小書」（連環圖畫故事）的「街頭圖書館」。

對於這一類的「小書」，我們的主角也早已有過非分之想的。他曾經躲在人家的背後偷偷地張過幾眼，然而往往總是他正看得有點懂了，人家

就嗤的一聲翻了過去。這回他可要自己租幾本來享受個滿足了。

「一個銅子租二十本罷？當場看過還你。」

他裝出極老練的樣子來，對那擺攤子的人說。

那位「街頭圖書館館長」朝他睨了一眼，就輕聲喝道：

「小癩三！走你的！」

「什麼！開口罵人！我有銅子，你看！」

他將手掌攤開來，果然有五個銅子，汗漬得亮晶晶。

書攤子的人伸手就想抓過那五個銅子去，一面說：

「一個銅子看五本，五個銅子，便宜些，看三十本。」

「不成不成！十五本！喂，十五本還不肯？」

他將銅子放回衣袋去，一面忙着偷看別人手裏的「小書」。

成交的數目是十本。他只付了兩個銅子，揀了二十本，都是道士放飛劍，有使刀的女人的。

他不認識「小書」上面的字，但是他會照了自己的意思去解釋「小書」裏的圖畫。那些圖畫本來是「連環故事」，然而因為畫手不大高明，他又不認識字，所以前後兩幅畫的故事他往往接不起筭來。

可是他還是耐心的看下去。

有一幅畫是幾個凶相的男子（中間也有道士）圍住了一個女子和一個小孩子打架。半空中還有一把飛劍向那女的和那孩子刺去。飛劍之類，他本來佩服得很；然而這裏的飛劍却使他起了惡感。

「媽的！打落水狗，不算好漢！」

他輕聲罵着，就翻過一頁。這新一頁上仍舊是那女人和孩子，可是已

經打敗了，正要逃到一個樹林裏去，另外那幾個凶相的男子和半空中那把飛劍在後追趕。他有點替那女人和孩子着急。趕快再看第二頁。還好，那女人在樹林邊反身抵抗那些「追兵」了。然而此時圖畫裏又加添出一個和尚，也拿着刀，正從遠處跑來，似乎要加入「戰團」。

「和尚來幫誰呢？」他心焦地想着，就再翻過一頁。他覺得那和尚如果是好和尚一定要幫那女人和小孩子，他要是自己在場一定也幫女人和小孩子的。然而翻過來的一頁雖然仍舊畫着那一班人，却已經不打架了，他們站在那裏像是說話，和尚也在內。

如果他識字，他一定可以知道那班人講些什麼，並且也可以知道那和尚到底幫誰；因為和尚的嘴裏明明噴出兩道綫，而且綫裏寫着一些字，——這是和尚在說話。

他悶悶地再看下面一幅畫，可是仍舊看不出道理來。打架確是告一結束了，這回是輪到那女人嘴裏噴出兩道線，而且線裏也有字。

再下一幅圖仍有那女人和孩子，其餘的一些人（凶相的男子們，道士，連和尚，）都已經不見；並且也不是在樹林邊，而是在房子裏了，女人手裏也沒有刀，她坐在床前，低着頭，似乎很疲倦，又似乎在想心事；孩子站在她跟前，孩子的嘴裏也噴出兩道線，線裏照例有一些可恨的方塊字。

這可叫他摸不着頭腦了。他不滿意那畫圖的人；「要緊關口，他就畫不出來，只弄些字眼來搪塞。」他又覺得那女人和孩子未免不中用，怎麼就躲到家裏去了。然而他又慶幸那女人和孩子終於能夠平安回到了家——他猜想他們本來就是要回家去。

總而言之，對於這「來歷不明」的女人和孩子，他很關心，他斷定他

們一定是好人。他熱心地要知道他們後來怎樣，他單揀那些畫着這女人和這孩子的畫兒仔細看。有時他們又在和別人打架了，他就由着自己的意思解釋起來，並且和前面的故事連串起來。不多一會兒二十本「小書」已經翻完。

「喂，拿回去，二十本！還有麼，講女人和孩子的？」

他朝那書攤子的人說，同時捫着自己的肚子；這肚子現在輕輕地在叫了。

書攤子的人一面招呼着另一個「小讀者」，一面隨手取了一套封面上畫着個女人的「小書」給了我們的主角。

然而這個「女人」不是先前那個「女人」了，從她的裝束上就看得出來。她不拿刀，也不使槍，可是她在書裏好像「勢頭」大得很，到處擺架子。

我們的主角匆匆翻了一遍，老大不高興；驀地他又想起這一套新的「小書」還沒付租錢，便趕快疊齊了還給那書攤子的人，很大方的說一聲「不好看」，就打算走了。

「錢呢？」書攤子的人說，查點着那一套書的數目。「也算你兩個銅子罷！」

「什麼，看看貨色對不對，也要錢麼？」

「你沒有先說是看樣子，你沒有罷？看樣子，只好看一本，你剛才只是看了一套呢！不要多賴，兩個銅子！」

「誰賴你的！誰……」我們的主角有點窘了，却越想越捨不得兩個銅子。「那麼。掛在賬上，明天——」

「知道你是那裏來的雜種；不掛賬。」

「連我也不認識麼？我是大鼻子。你去問那邊管公坑的老太婆，她也曉得！」

一邊說，一邊就跑，我們的主角在這種事情上往往有他的特別方法的。

他保全了兩個銅子，然而他也承認了自己是「大鼻子」了。他覺得就叫做「大鼻子」也不壞，因為在他和他的伙伴中間，「鼻子」，也算身體上名貴的部分，他們要表示自己是一條「好漢」的時候總指自己的「鼻子」，可不是？

五

我們的主角，——不，既然他自己也願意，我們就稱他爲「大鼻子」

罷。也還有些更出色的事業。

照例是無從查考出何年何月何日，總之是離開上面講過的「奇遇」很久了，也許已經隔開一個年頭，而且是一個忽而下雨忽而出太陽的悶熱天。

是大家正要吃午飯的時候，馬路上人很多。我們的「大鼻子」站在一個很妥當的地點，貓一樣的窺伺着「幸福的」人們，想要趁便也沾點「幸福。」

他忽然輕輕一跳，就跟在一對漂亮的青年男女的背後，用了低弱的聲音求告道：「好小姐，好少爺，給一個銅子。」憑經驗，他知道只要有耐心跟得時候多了，住往可以有所得的。他又知道，在這種合場，如果那女的掀起嘴唇似噴非噴的說一句「討厭，小癩三，」那男的就會摸出一個銅子或者竟是兩個，來買得耳根的清淨，——也就是買得那女人的高興。

可是這一次跟走了好遠一段路，却還不見效果。這一男一女手臂挽着手臂，一路走着，自顧咬耳朵說話。

他們又轉彎了。那馬路的轉角上有一個巡捕。大鼻子只好站住了，讓那一對兒去了一大段，這才他自己不慌不忙在巡捕面前踱過。

過了這一道關口，他趕快尋覓他的目的物，不幸得很，相離已經太遠，他未必追得上。然而也還不至於失望；因為這一對兒遠遠站在那裏不動了。

大鼻子立刻用了跑步。他也看清了，另外有一個女人正在和那一對兒講話。忽然兩個女的爭執起來。扭打起來了，那男的急得團團轉，夾在中間，勸勸這個，又勸勸那個。大鼻子跑到了他們近旁時，已經有好幾個閒人圍住了他們亂出主意了。忽然有一個小小的紙袋（那是講究的店舖子裝

着十來個銅子做找頭的，一落在地下了，只有大鼻子看到。他立刻「當仁不讓」地拾了起來，很堅決地往口袋裏一放，就從人層的大腿間鑽出去，吹着口笛走到對面的馬路上。

逢到這樣的機會，大鼻子常常是勇敢的。他就差的還沒學會怎樣到人家口袋裏去挖。

逢到這樣的機會，他又十分堅決的。如果從前他「揩油」了管公共毛廁的那個老婆子的五個銅子，——這一項「奇遇」的當時，他頗顯得優柔寡斷，那亦不是因為那時還「幼稚」，而是因為他不肯不顧信用：人家當他朋友似的托付他的，他倒不好意思全盤沒收。

六

天氣暖和時，大鼻子很可以到處爲「家。」像他這樣的人很有點古怪：白天，我們在馬路上幾乎時時會碰見他，但是晚上他睡在什麼地方，我們却難得看見。不過他到晚上一定還是在這「大上海」的地面，而不會飛上天去，那是可以斷言的。

也許他會像老鼠一樣有個「地下」的「家」罷？作者未曾調查過，相應作爲懸案。

然而作者可以負責聲明：大鼻子的許多無定的「家」之一却是既不在天上又不在地下的。

想來讀者也都知道，在「大上海」的北區，「華」「洋」「交界」之地帶，曾經受過「一二八」炮火之洗禮的一片瓦礫場，這幾年來依然滿眼雜草，不失紀念。這可敬的「大上海」的疤痕上，有幾堵危牆依然高聳

着，好像永遠不會塌。牆近邊有從前「繁華」時代的一口水泥垃圾箱，現在被斷磚碎瓦和泥土遮蓋了，遠看去只像一個土堆。不知怎的，也不知是何年何月，我們的大鼻子發見了這奇特的「地室」，而且立刻很中意，而且大概也頗費了點勞力罷，居然把牠清理好，作為他的「冬宮」了。

這，大概不是無稽之談；因為有人確實看見他從這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的「家」很大方的爬了出來。

這一天不是熱天，照日歷上算，恰是一年的第一個月將到盡頭，然而這一天又不怎樣冷。

這一天沒有太陽。對了，沒有太陽。老天從清晨起，就擺出一付哭喪臉。

這一天，在「大上海」的什麼角落裏，一定有些體面人溫良地坐着，

起立，「靜默三分鐘」。於是上衙門的上衙門，到「寫字間」的到「寫字間，」……

然而這一天，在「大上海」縱貫南北的一條脈管（馬路）上，却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等的怒潮，用震動大地的吶喊，回答四年前的砲聲。

我們的大鼻子那時正從他的「家」出來往南走，打算找到一頓早飯。

他迎頭趕上了這雄壯的人流，以為這是什麼「大出喪」呢。「媽的！

小五子不夠朋友！有人家大出喪，也不來招呼我一聲麼！」大鼻子這樣想着，覺得錯過了一個得「外快」的機會。他站在路邊，想看看那「不夠朋友」的小五子是不是在內搨什麼「輓聯」或是花圈之類。

沒有「開路神」，也不見什麼「頂馬」。走在前頭的，是長衫先生，

洋裝先生，旗袍大衣的小姐，旗袍不穿大衣的小姐，短衣的像學生，短衣

的像工人，像學徒，——這樣一羣人，手裏大都有小旗。

這同樣的隊伍浩浩蕩蕩前來，看不見牠的尾巴。不。牠尾巴在時時加長起來，牠沿路吸收了無數人進去，長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小的。

有些人（也有騎腳踏車的，）在隊伍旁邊，手裏拿着許多紙分給路邊的看法，也和看客們說些話語。忽然，震天動地一聲喊——

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這是千萬條喉嚨裏喊出來的！這是千萬條喉嚨合成一條大喉嚨喊出來的！大鼻子不懂這喊的是一句什麼話，但他却懂得這隊伍確不是什麼「大出喪」了。他感得有點失望，但也覺得有趣。這當兒，有個人把一張紙放在他手裏，並且說：

「小朋友！一同去！加入愛國示威運動！」

大鼻子不懂得要他去幹麼，——這裏沒有「輓聯」可捐，也沒有「花圈」可捐，然而大鼻子在人多熱鬧的場所總是很勇敢很堅決的，他就跟着走。

隊伍仍在向前進。大鼻子的前面有三個青年，男的和女的；他們一路說些大鼻子聽不懂的話，中間似乎還有幾個洋字。大鼻子向來討厭說洋話的；因為全說洋話的高鼻子固然打過他，只夾着幾個洋字的低鼻子也打過他，而且比高鼻子打得重些。這時有一片冷風像鑽子一般刺來，大鼻子就覺得他那其實不怎麼大的鼻子裏酸酸的有些東西要出來了。他隨手一把撈起，就偷偷地擦在一個說洋話的青年身上。誰也沒有看見。大鼻子感到了勝利。

似乎鼻涕也有靈性的。牠看見初出茅廬的老哥建了功，就爭着要露臉了。大鼻子把手掌掩在鼻孔上，打算多儲蓄一些，這當兒，隊伍的頭陣似乎碰着了阻礙，騷亂的聲浪從前面傳下來，人們都站住了，但並不安靜，大鼻子的左右前後盡是忿怒的呼聲。大鼻子什麼都不理，只伸開了手掌又這麼一撩，不歪不斜，許多鼻涕老弟都爬在一個女郎的蓬鬆的頭髮上了，那女郎大概也覺得頭上多出一件東西，但只把頭一縮，便又漲破了喉嚨似的朝前面喊道：

「衝上去！打漢奸！打賣國賊！」

大鼻子知道這是要打架了，但是他眯着眼得意地望着那些鼻涕像冰絲似的從女郎的頭髮上掛下來，巍顛顛地發抖，他覺得很有趣！

隊伍又在蠕動了。從前面傳來的雄壯的喊聲像晴天霹靂似的落到後面

人們的頭上——

「打倒一切漢奸！」

「二八精神萬歲！」

「打倒×——」

斷了！前面又發生了擾動。但是後面却拾起這斷了的一句，加倍雄壯地喊道：

「打倒××帝國主義！」

大鼻子跟着學了一句。可是同時，他忽然發見他身邊有一個學生，披一件大衣，沒有扣好，大衣襟飄飄地，大衣袋口子露出一個錢袋的提手。根據新學會的本領，大鼻子認定這學生的手袋分明在向他招手。他嘴裏哼着「打倒——他媽的！」身子便往那學生這邊靠近去。

但是，正當大鼻子認爲時機已到的一刹那，幾個凶神似的巡捕從旁邊衝來，不問情由便奪隊伍裏人們的小旗，又喝道：

「不准喊口號！不准！」

大鼻子心虛，趕快從一個高個兒的腿縫間鑽到前面去。可是也明明看見那個穿大衣的學生和那頭髮上頂着鼻涕的女郎和巡捕扭打起來了，——他們不肯放棄他們的旗子！

許多人幫着那學生和那女子。騎腳踏車的人叮令令急馳向前面去。前面的人也回身來援救。這裏立刻是一個爭鬥的旋渦。

喊「打」的聲音從人圈中起來，大鼻子也跟着喊。對於眼前的事，大鼻子是懂得明明白白的。他腦筋裏立刻排出一個公式來；「他自己常常被巡捕打，現在那學生和那女子也被打；他自己是好人，所以那二個也是

好人；好人要幫好人！」

誰的一面旗子落在地下了，大鼻子立即拾在手中，拚命舞動。

這時，紛亂也已過去，隊伍仍向前進。那學生和那女郎到底放棄了一面旗子，他們和大鼻子又走在一處。大鼻子把自己的旗子送給那學生道：

「不怕！還有一面呢！算是你的！」

學生很和善地笑了。他朝旁邊一個也是學生模樣的人說了一句話，而是大鼻子聽不得的。大鼻子覺得不大高興，可是他忽然想起「似的問道：

「你們到那裏去？」

「到廟行去！」

「去幹麼？這旗子可是幹麼的？」

「哦！小朋友！」那頭髮上有大鼻子的鼻涕的女郎接口說。「你記得

麼，四年前，上海打仗，大砲，飛機，××飛機，炸彈，燒了許多許多房子。」

「我記得的！」大鼻子回答。一只眼偷偷地望着那女郎的頭髮上的鼻涕。

「記得就好了！要不要報仇？」

這是大鼻子懂得的。他做一個鬼臉表示他「要」，然而他的眼光又碰着了那女郎頭髮上的鼻涕，他覺得怪不好意思，趕快轉過臉去。

「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這喊聲又震天動地來了。大鼻子趕快不大正確地跟着學一句，又偷偷看一下那女郎頭髮上的鼻涕，心裏盼望立刻有一陣大風把這一抹鼻涕吹得乾乾淨淨。

「打倒××帝國主義！」

「一二八精神萬歲！」

怒潮似的，從大鼻子前後左右掀起了這麼兩句，頭上四個字是大鼻子有點懂的。他漲大了嗓子似的就喊這四個字。他身邊那個穿大衣的學生一面喊一邊舞動着兩臂。那錢袋從衣袋裏跳了出來。只有大鼻是看見的。他敏捷地拾了起來，在手裏掂了一掂。這時——

「打倒一切漢奸！」

「到廟行去！」

大鼻子的熟練的手指輕輕一轉，將那錢袋送回了原處。他忽然覺得精神百倍，也舞動着臂膊喊道：

「打倒，——他媽的！到廟行去！」

他並不知道廟行是什麼地方，是什麼東西，然而他相信那學生和那女郎不會騙他，而且他應該去！他恍惚認定到那邊去一定有好處！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這時隊伍正走過了大鼻子那個「家」所在的瓦礫場了。隊伍像通了電似的，像一個人似的，又一句：

「中華民族解放萬萬歲！」

五月二十七日

「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照例七點鐘喝牛奶。太太親手放好兩塊半方糖，端到床上。描金的福漆盤子裏放着當天的報。

照例，太太坐在床頭，含笑看着丈夫慢慢地喝着牛奶，看着丈夫匆匆地翻讀當天的報。照例是先看廣告，然後是本埠新聞，末了纔輪到國內外要聞：到這時候，牛奶杯裏也空了，丈夫放開報紙，朝太太笑了一笑（這也是照例的笑），接着是伸個懶腰，或是尖着兩手的食指在兩邊的太陽穴

揉了揉幾下，然後仰臉往後一倒，把腦袋埋在鴨絨的靠枕裏，閉了眼睛。這是要把當天須辦的事通盤想一想了。這時太太便去按電鈴，久候在那裏的阿娥姐便像影子一般蹇進來，端去了牛奶杯，盤，和報紙，太太也跟着出去，輕輕地把房門帶上。

這是兩年來這家老爺的生活科學化的合理狀態。老爺開始「服務社會」的時候，還沒有那些規矩；牛奶是喝的，但並不一定在床上，也不用太太親手放糖，親手端來，自然更無須太太坐在床頭，瞧着喝完。那時候，照例是老爺先起身，自己開了窗，透透空氣，於是阿娥姐之流便小心地推門進來，小小的輕快的步子在房裏團團轉；太太呢，側面倚枕，眼皮半開半闔。

然而自從老爺的事業有了開展，而且從「服務社會」進爲「服務民

族」了，老爺便一天一天的覺得應該爲民族而珍惜自己，首先是把個人生活來「合理化」，事務愈忙，他却愈要一板三眼，好整以暇，其次是要太太「回到廚房」，——老爺在家吃午飯的機會，一年裏只有兩三次，在家吃晚飯也不過三四十回，但早餐是終年在家用的，也只有從早餐的牛奶裏太太可以表現她是怎樣虔恭地「回到廚房」，所以每天早上的親手放糖和親手端來，便成爲隆重的典禮。

幹麼又必須太太陪坐在床頭，瞧着喝完呢？這應當歸功於老爺的雖然「合理化」但也有「柔情」，雖然是事業家但也頗「詩人似的」。老爺的每一根神經纖微（不是每一滴血）都貢獻給民族了，「個人的享樂，我早已拋在腦後，」——他常常這樣說，然而每天早晨喝牛奶的時間他以爲應當

「私有」；他有他的抒情詩味的道理：「一晝夜念四小時內，只這一刻工

夫我們領略點清閑甜蜜的味兒，也是合理的。夫婦間的恩愛，兩個人的靈魂的合一，也只有默然相對忘言的當兒，纔是人生中最難得的真味，——也是正味。」

「可是，爲什麼你同時又要看報呢？」當老爺第一次發表這抒情詩味的道理時，太太是這樣戲問過的。但老爺的回答依然非常合理；「啊哈，好太太！因爲我的時間是寶貴的；但是，我的眼看着報，我的心却看着你！」他當即騰出一隻手來輕輕地捏住了太太的手。

於是乎太太不能不滿意。不過日子久了以後，太太却自覺得自己的一顆心並不能恬靜地看着丈夫，有時冥想，有時則注意丈夫臉上的表情，而這些表情當然是由報紙引起的，太太甚至於也想到第一個孩子剛滿週歲那時的不好脾氣：必須她陪臥在旁邊，摸着她的胸脯，才能入睡。但每逢想

到這，太太便趕快正心誠意起來，抱歉似的把含笑化成微笑，心裏對自己說：「他一天忙到晚，爲了民族；這一點癖性，一點安慰，我是應該依順，應該給的。」

這一天，照例的事情正在照例進行。老爺這邊却有了不照例的舉動。他抖開報紙，先看國內要聞。

坐在側面的太太此時大約上了心事，雖然習慣地含笑瞧着丈夫的面孔，竟沒注意到丈夫臉上的表情。直到丈夫手裏的報紙忽然豁薩一響，她這才如夢初醒。丈夫已經將報紙撇在一旁，伸手拿起牛奶杯了。

「嗯——」太太的不折不扣的抱歉化成了這麼單純的一聲，但同時她的眼光雖然溫柔却又驚訝。

「哦！」老爺似乎是回答。但在懂得老爺那些「哦」「啊」的意義的

太太聽來，便知道不是，何況老爺的眉頭又皺起來了。太太於是輕舒玉臂，幾乎伏在老爺身上似的用手到老爺前額摸了一摸。好像有點發燒。太太誇張地把眼一睜，嘴巴張大。但是不等太太出聲，老爺推開了太太的臂膊，端起牛奶杯，擱在嘴唇邊。

「哎！」老爺的聲音裏帶幾分不耐煩，呷了一口牛奶，「沒有什麼，——可是，今天牛奶裏，糖擱多了罷？」

「沒有得多呀，照舊是兩顆哪！」太太吃驚地回答，眼光釘住了老爺的臉；可是她立即又裝出不依的神氣，失聲笑道，「不要騙我，你心上不痛快。不是牛奶太甜，恐怕是報紙上有什麼苦了一點呢！」

老爺不置可否地乾笑了一聲；再喝牛奶。

太太就要拿報紙來看，但是被老爺伸手按住，一面囁囁地一口氣將

牛奶喝完，放下杯子，頹然倒在靠枕上了。

「何苦呢！國家大事——」太太連忙笑了一笑，把下半句話縮住；她險些兒忘記了丈夫是每一根神經纖維都貢獻給民族的。

幸而老爺臉上沒有表情。然而眼光定定的，足見憂慮之深而且遠。

太太也忘記了照例的規矩，親自把牛奶杯和福建漆盤移到窗前一張空桌子上，並且惘然站在梳妝台前，朝鏡子裏的自己打量了一眼。

「咳！原來昨晚上的謠傳應了驗！」老爺自言自語起來。「什麼和

平解決，他媽的！」忽然頓住了，他警覺地朝太太瞥了一眼。這句「國罵」，在太太之流面前是從來不出口的，雖然在廠裏他時時用到。他伸手在臉上抹一把，就喚着太太道：「你不知道，綱紀是要緊的；打幾仗，死萬把人，算得什麼，可是偏有一些人主張和平解決。連錢老板那樣的大銀

行家也要和平，怎麼叫人不生氣。」

「嗯，」太太一面應着，一面走到床前。她記得丈夫常常說，吃過東西動肝火，不是養生之道，而且她又相信丈夫是應該「爲民族」而「珍惜自己」的，她就溫柔地坐在床頭，勸道：「你的話自然不錯，不過人家既然和平解決了，你白生氣也沒用呀，我們的廠是毛絨廠，人家打仗也用不了毛絨，你又不做軍火掮客，你真是何苦。一二八那時，你不是天天盼望停戰和平麼？……」

「嚇！」老爺一聲怒叫就將太太的話嚇斷了。

太太遲疑地伸起手來，又想摸摸老爺的額角，但是被老爺劈手格開。

同時老爺說：

「我並沒發燒。不要奶奶經。太太！怎麼你越來越糊塗了？打個比

方：鄰舍相處自然和爲貴，可是，要是我們的大司務老媽子放肆起來了呢？」

太太點一下頭。說到大司務，她可有點感慨了。自從老爺要她「回到廚房」，每天大司務買菜以前要來向她請示，買來以後又要請她過目，菜要下鍋了，又要請她下廚督辦；這都是是老爺的「法律」，雖則太太爲了尊重老爺的意旨沒敢對大司務說「算了罷，隨你去做」，然而她實在厭煩透頂了。

太太微笑地看着老爺，又點一下頭。

老爺這可當真高了興了，他就把太太當作和平論者的代表追擊起來：「還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的鄰舍口口聲聲要和我們共同防共呢，我們趕快撇清，——趕快自己檢舉還來不及，怎麼放着逆黨不去討

伐，反要和平起來？人家抓住了把柄，開幾師團兵來，放幾百架飛機來，可怎麼辦？吃得消麼？難道當真和人家開戰麼？哼，太太，那時候，不要說我們的毛絨廠會變成一堆灰，我和你也休想這麼舒舒服服談天了！」

太太瞪大了眼睛，完完全全認輸了。

但這回老爺並沒因太太的認輸而高興，太太之作爲和平論者的代表，到底只是他的假想罷了；他反倒被自己的議論引起了恐怖和悲哀，把腦袋往鴨絨靠枕上埋得更深些，頹然閉上了眼。

太太忽聽得房門外像有人走動。就輕手輕腳離開床前輕聲兒問道：

「誰在房外？」

「是我，」阿娥姐的聲音，「等了好久還沒聽見電鈴響，我來看看，——怕是電鈴壞了。」

於是太太又記起日常的規矩來了，一面回答說「沒有壞」，一面却又下意識地按起電鈴來。

阿娥姐捧着擱放牛奶杯的盤子出去時，太太也跟了出去，隨手輕輕地將門帶上，但報紙是忘記在房裏床上。

八點半，少爺小姐們坐了老爺的汽車上學；九點鐘，汽車回來，老爺坐了去辦公。這以後，就是太太帶着小小小姐坐鎮公館。下午四點鐘，太太就得打出電話去問老爺，自家汽車去接放學的少爺小姐呢，還是不？要是不呢，太太又得打電話到學校預先說明，然後再由阿娥姐之流坐了出差汽車去接。這也是老爺定的法律。

少爺小姐回來後第一件事，是吃點心。這是大司務早就端整好的，但

照例要請太太下廚監製。老爺常常說，大司務之類最沒「良心」不親自去督察，便要弄得不乾淨，有礙衛生。大約五點鐘過些兒，太太最忙了。一面要聽少爺小姐報告一天在學的經過（太太回頭得向老爺報告的），一面又要打出電話去，四處找老爺，問他夜飯回不回來吃。這又都是老爺定的法律。

只有帶同小小小姐坐鎮的期間，是清閒的。

太太本來不缺少朋友，自己面上的和老爺面上的。然而自從老爺宣佈「生活合理化」以來，太太的朋友們嫌清談無味，就不大肯上公館來，太太出去呢本在不禁之例，可是得先打電話通知老爺，也覺麻煩。因此太太除了禮儀上的應酬以及買東西，就不大出門了。

老爺這麼說過：「你看，一星期內，禮不可缺的應酬，少則一兩次，

多則三四次；買東西，必須你親自去的，也得一二次。我想你夠忙了，那裏還有精神時間去作無謂的消遣。」

太太受過教育，明白道理，自然心悅誠服，並無怨言。

太太偶然想起了一個消遣的方法：用兩股頭的細絨繩替小姐姐結一件襯衫。太太從前在學校的時候，一過了重陽節，總是手挽着絨繩袋去上課的；那時同學們通行用十字布挑花的絨繩袋，太太的却是絲絨的，一對紅熟的竹針插在袋裏，露出二寸光景，像兩只角。這一付竹針，曾經全校聞名；因為有一次擱在書桌上，那位老花眼的國文教師誤認為新式的鉛筆，竟要借去畫點名簿了。現在這付竹針早已不知去向，太太就買了新的。但是不知道是新針不聽使喚呢，還是太太荒疎得太久，剛結了寸把闊的一條，太太就覺得手指節酸痛起來。她幾乎要半途而廢了，要不是老爺給以

意的外鼓勵。

湊巧是老爺在家吃夜飯，他拿起那「未完成的傑作」看了一眼，就正經得什麼似的說：「太太！你真是了不起的發明家！這比來路貨的羊毛衫好多了；又軟又薄又暖！我猜一猜：價錢也是又便宜罷？」

「頂多用半塊錢的絨繩。」太太笑吟吟地說。

「啊！來——替我也打一件，我拿來代替羊毛衫。」

「你麼？你是大塊頭，絨繩得化四塊錢。」

「也還是大大的上算！」老爺一邊說一邊撮起那手工品來揉了一把。

太太却爲難了。她不相信自已會有耐心用兩股的細絨繩結那麼一件大人穿的襯衫，然而習慣上她又不能給老爺一個掃興；她沉吟了一會兒說：

「不過，這種絨繩，聽說是某國貨呢；你穿了恐怕不合式。」

「要什麼緊！」不料老爺甚爲坦然。「我們用來路貨的羊毛衫，也一樣是金錢外溢。」

太太應酬似的點着頭，可是態度之不踴躍，却顯而易見。老爺其實也頗賢明，倘使太太直說結細絨線衣是太累，老爺也會一笑擱開。但現在太太只舉「某國貨」爲理由，好像買了西洋貨就不算不愛國，這是老爺向來不以爲然的，老爺也常常和抱着太太那樣見解的人們辯論，以爲「買點日用品雖屬小事，然而某國貨則不可西洋貨則可的非東卽西主義，正是民族不能自力更生的大病源」；老爺的理論是：貨，何擇於東西，只要於民族有利，——就是上算；「東山老虎要吃人，西山老虎何嘗不吃人」，他用這樣的邏輯來建立他的「某國貨並非絕對不可買說」。

老爺覺得非把太太當作「非東卽西主義者」的代表而加以開導不可

了：

「哦，太太！可是一件來路貨的羊毛衫頂起碼也要二十塊呵，買了細絨繩來結，你說只要四塊，——二十比四，反正都是金錢外溢，少流出十五塊去倒不好麼？所以我常說他們那些不買某國貨的人們太感情作用，感情是不能復興民族的。」

太太連忙點頭，一來是盼望老爺適可而止，休息休息，二來是想起已到了下廚去督辦的時間。但是老爺正在興頭上，福至心靈，忽地想到一層新的更堅強的理由來，不乘機發表，那就太可惜：

「況且，細絨繩是什麼？——」老爺雙眉一聳，把臉對正了太太，等待着一個滿意的答覆。

「細絨繩是兩股頭的。」

「哎，太太！」老爺似乎很掃興。「細絨繩是半製品——半製品。這跟羊毛衫大不相同。一個國家多輸入些半製品，倒是好現象呢！……」

太太趕快連連點頭，一面站起來「回到廚房」，一面說，「那麼，明天去買去。」

太太是受過教育，明白道理的；爲了幫助老爺「服務民族」，就是不耐煩的事也只好耐煩些。

大凡一件事的性質由「消遣的」而變爲「義務的」，便覺得興味索然了。「生活合理化」以前太太對於打牌就有過這樣的感覺；如果在「義務」上頭再加一頂堂堂皇皇的大帽子，那簡直是肉麻，太太雖則敬愛丈夫，這一點敏感却也是有的。一天，她正在勉力奉行老爺的「新法令」，

忽然另一家的太太來了，知道是給老爺代替羊毛衫的，那位尊貴的客人就嘖嘖呀呀起來：

「哦，你真有耐心，真做人家，可是，這幾個小錢，何苦省牠；累壞了身子，反而不好。」

做主人的太太臉有點紅了，她不好意思把老爺那一番大道理搬演出來，只把「消遣論」作為並不貪省幾個小錢的辯解。

第二天，太太就將那剛開頭的細絨繩衫拏出去雇人做了，但自然瞞着老爺。

於是太太帶着小姐姐坐鎮的時間只好慢慢地另找消遣的法兒。

每天早晨老爺出門以後，太太便打電話到親戚朋友家裏，無話不談，什麼都要打聽；太太往往由此添出了若干本非必要的應酬，把大半天的時

間對付了過去。要是打聽的結果，連A公館的小少爺傷風停食，B公館的少太太跟少老爺吵嘴那一類的事都沒有，那麼，這一天的如何消磨，可就成了問題。

有時爲了籌劃消遣方法，這邊想想，那邊問問，居然不知不覺就到了少爺小姐放學的時候，那時，太太也會鬆一口氣，覺得如釋重負。

幸而這樣的情形，一個月裏至多一二回。

老爺在喝牛奶時變例大發議論這一天，正逢到太太無事可做，又得苦心籌劃消遣的法兒。她先想找要好的姊妹淘，不料打電話去一問，都回說不在家裏；於是又想到百貨公司瞧瞧有什麼新鮮東西。

主意打定，太太就吩咐大司務，午飯提早半個鐘頭。

吃過飯後，太太便慢慢兒打扮起來。小小姐聽說要上百貨公司去，老

早就逼着阿娥姐給換了衣服，坐在那裏老等了。

太太準備齊全，正要吩咐用人去雇汽車，忽然大門口喇叭響，阿娥姐聽出那聲音是老爺的車子。

太太趕快下樓，老爺已經歪在客廳裏的長沙發上，手指裏夾着半根雪茄。太太急步上前，同時却想到早上老爺喝牛奶時的動肝火，便伸出手去打算摸老爺的太陽穴。

這手却被老爺半路裏接住，而且頗爲大意似的往旁邊一帶，接着老爺又懶懶地說：

「沒有什麼。剛才同幾個熟人到麥瑞，吃到一半，覺得——心口不大舒服。沒有什麼，就會好的。」

太太在長沙發旁邊一隻矮櫈上坐了，遲疑地說：「請黃醫生來看看

罷？」

「不必！」老爺搖着頭，閉了眼；過一會兒，忽然冷笑一聲，又說，「真怪！太太，你想，陸老板也不主張打！今天吃中飯，我一張嘴敵他們四張。——」

太太的人工細眉毛繆起來了，但因老爺的眉毛梢朝下一掛，太太便趕快鬆開眉結，逼出一個微笑來。

老爺又說下去了：「悶氣的事還有呢！他們說起字林報會登一篇社論，」老爺用手在口袋上拍了一拍，「我也找了來了，你看，真怪！」

這時小小小姐走過來，住拉了太太的手，仰起小臉，一對烏黑的眼珠緊望着太太，顯然是在問媽媽還去不去百貨公司了。太太下意識地把女兒拉攏些，讓她偎在身旁，遲疑了一回兒這才叫道：「阿娥姐，你帶小小小姐到

公司去一趟罷。她要什麼玩的呢，買幾樣；可是不許買吃的給她。」

「哦，你們要去買東西麼？」老爺出驚地說，方才發見太太和小姐都已經打扮過了。「儘管去罷！我正要靜靜兒寫封信投到字林報通訊欄去——」

「啊喲！你要寫信去幹麼？你心口不舒服，倒要用腦筋了麼？」

「你不知道的。寫了出去，痛快一下，自然心口裏不會脹悶了。你們自管自去罷！」

太太睜大了眼睛，猜不透素來鄙夷「舞文弄墨」的老爺爲什麼變了性格；並且她又忽然想到要是信寄去了不給登出來，或者雖然給登，主筆先生却加個什麼按語嘲笑幾句，那可太難下台了，對方況且是外國人辦的報！太太覺得非苦諫不可了：

「你不要寫，好麼？你不要寫！你是場面上人，犯不着跟弄筆頭的人鬥嘴呀！你不要哪！」

「你不要管！」老爺忽然有點暴躁，「你們自管上百貨公司去！」於是把口氣放溫和些，「太太，你不用擔心，我不用真姓名——」

「那麼，你用什麼？」

「我麼？」老爺說着就站起來了，「你們快去罷！帶兩盒雪茄來。」

「我的署名，我想好了：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二月五日)

水藻行

一

連括了兩天的西北風，這小小的農村裏就連狗吠也不大聽得見。天空，一望無際的鉛色，只在極東的地平線上有暈黃的一片，無力然而執拗地，似乎想把那鉛色的天蓋慢慢地鎔開。

散散落落七八座矮屋，伏在地下，甲虫似的。新稻草的垛兒像些枯萎

的野菌；在他們近旁以及略遠的河邊，脫了葉的烏柏樹伸高了新受折傷的枝椏，昂藏地在和西北風掙扎。烏柏樹們是農民的慈母；平時，她們不用人們費心照料，待到冬季她們那些烏黑的柏子綻出了白頭時，她們又犧牲了滿身的細手指，忍受了千百的刀傷，用她那些富於油質的柏子瀰補農民的生活。

河流彎彎地向西去，像一條黑蟒，爬過阡陌縱橫的稻田和不規則形的桑園；愈西，河身愈寬，終於和地平線合一。在夏秋之交，這快樂而善良的小河到處點綴着銅錢似的浮萍和絲帶樣的水草，但此時都被西北風吹刷得精光了，赤膊的河身在寒威下皺起了魚鱗般的碎波，顏色也忿怒似的轉黑。

財喜，將近四十歲的高大漢子，從一間矮屋裏走出來。他大步走到稻

場的東頭，仰臉朝天空四下裏望了一圈。極東地平線上那一片黃暈，此時也被掩沒，天是一只巨大的鉛罩子了，沒有一點罅隙。財喜，看了一會，又用鼻子嗅，想試出空氣中水分的濃淡來。

「媽的！天要下雪。」財喜喃喃地自語着，走回矮屋去。一陣西北風呼嘯着從隔河的一片桑園裏竄出來，揭起了財喜身上那件破棉襖的下襟。一條癩黃狗剛從屋子裏出來，立刻將頭一縮，拱起了背脊；那背脊上的亂毛似乎根根都豎了起來。

「嘿，你這畜生，也那麼怕冷！」財喜說着，便伸手一把抓住了黃狗的頸皮，于是好像一身的精力要找個對象來發洩發洩，他提起這條黃狗，順手往稻場上拋了去。

黃狗落到地上時就勢打一個滾，也沒吠一聲，夾着尾巴又奔回矮屋

來。哈哈！——財喜一邊笑，一邊就進去了。

「秀生！天要變啦。今天——打蘆草去！」財喜的雄壯的聲音使得屋裏的空氣登時活潑起來。

屋角有一個黑魘魘的東西正在蠕動，這就是秀生。他是這家的「戶主」，然而也是財喜的堂姪。比財喜小了十歲光景，然而看相比財喜老得多了。這個種田人是從小就害了黃疸病的。此時他正在把五斗米分裝在兩口麻袋裏，試着兩邊的輕重是不是平均。他伸了伸腰回答：

「今天打蘆草去麼？我要上城裏去賣米呢。」

「城裏好明天去的！要是落一場大雪看你怎麼辦？——可是前回賣了稻子的錢呢？又完了麼？」

「老早就完了。都是你的主意，要贖冬衣。可是今天油也沒有了，鹽

也用光了，昨天鄉長又來催討陳老爺家的利息，一塊半；——前回賣了柶子我不是說先付還了陳老爺的利息麼，冬衣慢點贖出來，可是你們——」

「哼！不過錯過了今天，河裏的蘆草沒有我們的份了！」財喜暴躁地叫着就往屋後走。

秀生遲疑地望了望門外的天色。他也怕天會下雪，而且已經括過兩天的西北風，河身窄狹而又彎曲的去處，蘆草大概早已成了堆，遲一天去，即使天不下雪也會被人家趕先打了去；然而他又忘不了昨天鄉長說的「明天沒錢，好！拿米去作抵！」米一到鄉長手里，三塊多的，就只作一塊半算。

「米也要賣，蘆草也要打；」秀生一邊想一邊拿扁擔來試挑那兩個麻袋。放下了扁擔時，他就決定去問問鄰舍，要是有人上城裏去，就把米托

帶了去賣。

一一

財喜到了屋後，探身進羊棚，（這是他的臥室，）從鋪板上抓了一條藍布腰帶，攔腰緊緊紮起來。他覺得暖和得多了。這里足有兩年沒養過羊，——秀生沒有買小羊的餘錢，然而羊的特有的騷氣却還存在。財喜是愛乾淨的，不但他睡覺的上層的鋪板時常拿出來晒，就是下面從前羊睡覺的泥地也給打掃得十分光潔。可是他這樣做，並不爲了那餘留下的羊騷氣——他倒是喜歡那淡薄的羊騷氣的，而是爲了那種陰濕泥地上常有的腐濁的霉氣。

財喜想着趁天還沒下雪，拿兩束乾的新稻草來加添在鋪裏。他就離了

羊棚，往近處的草塚走。他聽得有哼哼的聲音正從草塚那邊來。他看見一隻滿裝了水的提桶在草塚相近的泥地上。接着他又嗅到一種似乎是淡薄的羊騷氣那樣的熟習的氣味。他立即明白那是誰了，三腳兩步跑過去，固然看見是秀生的老婆哼哼唧唧地蹲在草塚邊。

「怎麼了？」財喜一把抓住了這年青壯健的女人，想拉她起來。但是看見女人雙手捧住了那彭亨的大肚子，他就放了手，着急地問道：「是不是肚子痛？是不是要生下來了？」

女人點了點頭；但又搖着頭，掙扎着說：

「恐怕不是，——還早呢！光景是傷了胎氣，剛才，打一桶水，提到這里，肚子——就痛的厲害。」

財喜沒有了主意似的回頭看看那桶水。

「昨夜裏，他又尋我的氣，」女人努力要撐起身來，一邊在說，「罵了一會兒，小肚子旁邊吃了他一踢。恐怕是傷了胎氣了。那時痛一會兒也就好了，可是，剛才……」

女人吃力似的唉了一聲，又靠着草垛蹲了下去。

財喜却怒叫道：「怎麼？你不聲張？讓他打？他是那一門的好漢，配打你？他罵了些什麼？」

「他說，我肚子裏的孩子不是他的，他不要！」

「哼！虧他有臉說出這句話！他一個男子漢，自己留個種也做不到呢！」

「他說，總有一天他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我怕他會，當真……」

財喜却笑了：「他不敢的，沒有這胆量。」於是秀生那略帶浮腫的失血的面孔，那乾柴似的臂膊，在財喜眼前閃出來了；對照着面前這個充盈着青春的活力的女子，發着強烈的近乎羊騷臭的肉香的女人，財喜確信他們這一對真不配；他確信這麼一個壯健的，做起工來比差不多的小夥子還強些的女人，實在沒有理由忍受那病鬼的丈夫的打罵。

然而財喜也明白這女人爲什麼忍受丈夫的凌辱；她承認自己有對她不起的地方，她用辛勤的操作和忍氣的屈伏來賠償他的損失。但這是好法子麼？財喜可就困惑了。他覺得也只能這麼混下去。究竟秀生的孱弱也不是他自己的過失。

財喜輕輕嘆一口氣說：

「不過，我不能讓他不分輕重亂打亂踢。打傷了胎，怎麼辦？孩子是

他的也吧，是我的也罷，歸根一句話，總是你的肚子裏爬出來的，總是我們家的種呀！——咳，這會兒不痛了吧？」

女人點頭，就想要站起來。然而像抱着一口大鼓似的，她那大肚子使她的動作不便利。財喜抓住她的臂膊拉她一下，而這時，女人身上的刺激性強烈的氣味直鑽進了財喜的鼻子，財喜忍不住把她緊緊抱住。

財喜提了那桶水先進屋裏去。

三

蘊草打了來是準備到明春作爲肥料用的。江南一帶的水田，每年春季「插秧」時施一次肥，七八月稻高及人腰時又施一次肥。在秀生他們鄉間，本來老法是注重那第二次的肥，得用豆餅。有一年，豆餅的出產地發

生了所謂「事變」，於是豆餅的價錢就一年貴一年，農民買不起，豆餅行也破產。

貧窮的農民於是只好單用一次肥，就是第一次的，名爲「頭壅」；而且這「頭壅」的最好的材料，據說是河裏的水草，秀生他們鄉間叫做「蘆草」。

打蘆草，必得在冬季括了西北風以後；那時風把蘆草吹聚在一處，打撈容易。但是冬季野外的嚴寒可又不容易承受。

失却了豆餅的農民只好拚命和生活搏鬥。

財喜和秀生駕着一條破爛的「赤膊船」向西去。根據經驗，他們知道離村二十多里的一條叉港裏，蘆草最多；可是他們又知道在他們出發以前，同村裏已經先開出了兩條船去，因此他們必得以加倍的速度西行十多

里再折南十多里，方能趕在人家的先頭到了目的地。這都是財喜的主意。

西北風還是勁得很，他們兩個逆風順水，財喜撐篙，秀生搖櫓。

西北風戲弄着財喜身上那藍布腰帶的散頭，常常攪住了那支竹篙。財喜隨手抓那腰帶頭，往臉上抹一把汗，又刷的一聲，篙子打在河邊的凍土上，船唇潑刺刺地激起了銀白的浪花來。哦——呵！從財喜的厚實的胸膛來了一聲雄壯的長嘯，竹篙子飛速地伶俐地使轉來，在船的另一邊打入水裏，財喜雙手按住篙梢一送，這才又一拖，將水淋淋的丈二長的竹篙子從頭頂上又使轉來。

財喜像找着了洩怒的對象，舞着竹篙，越來越有精神，全身淌着勝利的熱汗。

約莫行了十多里，河面寬闊起來。廣漠無邊的新收割後的稻田，展開

在眼前。發亮的帶子似的港汊在棋盤似的千頃平曠中穿繞着。水車用的茅篷像一些泡頭釘，這裡那里釘在那些「帶子」的近邊。疏疏落落灰簇簇一堆的，是小小的村莊，隱隱浮起了白煙。

而在這朴素的田野間，遠遠近近傲然站着的青森森的一團一團，却是富人家的墳園。

有些水鳥撲索索地從枯葦堆裏飛將起來，忽然分散了，像許多小黑點子，落到遠遠的去處，不見了。

財喜橫着竹篙站在船頭上，忽然覺得眼前這一切景物，雖則熟習，然而又新鮮。大自然似乎用了無聲的語言對他訴說了一些什麼。他感到自己胸裏也有些什麼要出來。

哦——呵！他對那鬱沈的田野，發了一聲長嘯。

西北風把這嘯聲帶走消散。財喜慢慢地放下了竹篙。岸旁的枯葦蘇蘇地呻吟。從船後來的櫓聲很清脆，但緩慢而無力。

財喜走到船梢，就幫同秀生搖起櫓來。水像敗北了似的嘶叫着。

不久，他們就到了目的地。

「趕快打罷！回頭他們也到了，大家搶就傷了和氣。」

財喜對秀生說，就拿起了一付最大最重的打蘆草的夾子來。他們都站在船頭上了，一邊一個，都張開夾子，向厚實實的蘆草堆裏刺下去，然後閉了夾子，用力絞着，一拖，舉將起來，連河泥帶蘆草，都扔到船肚裏去。

又港裏蘆草像一片生成似的，抵抗着人力的撕扯。河泥與碎冰屑，又增加了重量。財喜是發狠地攪着絞着，他的突出的下巴用力扭着；每一次

舉起來，他發出勝利的一聲叫，那蘆草夾子的粗毛竹變得弓一般，吱吱地響。

「用勁呀，秀生，趕快打！」財喜吐一口唾沫在手掌裏，兩手搓了一下，又精神百倍地舉起了蘆草夾。

秀生那張略帶浮腫的臉上也鑽出汗汁來了。然而他的動作只有財喜的一半快，他每一夾子打得的蘆草，也只有財喜一半多。然而他覺得臂膀發酸了，心在胸腔裏發慌似的跳，他時時輕聲地哼着。

帶河泥兼冰屑的蘆草漸漸在船肚裏高起來了，船的吃水也漸漸深了；財喜每次舉起滿滿一夾子時，腳下一用力，那船便往外側，冰冷的河水便漫上了船頭，浸過了他的草鞋腳。他已經把破棉襖脫去，只穿件單衣，可是那藍布腰帶依然緊緊地綁着；從頭部到腰，他像一隻蒸籠，熱氣騰騰地

冒着。

四

款乃的櫓聲和話語聲從風裏漸來漸近了。前面不遠的枯葦墩中，閃過了個氈帽頭。接着是一條小船困難地鑽了出來，接着又是一條。

「啊哈，你們也來了麼？」財喜快活地叫着，用力一頓，把滿滿一夾的蘆草扔在船肚裏了；於是，狡猾地微笑着，舉起竹夾子對準了早就看定的蘆草厚處刺下去，把竹夾盡量地張開，盡量地攪。

「嘿，怪了！你們從那里來的？怎麼路上沒有碰到？」
新來的船上人也高聲叫着。船是插進蘆草陣里來了。

「我們麼？我們是……」秀生歇下了蘆草夾，氣喘喘地說。然而財喜

的元氣旺盛的聲音立刻打斷了秀生的話：

「我們是從天上飛來的呢！哈哈！」

一邊說，第二第三夾子又對準蘆草厚處下去了。

「不要吹！誰不知道你們是鑽爛泥的慣家！」新來船上的人笑着說，也就雜亂地抽動了粗毛竹的蘆草夾。

財喜不回答，趕快向揀準的蘆草多處再打了一夾子，然後橫着夾子看了看自己的船肚，再看看這像是鋪滿了亂布的叉港。他的有經驗的眼睛知道這里剩下的只是表面一浮層，而且大半是些萍片和細小的苔草。

他放下了竹夾子，撈起腰帶頭來抹滿臉的汗，敏捷地走到了船梢上。

洒滴在船梢板上的泥漿似乎已經凍結了，財喜那件破棉襖也膠住在船板上；財喜扯了牠起來，就披在背上，蹲了下去，說：「不打了。這滿港

的，都讓給了你們吧。」

「擘！拔了鮮兒去，還說好看話！」新來船上的人們一面動手工作起來，一面回答。

這冷靜的港汊裏登時熱鬧起來了。

秀生揭開船板，拿出那預先帶來的粗粉團子。這也凍得和石頭一般硬。秀生奮勇地啃着。財喜也吃着粉團子，然而仰面看着天空，在尋思；他在估量着近處的港汊裏還有沒有蘊草多的去處。

天空彤雲密佈，西北風却小些了。遠遠送來了嗚嗚的汽笛叫，那是載客的班輪在外港經過。

「哦，怎麼就到了中午了呀？那不是輪船叫麼！」
打蘊草的人們嘈雜地說，仰臉望着天空。

「秀生！我們該回去了。」財喜站起來說，把住了櫓。

這回是秀生使篙了。船出了那叉港，財喜狂笑着說：「往北，往北去罷！那邊的斷頭浜裏一定有。」

「再到斷頭浜？」秀生吃驚地說，「那我們只好在船上過夜了。」

「還用說麼！你不見天要變麼，今天打滿一船，就不怕了！」財喜堅決地回答，用力地推了幾櫓，早把船駛進一條橫港去了。

秀生默默地走到船梢，也幫着搖櫓。可是他實在已經用完了他的體力了，與其說他是在搖櫓，還不如說櫓在財喜手裏變成一條活龍，在搖他。

水聲潑魯魯潑魯魯地響着，一些不知名的水鳥時時從枯白的蘆葦中驚飛起來，啼哭似的叫着。

財喜的兩條鉄臂像槓桿一般有規律地運動着；臉上是油汗，眼光裏是

愉快。他唱起他們村裏人常唱的一支歌來了：

姐兒年紀十八九：

大奶奶，抖又抖，

大屁股，扭又扭；

早晨挑菜城裏去，

親丈夫，掛在扁擔頭。

五十里路打轉回。

煞忙裏，碰見野老公，——

羊棚口：

一把抱住摔觔斗。

(註一)

秀生却覺得這歌句句是針對了自己的。他那略帶浮腫的面孔更見得蒼

白，腿也有點顫抖。忽然他腰部一軟，手就和那活龍般的櫓脫離了關係，身子往後一挫，就蹲坐在船板上。

「怎麼？秀生！」財喜收住了歌聲，吃驚地問着，手的動作並沒停止。

秀生垂頭不回答。

「沒用的小夥子，」財喜憐憫地說，「你就歇一歇吧。」於是，財喜好像想起了什麼，縱目看着水天遠處；過一會兒，歌聲又從他喉間滾出來了。

「財——喜！」忽然秀生站了起來，「不唱不成麼！——我，是沒有用的人，病塊，做不動，可是，還有一口氣，情願餓死，不情願做開眼烏龜！」

這樣正面的談判和堅決的表示，是從來不曾有過的。財喜一時間沒了主意。他望着秀生那張氣苦得發青的臉孔，心裏就湧起了疚悔；可不是，那一支歌雖則是流傳已久，可實在太像了他們三人間的特別關係，怨不得秀生聽了刺耳。財喜覺得自己不應該在秀生面前唱得這樣高興，好像特意嘲笑他，特意向他示威。然而秀生不又說「情願餓死」麼？事實上，財喜寄住在秀生家不知出了多少力，但現在秀生這句話彷彿是拿出「家主」身份來，要他走。轉想到這裏，財喜也生了氣。

「好，好，我走就走！」財喜冷冷地說，搖櫓的動作不由的慢了一些。秀生似乎不料有這樣的反響，倒無從回答，頹喪地又蹲了下去。

「可是，」財喜又冷冷地然而嚴肅地說，「你不准再打你的老婆！這樣一個女人，你還不稱意？她肚子裏有孩子，這是我們家的根呢……」

「不用你管！」秀生發瘋了似的跳了起來，聲音尖到變啞，「是我的老婆，打死了有我抵命！」

「你敢？你敢！」財喜也陡然轉過身來，握緊了拳頭，眼光逼住了秀生的面孔。

秀生似乎全身都在打顫了：「我敢就敢，我活厭了。一年到頭，催糧的，收捐的，討債的，逼得我苦！吃了今天的，沒有明天，當了夏衣，贖不出冬衣，自己又是一身病，……我活厭了！活着是受罪！」

財喜的頭也慢慢低下去了，拳頭也放鬆了，心裏是又酸又辣，又像火燒。船因為沒有人把櫓，自己橫過來了：財喜下意識地抓住了櫓，推了一把，眼睛卻沒有離開他那可憐的姪兒。

「噯，秀生！光是怨命，也不中用。再說，那些苦處也不是你老婆害

你的；她什麼苦都吃，幫你對付。你罵她，她從不回嘴，你打她，她從不回手。今年夏天你生病，她服侍你，幾夜沒有睡呢。」

秀生惘然聽着，眼睛裏漸漸充滿了淚水；他像鎔化似的軟癱了蹲在船板上，垂着頭；過一會兒，他悲切地自語道：

「死了乾淨，反正我沒有一個親人！我死了，讓你們都高興。」

「秀生！你說這個話，不怕罪過麼？不要多心，沒有人巴望你死。要活，大家活，要死，大家死！」

「哼！沒有人巴望我死麼？嘴裏不說，心里是那樣想。」

「你是說誰？」財喜回過臉來，搖櫓的手也停止了。

「要是不在眼前，就在家裏。」

「啊喲！你不要冤枉好人！她待你真是一片良心。」

「良心？女的拿綠頭巾給丈夫戴，也是良心！」秀生的聲音又提高了，但不忿怒，而是從悲痛，無自信力，轉成的冷酷。

「哎！」財喜只出了這麼一聲，便不響了。他對於自己和秀生老婆的關係，有時也極爲後悔，然而他很不贊成秀生那樣的見解。在他看來，一個等於病廢的男人的老婆有了外遇，和這女人的有沒有良心，完全是兩件事。可不是，秀生老婆除了多和一個男人睡過覺，什麼也沒有變，依然是秀生的老婆，凡是她本分內的事，她都盡力做而且做得很好。

然而財喜雖有這麼個意思，却沒有能力用言語來表達；而看着秀生那樣地苦悶，那樣地誤解了那個「好女人」，財喜又以爲說說明白實屬必要。

在這樣的夾攻之下，財喜暴躁起來了，他洩怒似的用勁搖着櫓，一味的發狠搖着，連方向都忘了。

「啊喲！他媽的，下雪了！」財喜仰起了他那爲困惱所灼熱的面孔，本能地這樣喊着。

「呵！」秀生也反應似的抬起頭來。

這時風也大起來了，遠遠近近是風捲着雪花，旋得人的眼睛都發昏了。在這港灣交錯的千頃平疇中特爲方向指標的小廟，涼亭，墳園，石橋，乃至年代久遠的大樹，都被滿天的雪花攪旋得看不清了。

「秀生！趕快回去！」財喜一邊叫着，一邊就跳到船頭上，搶起一根竹篙來，左點右刺，立刻將船駛進了一條小小的橫港。再一個彎，就是較闊的河道。財喜看見前面雪影裏彷彿有兩條船，那一定就是同村的打蘆草的船了。

財喜再跳到船梢，那時秀生早已青着臉咬着牙在獨力扳搖那支大櫓。

財喜搶上去，就叫秀生「拉紉」。(註二)

哦——呵！財喜提足了胸中的元氣發一聲長嘯，櫓在他手裏像一條怒蛟，豁嘍嘍地船頭上跳躍着浪花。

然而即使是「拉紉」，秀生也支撐不下去了。

「你去歇歇，我一個人就夠了！」財喜說。

像一匹駿馬的快而勻整的走步，財喜的兩條鐵臂膊有力而勻整地扳搖那支櫓。風是小些了，但雪花的朵兒却變大。

財喜一手把櫓，一手倒脫下身上那件破棉襖回頭一看，縮做一堆蹲在那里的秀生已經是滿身的雪，就將那破棉襖蓋在秀生身上。

「真可憐呵，病，窮，心裏又懊惱！」財喜這樣想。他覺得自己十二分對不起這堂姪兒。雖則他一年前來秀生家寄住，出死力幫助工作，完全

是出于一片好意，然而鬼使神差他竟和秀生的老婆有了那麼一回事，這可就像他的出死力全是別有用心了。而且秀生的懊惱，秀生老婆的挨罵挨打，也全是爲了這呵。

財喜想到這里，便像有一道冰水從他背脊上流過。

「我還是走開吧？」他在心裏自問。但是一轉念，就自己回答：不！他一走，田裏地裏那些工作，秀生一個人幹得了麼？秀生老婆雖然強，倒底也支不住呵！而況她又有了孩子。

「孩子是一朵花！秀生，秀生大娘，也應該好好活着！我走他媽的幹麼？」財喜在心裏叫了，他的突出的下巴努力扭着，他的眼裏放光。

像有一團火在他心裏燒，他發狠地搖着櫓；一會兒上追了前面的兩條船，又一會兒便將她們遠遠撇落在後面了。

五

那一天的雪，到黃昏時候就停止了。這小小的村莊，却已變成了一個白銀世界。雪覆蓋在矮屋的瓦上，修葺得不好的地方，就掛下手指樣的冰箸，人們瑟縮在這樣的屋頂下，宛如凍藏在冰箱。人們在半夜裏凍醒來，聽得老北風在頭頂上虎虎地叫。

翌日清早，太陽的黃金光芒惠臨這苦寒的小村了。稻場上有一兩條狗在打滾。河邊有一兩個女人敲開了冰在汲水；三條載蘆草的小船擠得緊緊的，好像是凍結成一塊了。也有人打算和嚴寒宣戰，把小船裏的蘆草搬運到預先開在田裏的方塘，然而帶泥帶水的蘆草凍得比鐵還硬，人們用釘耙築了幾下，就搓搓手說：

「媽的，手倒震麻了。除了財喜，誰也弄不動牠吧？」然而財喜的雄偉的身形並沒出現在稻場上。

太陽有一竹竿高的時候，財喜從城裏回來了。他是去贖藥的。城裏有些能給窮人設法的小小的中藥舖子，你把病人的情形告訴了藥舖裏唯一的伙計，他就會賣給你二三百文錢的不去病也不致命的草藥。財喜說秀生的病是發熱，藥舖的伙計就給了退熱的藥，其中有石膏。

這時村裏的人們正被一件事煩惱着。

財喜遠遠看見有三五個同村人在秀生家門口探頭探腦，他就吃了一驚；「難道是秀生的病變了麼？」——他這樣想着就三步併作兩步的奔過去。

聽得秀生老婆喊「救命」，財喜心跳了。因為驟然從陽光輝煌的地方跑進屋裏去，財喜的眼睛失了作用，只靠着耳朵的本能，覺出屋角裏——

而且是秀生他們臥床的所在，有人在揪撲掙扎。

秀生坐起在床上，而秀生老婆則半跪半伏地死按住了秀生的兩手和下半身。

財喜看明白了，心頭一鬆，然而也糊塗起來了。

「什麼事？你又打她麼？」財喜抑住了怒氣說。

秀生老婆鬆了手，站起來摸着揪亂的頭髮，慌張地雜亂地回答道：

「他一定要去築路！他說，活厭了，錢沒有，拿性命去拚！你想，昨天回來就發燒，哼了一夜，怎麼能去築什麼路？我勸他等你回來再商量，鄉長不依，他也不肯。我不讓他起來，他像發了瘋，說大家死了乾淨，又住了我的喉嚨，沒頭沒臉打起來了。」

這時財喜方始看見屋裏還有一個人，却正是秀生老婆說的鄉長。這位

「大人物」的光降，便是人們煩惱的原因。事情是徵工築路，三天，誰也不准躲卸。

門外看的人們有一二個進來了，圍住了財喜七嘴八舌講。財喜一手將秀生按下到被窩裏去，嘴裏說：

「又動這大的肝火幹麼？你大娘勸你是好心呵！」

「我不要活了。錢，沒有；命，——有一條！」

秀生還是倔強，但說話的聲音沒有力量。

財喜轉身對鄉長說：

「秀生真有病。一清早我就去打藥。（拿手裏的藥包在鄉長臉前一搥，）派工麼也不能派到病人身上。」

「不行！」鄉長的臉板得鉄青，「有病得找替工，出錢。沒有替工，

一塊錢一天。大家都推諉有病，公事就不用辦了！」

「上回勞動服務，怎麼陳甲長的兒子人也沒去，錢也沒化？那小子連病也沒告。這不是你手裏的事麼？」

「少說廢話！趕快回答：寫上了名字呢，還是出錢，——三天是三塊！」

「財喜，」那邊的秀生又厲聲叫了起來了，「我去！錢，沒有；命，有一條！死在路上，總得給口棺材我睡！」

像一頭受傷的野獸似的，秀生掀掉蓋被，顛巍巍地跳起來了。

「一個銅子也沒有！」財喜丟了藥包，兩只臂膊像一對鋼鉗，又住了那鄉長的胸脯，「你這狗，給我滾出去！」

秀生老婆和兩位隣人也已經把秀生拉住。鄉長在門外破口大罵，恫嚇

着說要報「局」去。財喜走到秀生面前，抱一個小孩子似的將秀生放在床上。

「唉，財喜，報了局，來抓你，可怎麼辦呢？」

秀生氣喘喘地說，臉上燙的跟火燒似的。

「隨牠去。天塌下來，有我財喜！」

是鎮定的堅決的回答。

秀生老婆將藥包解開，把四五味的草藥抖到瓦罐裏去。末了，她拿起那包石膏，用手指捻了一下，似乎決定該怎麼辦，但終於也放進了瓦罐去。

太陽的光線成了垂直，把溫暖給予這小小的村子。稻場上還有些殘雪，斑斑剝剝的像一塊大網油。人們正在搬運小船上的蘆草。

人們中之一，是財喜。他只穿一身單衣，藍布腰帶依然緊緊地綁在腰際，袖管捲得高高的，他使一把大釘耙，「五丁開山」似的築鬆了半凍的蘆草和泥漿，裝到木桶裏。田裏有預先開好的方塘，蘆草和泥漿倒在這塘裏，再加上早就收集得來的「拉圾」，層層的相間。（註三）

「他媽的！連釘耙都被咬住了麼？——喂，財喜！」

隣人的船上有人這樣叫着。另外一條船上又有人說：

「啊，財喜！我們這一担你給帶了去吧？反正你是順路呢。」

財喜滿臉油汗的跳過來了，貢獻了他的援手。

太陽蒸發着泥土氣，也蒸發着人們身上的汗氣。烏柏樹上有些麻雀在啾啾唧唧啼。

人們加緊他們的工作，盼望在太陽落山以前把蘆草都安置好，並且盼望明天仍是個好晴天，以便駕了船到更遠的有蘆草的去處。

他們笑着，嚷着，工作着，他們也唱着沒有意義的隨口編成的歌句，而在這一切聲音中，財喜的長嘯時時破空而起，悲壯而雄健，像是申訴，也像示威。

(二月二十六日作畢)

● 這是諷刺富農們的不合理的童養媳制度的。富農們通常爲自己的兒子接了年齡大得多的童養媳，利用她的勞動力，但青春期的童養媳就往往偷漢子。

● 「拉紉」是推拉那根吊住櫓的粗繩，在搖船上，是比較最不費力的工作。

● 垃圾是稻草灰和殘餘腐爛食物的混合物。這是農民到市鎮上去收集得來的。

手的故事

一

猴子的手能剝香蕉皮，也能捉跳虱，然而猴子的手終於不是人的手。猴子雖然有手，卻不會製造工具；至於一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猴子更不會。

在猴子羣中，手就是手。花菓山水簾洞美猴王的御手不但跟他御前的

猴丞相的手差不多，乃至跟萬千的猴百姓的手比起來，也還是一樣的手。

人類的手，就沒有那麼簡單，平凡，一律。從手上紋路可以預言一個人的窮通邪正：但這是所謂「手相學家」的專門了，相應又作別論。只聽說一二八之役，「友邦」的陸戰隊捉到了我們的同胞，也先研究手，凡是大姆指下的皮層起了厚繭的，便被斷定是便衣隊，於是這手的主人的「運命」也就可想而知。

不過我們這裡的故事卻還不是那麼簡單的。

一一

事實如此：當潘雲仙女士和她的丈夫張不忍到了X縣，而且被縣裏人呼爲「張六房」的「八少奶奶」的時候，曾經惹起了廣泛的竊竊私議，而

這一「噉噉噉」的焦點轉來轉去終於落到了雲仙女士的一雙手。

所謂「張六房」，自然是陳年破舊的「家譜」（不管牠實際上有沒有）裏一個光榮的「號頭」。這「房頭」的正式存立而且在X縣取得了社會的地位，大概是張不忍的曾祖太爺鄉試中式那一年罷，這委實是太久遠了一點，然而X縣人對於這一類的事永遠有好記性，而且永遠是「成人之美」的，所以當「張六房」這名詞已經空懸了十多年，已經從人們嘴上消褪，只有念舊的長者或許偶爾提起，但總得加上個狀詞，「從前的」，——一句話，當「張六房」不絕如縷的當兒，忽然來了個張不忍，而且還是由念舊的長者記起了從前那位「鄉試中式」的太老太爺名下的嫡脈確有一支寄寓在T埠，而這年青的張不忍非但來自T埠，並且他的故世已久的父親的「官名」確也是「譜」上（這東西，誰也沒有見過，然而誰都在他

腦子裏有一部）彷彿有之，於是乎，猶有古風的X縣裏人一定要將「榮耀歸於所有主」了。

但何以又呼雲仙爲「八少奶奶？」這又是從「不忍」的「不」字上來的。縣裏有一位窮老太婆，年青時出名叫做「黃二姐」，「嫁了丈夫，她還是「黃二姐」，但她那本來有姓有名的丈夫卻變成了「黃二姐的男的」，現在她老了，丈夫早已死了，有過兒子也死了，有過媳婦也「再醮」了，然而她依然是「黃二姐」，她的青年時代的「過去」永遠生活在人們的記憶裏。這位黃二姐，和張六房的關係，絕不是泛泛的。孝廉公的二少爺成親時，黃二姐是伴娘。那時她是名副其實的「二姐」。後來孝廉公的幾位孫少爺成親，黃二姐雖則已過中年，卻還是八面張羅人人喜歡的角色。只有最小的那位孫少爺半文明結婚的時候，黃二姐似乎見得太老了，但伴娘

這差使，張府上不便改變祖宗的舊規，還是由黃二姐的兒媳婦頂著「小黃二姐」的名義承當了去。近年來，黃二姐每逢提到「六房裏完了，沒有人了」的當兒，也一定要數說她和「張六房」此種絕非泛泛的關係。她好像得意又好像感傷地說：

「六房裏太老太爺名下，那一房不是我做陪房的？一個個都是看他們大起來的！樹無百年榮，真真是！咳！……只有太老太爺的末堂少爺，太老太爺死的時候，他還不到十歲，後來就跟二少爺不和，一個鋪蓋出碼頭去了，聽說也成家立業了，——只他不是我黃二姐陪房的。」

現在，老太婆的黃二姐聽說「張六房又有人了，」而且正是那出碼頭的一脈，而且是三十來歲的少爺帶了少奶奶，黃二姐可興奮極了，一片至誠地便去探望。

黃二姐聽人說這位新回來的少爺叫做「不忍」，她就稱他爲「八少爺」。雲仙呢，當然是「八少奶奶」了。黃二姐把「不忍」錯做了「八順」，並且舉出只有她知道的理由來：六房裏最小的一輩，連早殤的也算在內，不忍的排行剛好是第八。

人家也覺得「八順」大概是小名，而「不忍」則是諧音。不管張不忍本人的否認，X縣裏人爲的尊重這幾乎絕滅的舊家，都稱他爲「張六房的八少爺」，或者「六房裏的老八」。

二二

X縣的輿論對於一個人來歷，有時絕不肯含糊。張不忍之爲「六房裏的老八」雖然由公衆一致的慷慨而給與了，並且由黃二姐這「活家譜」

的幫襯而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信用，但是關於潘女士的「家世」卻議論頗多。她是一張方臉，大眼睛，粗眉毛，軀幹頗為強壯。如果她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了，大概X裏縣人也就以爲是「福相」。可惜她看去至多不過二十五六。然而也可以解釋是「貴相」。X縣裏人善於推測，便輕輕斷定潘女士大約是「將門之女」。甚至有人說，T埠頗多下野的督軍師長，其中有一位旅長，就是張不忍的岳丈。

善堂的董事胡三先生和「張六房」是老親，有一次對張不忍說：

「近來，宿將紛紛起用，貴泰山不久也要出山了罷？哈哈！」

「啊！謠言！沒有那麼一回事。雲仙的父親死了多年了，況且也不是……」

張不忍還不明白縣裏人把他夫人的老子猜做了什麼。胡三先生似信非

信地笑了一笑，可也不再問下去。過不了半天，胡三先生「不得要領」的新聞在茶樓裏盛傳起來，熱烈地討論之後，紛紜的意見終於漸歸一致：無端說丈人死了多年的人，大概是沒有的，或者「六房裏的八少奶奶」只是「埠那位潘旅長的本家，但一定不是窮本家，只要看「八少奶奶」的衣服多麼時髦，見人的態度多麼大方，——甚至有點高傲，便證明了她的來歷不小。

潘女士的衣服，在X縣裏自然能往「時髦」隊中算一脚。她是九月中旬來的，天氣很暖和，然而她披了一件大概是絲織品的沒有袖子的新樣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做「披肩」。

但是茶客中間有一位焦黃臉的綢長衫朋友，左手端著茶杯，右手的長指甲輕輕地勻整地敲著桌邊，老在那里搖頭；等到衆人討論出「結論」來了，他又哼哼地冷笑了幾聲。

胡三先生的本家胡四，探過頭去，眯細着眼睛，問道：「哎，陸紫翁不以爲然麼？」

「那里，那里；諸位高見，——不錯；」陸紫翁的枯澀的聲音回答，茶杯端到嘴唇邊了；可是看見近旁茶座上的眼光都朝自己臉上射來，他便放下了茶杯，逗出一個淡笑，接著說道，「不過呢，兄弟有一句放肆的話，——八少奶奶貴相誠然是貴相，然而，嗯，各位留心過她的手麼？」

衆位都駭然了；實在都沒有留心過，都沒法回答。胡四最喜歡充內行，並且剛才的「結論」也是他一力主持的，他瞥了衆人一眼，好像是回答陸紫翁，又好像是要求衆人的贊助，大聲說：

「女人家的手，又當別論。相書上說——哦，記性太壞，總而言之，女人家的相，不在乎一雙手。」

陸紫翁微微笑着，便端起茶杯來，這回是喝成了。茶客們的聲音又噙噙然鬧成一片。胡四似乎得勝。但陸紫翁所提起的問題也並沒被人輕輕放過。商會職員姚瑞和忽然記起他曾經細看過一下那位「八少奶奶」的手，確乎有點「異相」。他急忙告訴了坐在對面的小學校長。

「啊喲！你不說，我也忘了；我捏過她的手，——」

「哦——哦？」商會職員的眼睛凸出得和金魚相仿。

「沒有什麼。外國規矩，新派，通行握手。」小學校長加以解釋。

「好像，呃，硬得很，練過武功。」

「對呀！」商會職員姚瑞和在桌子上拍一掌，「所以我說不像是少奶奶們的手呵！」

陸紫翁聽得了側過臉來望着他們點頭微笑。

胡四也聽得了，卻裝作沒有聽得，拍着旁邊一個人——商會長周老九的肩膀說：

「喂，老九，二十年前，黃二姐的手，不是我們都捏過麼？可是黃二姐還是黃二姐，暗底下摸着她的手，不會當牠是什麼少奶奶罷！」

哄堂大笑了。小學校長和商會職員感到惶恐，但也陪着笑。陸紫翁也笑了一笑對胡四說：

「四兄還記得年青時候的淘氣，可惜知音的人不多了。然而，話儘管那麼說，手，是——大有講究的。高門大戶的小姐少爺，手指兒都是又滑又軟，又細長。自小動粗工的，就不然了；手指兒又粗又短，皮肉糙硬。南街上吳木匠的老婆，臉蛋兒長的真不錯，可是看她一雙手，倒底是木匠老婆。」

「那麼，紫翁，你說六房裏——那雙手不——不大那個罷？」周老九搶着問，卻又把眼風在茶樓裏掃了一轉，惟恐碰巧有「六房裏」的熟人。

「哎，這又是拉扯得太遠了。」陸紫翁扮一個鬼臉，啞笑着回答。

「況且諸位也沒留心看過，何必多說。」

胡四覺得自己要失敗了，便也連聲打岔道：「不用爭了，不用爭了，各人各相。」

於是談話換了題目。然而「八少奶奶」的手從此大大出名。每逢她上街，好事者的目光都射在她的手上。手不比臉，儘管成爲衆目之的，也不會紅一紅，但也許因爲時令交冬，風性燥了，人們都覺得「八少奶奶」的手似乎意外地粗糙。

四

張不忍夫婦住在縣裏「最高學府」中心小學的附近。房東就是周老九的洋貨店裏的管賬先生程子卿。善堂董事胡三先生介紹兼作保。

程子卿對於潘雲仙女士的手，並不感興趣，從沒細看過一下。好事之徒或少爺班借買東西的機會，也曾問他道：「喂，老程，你說罷，你是她的房東呀！」程子卿總是用搖頭來回答。

其實X縣裏除了整天盤據在茶館裏的好事之徒以及頂着「高貴的職業頭銜」所謂「守產」的少爺班，誰也不會把「八少奶奶」的手當作一樁事來偵察研究。滿縣滿街都爲了壯丁訓練的抽籤而嚷嚷，那有閒心情管人家的手呵！

程子卿常常關心的，倒是張不忍的脚。每逢回家看見張不忍的皮鞋沾滿了泥土，他便要問道：

「八少爺，又下鄉了麼？墳田查得差不多了罷？」

有時張不忍的回答是：「查了一處，佃戶倒老實，可是那鄉長刁得很，從中搗鬼。」

有時卻搖着頭說：「白跑一趟。今天那一處，連四至都弄不明白。」

「慢慢地來罷。」程子卿安慰一句，於是遲疑了會兒，便又問道，「看見汽車路動工麼？」

張不忍搖搖頭，程子卿也就沒有話了。

一天，程子卿又很關心地问起查得怎樣時，張不忍憤然叫道：「算了罷！麻煩得很，真想丟開手了。」

「呀！可是，胡三先生一番好意，不能辜負他。況且，您來一趟不容易，總得清出個眉目。」

張不忍只是苦笑。他何嘗是爲了查墳地來的？並且他根本不知道這裏還有祖遺的墳地。都是胡三先生的指撥，他反正沒事，到鄉下去看看也好。況且，多少也像有點正經事把他留住。

程子卿等候了一會兒，見沒有話，就摸着下巴，悄悄地又問道：

「八少爺，那條汽車路，說是要趕築了，您看見在那裏動工麼？」

「哦，不明白。」張不忍像被這一問提起精神來了。「不，還沒看見動工。說是軍用。呃，程先生，您聽到什麼特別的消息麼？」

「就是聽說要趕築。等築好了路，就要派一師兵來縣裏駐防。」

「哦，哦！」

「八少爺，您看來今年會不會開仗？」

「難說。」張不忍隨口回答，惘然望着天空，他的思想飛得老遠，
程子卿萬萬意想不到的遠地方。程子卿的心卻也離開了這間房，在未
來的汽車路上徘徊。他有一塊地，假定的路線就在他這地上劃過，只留給
他一邊一只小角；他曾經請陸紫翁托人關說，不求全免，但求路線略斜些
兒，讓那分開在兩邊的兩只小角併成一大角，人家也已經答應了他；然而
這條路一日不開工，他就一日放心不下。

「既然路是要築的，就趕快築罷！」程子卿歎一口氣說，望着張不
忍，寂寞地笑了笑。

張不忍跑進自己房裏就叫道：「雲仙，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

「可是我只想回去。」雲仙頭也不抬，手裏忙着抄寫。

「回去？回去有事麼？不是前天還接到老剛的信，說這半年，他也沒處去教書了；何況你我？」

「但是閒住在這里，真無聊！」

「雲仙！」張不忍叫了這一聲，又頓住了，踱了幾步，他似乎跟自己商量地說，「生活是這里便宜。而且，他們從封建關係上，把我們當作有地位的人，總可以想出點事來做做罷？」

「他們！這里的人真討厭，我就討厭他們的跳不出封建關係的眼光！他們老在那里瞎猜我的娘家。一會兒說我是軍閥的女兒，一會兒又說我出身低賤了！」雲仙把筆一擲，下意識地看着自己的一雙手。

「這些，理他們幹麼。」張不忍走近到書桌邊。「哦，你又抄一份，投到那裏去？」可是，這幾天，這裏的空氣有點不同，緊張起來了，雲

仙，我們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

雲仙仰臉望着天空，寂寞地微笑，不大相信專會造她謠言的環境也能緊張。

鏗鏘！從街上來了鑼聲，鏗鏘又是兩下。而且隱隱夾雜著人聲喧譁。

雲仙將臉對着不忍眉梢一聳。似乎說：這莫非就是「緊張」來了麼？

「這是高脚牌。一定有緊急的告示。」不忍一邊說一邊就走出去了。

高脚牌慢慢往中心小學那邊走。鏗鏘！引出了人來。大人們站在路旁看，孩子們跟着，——一條漸漸大起來的尾巴。

張不忍追到中心小學門前，高脚牌也在一棵樹下歇腳，搨牌的那漢子

將牌覆在地下，卻挺着脖子喊道：「催陳糧啦！廿二年，廿三年，廿四年，催陳糧啦！後天開征，一禮拜；催陳糧啦！」

張不忍感到空虛，同時這幾天內他下鄉時所得的印象也在那覆臥的牌背閃動。忽然聽得那漢子自個兒笑起來，換了唱小調的腔調：

「還有啦，今年裏，不許採樹葉子呢：柏樹，桑樹，榆樹，梧桐樹，楸樹，烏龜王八蛋樹，全不許採葉子！採了也沒事，只消打屁股，喫官司！」

跟着來的孩子們都拍手笑著嚷道，「烏龜王八蛋個樹！」

這種諧音的幽默，孩子們是獨有創造的天才的。張不忍聽着也不禁失笑，然而他依舊感到空虛。他信步走進了中心小學。

校長和幾位教員站在一帶雪白的圍牆前指東點西說話。校長這時的臉

色跟那天在茶樓上大不相同了，似乎有天大的困難忽然壓到他頭上。

校長一把拉住了張不忍，就帶着哭聲訴說道：「張先生，你說，剛剛粉白，不滿一個月，你瞧，這一帶圍牆，還有一切的牆壁，你說，多少丈，剛剛粉白，不滿一個月，爲的廳長要來瞧瞧啦——終於沒來，可是，你想，忽然又要通通刷黑了，一個月還沒到，你瞧。」

張不忍往四下一瞧，果然雪白，甚至沒有蜒蝥路；可是除了這「雪白」，校長的話，他就半點也不明白。校長好像忽然想到一件大事，丟下了張不忍轉身就走，可是半路上碰到一個人，又一把拉住了；張不忍遠遠望去，知道校長又在那裏帶哭聲訴說了。他惘然望着，加倍的感到空虛的壓迫。

教員中間有一位和張不忍比較說得來的趙君覺，帶着一點厭煩的表情

對張不忍說：

「今天的密令，縣境內所有的牆壁都須刷黑！校長氣得幾乎想自殺，哼！」

「刷黑？密令麼？幹麼？」張不忍這才把校長的話回味得明明白白了。

「說是準備空防，跟禁止採樹葉同一作用，」另一位教員朱濟民回答。「校長說，上回粉白，還是他掏的腰包，這回又要刷黑，他打算要全校教員公攤呢，剝削到我們頭上來了。」

「上回他掏鬼的腰包！公攤？他平常的外快怎麼又不公攤了！他倒想得巧！」又一位教員說，撇着嘴自顧走開。

張不忍看看那一帶雪白的圍牆，又看看藍色的天空，太陽正掛在遠處的綠沈沈的樹梢，——他沈吟着說：「戰時的空氣呀，濃厚了，濃厚了，」

他笑了一笑，轉臉對趙君覺和朱濟民說：「我還聽說有密令，叫準備好一師兵住的地方，真的麼？」

「哦，密令還多着呢！」朱濟民回答，「叫辦積穀，叫挖地坑，叫查明全縣的半月墳有多少，叫每家儲蓄十斤稻草，——嚇，這兩天來，密令是滿天飛了！」

「嗯，半月墳，什麼意思？」張不忍皺着眉頭望在朱濟民的臉上。

「左右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趙君覺接口說。「你要收密令麼，端整下一口大筐罷。至於一師兵，誰知道他們來作什麼。爲什麼不開往邊疆？然而，也未必來罷。聽說嫌交通不便。要先開城外那條汽車路呢！」

「我也聽得這麼說。住的地方，倒已經在準備了。不過，半月墳，又是幹麼？什麼是半月墳？」

「就是破坍的老墳，露出了墳穴的。」趙君覺回答。

「什麼用，可不大明白，」李濟民搶着說，「但是保安隊的隊長對人說，這種半爿墳可以利用來做機關槍的陣地。」

「哦，大概是這麼個用意了。」

「不忍，這兩天一陣子密令，滿縣滿街真是儼若大戰就要來了。」趙君說，一臉的冷冷的鄙夷的神氣。

「老百姓怕，是不是？」

「不！很興奮呢！」朱濟民確信地說。

趙君覺看了朱濟民一眼，嘴唇一披，「對了，當真興奮；所以我覺得他們太可憐。老百姓真好，可是也真簡單，真蠢！」

暫時三個人都不說話。張不忍用脚尖在泥土上慢慢地劃着，好像劃了

一個字，隨即又用鞋底抹去，忽而他伸手一邊一個抓住了趙君覺和朱濟民，皺着眉頭，定睛看着趙君覺，又移過去看着朱濟民，用沈着的口音說：「君覺的意見，我也覺得大半是對的；然而老百姓不怕，興奮，這一點比什麼都可貴！我們當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我們一定要做點事！」

三個人對看着，末了，趙君覺和朱濟民同聲說：「加上密司潘，才得四個人。……」

張不忍立刻打斷他們的話：「然而一定要做點事！開頭四個人，後來會加多！」

他們於是並肩慢慢地一邊談，一邊走；沿着圍牆走到盡頭又回來，還是談個不休。

三個人帶着朗爽的笑聲走進教員休息室了。劈頭忽然又遇見了校長。

事。

「窩煤都漲價了，一倍，剛漲的，該死，該死！」

校長阻住了他們三位，慌慌張張說。校長的腦子裏沒有更值得煩惱的事。

六

陸紫翁和周老九挑中了右面那架屏風背後的好地方，悄悄說着話。這里不是走路，四扇排門常年關着。相近左面那架屏風的四扇排門，也只開一對，作爲從大廳到內室的唯一門戶。

屏風擋着，如果有人從外邊走進大廳來，他看不見兩位，兩位卻看得見他。

這個好地方卻只有一張閒擱着的太師椅，坐的是陸紫翁，斜欠着身

子，架起了腿，右肘支着椅臂，右手托住了下巴。周老九在紫翁面前站着，臉朝外。

「他們竟敢指摘我們販運私貨麼？」是陸紫翁的枯澀的聲音。他歪着腦袋，臉對着牆，似乎在看壁上的字畫。

「可不是！還說要組織捉私團呢！」

一哼！看他們敢！然而，張不忍這小子真可惡！可是，不見得單是張八夫妻倆；還有誰也是張八的一夥？」

「大概中心小學裏一二個教員總有份罷。」

「校長也不知道？」

「問過他，他賭咒說不知道。」

「不敢說出來罷了，這沒用的草包！哼！可是，筆蹟總該認得出來

的？」

「認不出。那壁報全是一個人的筆蹟，聽說是八少奶奶——」

「呸！什麼少奶奶！不知道什麼小戶人家的賤貨，也許竟是——看她那一雙手。」

「可是一手字倒很官正。」

「來路不正！我第一眼看見就知道不是正路。總有一天給我查明白。」

「不過，紫翁，下手要快。他們還說你和二老板經手的公款不清不楚，說是下期的壁報上準要宣布。」

「哦——」陸紫翁的聲音帶啞了，把架起的那條腿放下。「哦！張八這小子，他怎麼會知道？」

「紫翁，也不宜小看他，他既然是『六房裏的老八，』自有一班窮出

火來的爺們和他來往。」

「嗨，六房裏？六房裏早已沒人了，那裏又跳出個什麼老八！胡三這老頭子是老糊塗了。黃二姐一張嘴算屁話？我打算辦他一個冒名招搖呢！」

「然而，紫翁，自從他出了壁報，跟他越走越熟的人確乎不少；胡

四——」

「我疑心胡三這老傢伙也是知情的！」

「可不是！還有『趙廳』的緝老爺，孫洪昌的二少爺，據說也是暗中……」

「嘿！趙緝庵也有份麼？」陸紫翁挺起眼睛望着樓板，一只手儘管摸着下巴。忽然站起來，輕聲說，「老九，那就一定是他了，——中心小學

裏一個教員一定就是緝庵的小兒子趙君覺。哦，老九，等一下。」陸紫翁到牆邊去拖過一張方櫬來。「坐着談罷，原來張八這小子竟有點呼風喚雨的手法，老九，我們倒不能大意了，得仔細布置一下。」

「不過也不能太慢，私貨的事現在鬧得滿城風雨了。那一批貨，多擱日子怕要走漏……」

「這個不要緊」，陸紫翁搶着說。「等二老板起來了，他有辦法，嗯，倒是——」

「二老板昨天晚上又是二十四圈麼？」

「昨天晚上有客，——嗯，老九，倒是有緝庵他們在內，查公款這一層說不定會鬧大——」

「外邊是誰？」周九突然喊了這一聲，陸紫翁連忙把話縮住。周老九

站起來，故意高聲咳了一下，就轉出屏風背後，一面學着「官腔」喊「來呀，」可是只喊了一聲，就不響了。陸紫翁聽得好像有兩個人在切切私語。他正決不定還是照舊躲着好呢，還是踱出去好，可是周九也回來了，帶着一個尖頭削臉的人物，正是商會職員姚瑞和。

周老九指着姚瑞和說：「他剛得的消息，張不忍自己報了名，受壯丁訓練去了。」

「賤胎！」陸紫翁仰起了臉冷笑。

「紫翁，他還想立什麼社呢！」

「叫做『國魂武術社』罷，」姚瑞和陪笑說。「壯丁訓練班裏倒有一小半人加進了他這社。」

「好！哼哼，糾衆集社是犯法的。」陸紫翁冷笑的鼻音有點不大自

然。「大概全是些下流粗胚罷？」

「倒也不全是。內中有——」姚瑞和遲疑了一下，「有這次壯丁訓練抽籤抽到的好幾個小老板，還有甲長們，——很有幾個場面上的小爺們呢！」

「紫翁，孫洪昌的小老板老二，還有，——瑞和，還有誰？」

「北街上開亦我軒照相館的陳維新陳甲長。」

「紫翁，孫老二和陳維新也是發起人。」

「哎，這班少爺們血氣方剛，真真是不成話！」陸紫翁的聲音有點發啞了。「可是，陳維新麼？他好像是黨員罷？」

「是的。前任區黨部的執委。」姚瑞和連忙陪笑說。「不知道張不忍怎麼攪的，連保衛團的大隊長也做了贊助人呢！」

「哦，不過大隊長原是直爽人。」陸紫翁說着就站起來，反背着手踱了幾步，打起精神笑了一笑又說道，「笑話！不知那里跳出來的小夥子，不三不四，居然大家叫他『六房裏的老八』了，兩個月沒到，居然結交了朋友，打算硬出頭了；然而，可惜，他那位尊夫人的一雙手擺明白不是好出身；你們想，要真是張六房的嫡脈，那里會討媳婦不看個門當戶對的？」

陸紫翁一面說，一面就踱出了屏風背後那個好地方。

周老九和姚瑞和跟了出來。周老九低着頭在一對棟柱中間慢慢地踱，姚瑞和站在翻軒下長窗邊，時時偷眼瞟着那一對通到內室去的排門。

陸帶翁對一個土頭土腦的男當差說道：「進去問問，二老爺起身了沒有？」回過臉，朝姚瑞和看了幾眼，「你回去罷，不許多嘴。」

周老九踱到陸紫翁跟前，悄悄地說，「剛才瑞和報告的消息，紫翁覺得怎樣？」

「暫時之間，投鼠忌器而已。」

「瑞和還說，今天早上他親眼看見胡四到張八家裏去。過了一個鐘頭，這才出來。」

「嗯，胡四，沒有什麼道理；不過，趙緝庵在內呢——噢，老九，不是張八租了程子卿的廂房麼？你應該叮囑子卿留心進進出出的人兒。」

「嗯，這子卿就是太老實。」

周老九回答時頗露窘態。陸紫翁沈吟一會兒，微微笑着，正想開口。忽然那邊通內室的排門邊來了女人的聲音了：

「喔，是陸老爺和周先生麼？老爺起來了，請兩位進去罷。」

女人是一張小圓臉，淡綠色陰丹士林布的短襖僅及乳下，黑軟緞的褲子長到脚背，一條油鬆大辮子。

七

陸紫翁和周老九報告的時候，二老板的一根粗指頭老是挖着鼻孔，一聲不出。他忽然打一個呵欠，身子一斜，（他本來躺在煙榻上，）嘴裏不知咕嚕了一句什麼，伸手在大腿上拍兩下，那個油鬆大辮子的女人就挨着他坐下，給他捶着腿。

二老板雖然不作聲，他那一對貓頭鷹的眼睛老是烏溜溜地在那里轉；機警而又頗露兇相的眼光時時從陸紫翁臉上掃到周老九臉上，然後又掃回去。

陸紫翁的話多，周老九不過偶然從旁插一兩句。可是二老板的眼光反而多和周老九「親熱」。

忽然二老板將身邊那個大辮子的女人一推，精神百倍似地坐了起來，
陸紫翁一句話剛說了一半，趕快縮住，二老板笑了笑：

「想不到『張六房』墳上風水轉了，小輩裏出人才。我倒很想和這位
『八少爺』結識結識。」

陸紫翁和周老九都愕然了，可是陸紫翁倒底是「書卷中人」，悟性又好又快，立刻悄悄地笑着說：「二老板要結識他，他就是不敢高攀也沒處去躲呢，二老板，怎樣也叫趙緝庵他們也一請就到，叨擾你二老板一番美意？」

「哈哈，那就要看機會了，少不得借花獻佛，多發幾張請帖。」

「那麼，二老板，馬上就看個日子罷？趁這幾天空擋，愈快愈好。」
周老九終於也猜啞謎似的的猜透個八九了。

於是半晌的沉默。二老板挺起了眼睛，似乎在那里「看日子」。陸紫翁和周老九都沉住了氣，陸紫翁眼角有一條筋不住地簌簌地跳，周老九卻漲紅了臉。

終於二老板將眼光一沈，自言自語地：「等新縣長上了台再說罷。」

陸紫翁和周老九像約好似的很快地偷偷地交射了一眼。陸紫翁鼓起勇氣，正想進言，二老板早又笑了一笑道，「昨晚上那位客人，人倒和氣，就是胃口大一點。在這裏盤桓了大半夜，總算無話不談，然而離題目總還有點點遠。噫，——瞧過去」，二老板頓了一頓，舉起手來，正待伸出兩個手指，忽然他背後那位大辮子女人打了個噴嚏，二老板轉過臉去，眼光

威嚴地一瞥，手就放下了，接着說，「我還要考慮考慮」。

「聽說新縣長是軍人出身罷？」陸紫翁問。

「不錯。還是現役軍官」。

「二老板，可是那一批貨，還軋在那邊，運不進來；這裏張八他們又鬧得滿城風雨……」

「哦，哈哈，」二老板一陣笑便打斷了周老九的話。「哈哈，倒忘記了這位『八少爺』跟別的少爺們了」。突然臉一板，「紫翁，我的一句話，你們不准和他們年青人一般見識。他們說話不知輕重，行動出軌，自有政府來糾正。我只當他們是一羣瘋子。倒是還有幾位上了年紀的，譬如趙緝翁他們，應當解釋解釋。」

「是！」陸紫翁趕快回答。「那麼，胡四他們呢？」

「你瞧着辦罷」。二老板眉頭一皺，似乎有點不耐煩，但隨即微微笑着，眼光朝周老九一逼，說，「那批貨麼？過幾天，你儘管堂而皇之運進來」。

「啊」！周老九快活得忘形了，「哦，到底——昨天晚上，二老板昨晚上到底將那位客人對付得伏伏貼貼了麼？」

二老板不置可否，只將煙盤裏一張紙遞給了周老九，同時卻冷冷地說：「這點小事，何必同人家談起呢，犯不着羊肉沒喫，倒先惹一身騷阿！」

周老九和陸紫翁一旁應着「是」，一邊便看那張紙。原來是一張油印的「查緝私貨暫行辦法」。兩個人都覺得意外，遲疑地朝二老板看了一眼。二老板哈哈笑着，招了招手。周老九和陸紫翁趕快捧着那張紙走近

一點。二老板指着紙上後面的一段說，「單看這一款就夠了。」

這是鼓勵人民協助緝私的辦法，略謂：凡報告私貨因而緝獲者，將貨物充公拍賣，以所得貨價之半數獎賞報告人。

周老九看明白了時，手心裏就透出一片冷汗，他正要說張不忍他們的壁報上正也抄着這一款鼓動人家去「搗亂」呢，可是二老板已經先開口了：

「明白了罷？等他們拍賣的時候，你去買了來，不是正大光明的事麼？」

「是，是！」周老九兩眼睜得銅鈴大，心裏糊塗死了，卻又不敢駁回。

「哈哈」，陸紫翁卻第一次放肆地笑了，「人家說心有七竅，我看二

老板的，恐怕九竅也不止罷？」

二老板笑了笑。這笑，與其說是被恭維了而高興，還不如說是獎許陸紫翁的機警。

「我來猜一猜罷，」陸紫翁微笑說，「既然是周老九去買，一定要二老板去報告了。」

哈哈，二老板一陣大笑就歪在烟榻上了。

周老九似乎也明白了，但一時之間還不大盤算得轉。二老板把手一揮，叫了一個字：「煙」。油鬆大辮子的女人便立即忙起來。

「紫綬，公款的事，你就先去找趙緝翁解釋，解釋。」二老板閉了眼睛說。「他要是說得明白，很好；不然的話，隨他的便罷。反正新縣長不久就要到任，他未必就聽了趙緝庵一面之詞。」

「二老板放心。這一點事，只要二老板定了方針，我量力還不至於弄僵」。陸紫翁回答了，便和周老九轉身退出。

但是陸紫翁和周老九剛跨出房門，忽又聽得了一聲：「紫綬！」陸紫翁趕快站住，應一聲「是」。

過一會兒，二老板這才慢聲說：「張八這小子，也許中用，我倒真想提他一把呢。」

「這是他的造化。且看他受不受擡舉罷。」

陸紫翁一面回答，一面卻和周老九做眼色。

八

許多「手」，明的暗的，在活動，在忙碌。

新縣長到任了五六天了。X縣裏大多數人並沒覺出新縣長有什麼「異樣」，除了已經知道他是剛剛卸任的團長。

X縣裏極少數的人們卻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印象（雖然只有五六天工夫，新縣長給他們的印象卻已不甚簡單了），都有這麼一個感想：「以為是軍人出身，性情爽快，誰知道更其不可捉摸！」

這一種感想流露於面部或唇舌，在二老板是躺在烟榻上皺緊眉頭不作聲，在趙緝庵是悄悄地對胡三先生說，「四五天了還沒動靜，秉公辦理云乎哉？」而在張不忍和他的新朋友們，則是籌備更逼進一步的文章和商定「請願」的代表。

同時，茶館酒店乃至大街上店鋪的櫃臺前，流動着種種的消息和意見：

「趙緝庵他們的公文呈進去後，新縣長三天三夜親自弔賬簿，打算盤，還沒算出來。」

「算出來了！二老板虧空近萬。」

「笑話！縣長那有工夫自己查賬，呈子還擱在簽押房裏呢。縣長忙的是檢閱保安隊，保衛團；他本來是團長呀！」

「團長改縣長，就是準備跟小鬼開戰！壯丁訓練隊都要上前線！」

「這是瞎說了。壯丁上操快將兩禮拜了，立正稍息還沒操好，怎麼能上前線！」

「可是六房裏的老八做代表，請將訓練趕快；發鎗，打靶，野操。聽說縣長昨天請教練官商量這件事，教練官答應得稍爲遲了一點，縣長就發脾氣道：『你不會教，我來教！』嚇！嚇！縣長本來是幹團長的！」

「不對，不對！六房裏的老八的代表還沒派定，今天他對我說。」

「然而昨天縣長的確請教練官去商量了半天，我親眼看見他進去，好半天，才見他出來。」

「哦！你親耳聽得他們商量什麼事罷？」

「難道你倒親耳聽得？」

「不客氣，我倒曉得。縣長請教練官去，商量捉漢奸！」

「什麼！縣裏有漢奸？」

「怎麼沒有？多得呢！早已三三兩兩偷進來了。一律化裝。有的扮做走方郎中，有的是打拳頭賣膏藥，有的是變戲法的，有的是裝做和尚，頂多的是扮叫化子。縣長忙了三天三夜，就爲了調查漢奸！」

「聽說上頭派他來，團長改縣長，就是專門來辦這件事。」

「你們還不曉得麼：捉完了漢奸，就開戰！」

「哦哦，怪不得——」

「喂喂，告訴你，你可不能說出去呢：還有女漢奸。」

「誰誰？可是變把戲班裏那個女的？」

「倒不一定變把戲。女漢奸不扮下流人，倒是穿得極漂亮，冒充少奶奶小姐班。可是，看她的手就明白。」

「手上有暗號麼？刺得有什麼花罷？」

「不是。手是做工人的手。縣長爲了想方法捉女漢奸，三夜沒睡覺；後來決定派了縣長太太親自出馬呢！」

「呵呵！真上勁！」

「對了，那你總該明白縣長忙得很呢，那有閒工夫算什麼賬？二老板

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和中國人算什麼賬，對付漢奸要緊！」

「哦——」

「咄，混蛋，虧空公款就是漢奸！你就是漢奸！」

「你不贊成捉漢奸就是漢奸！」

「混蛋！」

「漢奸！」

X縣裏的空氣就這麼又緊張又混亂。「不可捉摸」也掛在大多數老百姓的面前。這樣又過了兩三天，終於這塞滿了空間的「不可捉摸」突然「明朗化」起來。

霹靂一聲，驅逐遊民乞丐。這也是兩星期前有過的密令之一，然而這次不用文皺皺的高脚牌。

上午召集保甲長們開了一次會，下午就由保衛團協助，大街小巷同時發動。

這時候，北街上的亦我軒照相館裏，三四位年青人已經講了好一會兒的話，大家覺得有點頭腦發脹，喉嚨越來越粗了。

「我提議一個折中的辦法」，主人陳維新竭力把嗓子逼小，想使得語氣變溫和些。「不忍兄說愛國是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我們這『國魂武術社』既以愛國為宗旨，便不應當規定有什麼入社的資格，——這解釋，理由是有的，然而我們既然名為『武術社』，就已經定下一重資格，這資格，是什麼呢？就是『武術』，所以兄弟提議，社章上規定，『凡諳習武

術者，皆可入社』，那就面面俱到了。」

趙君覺耐心聽完，便對張不忍望了一眼，張不忍蹙緊了眉頭，不說話。

孫老二（雅號平齋）卻先開口了：「那不是我們發起人先就沒有資格了麼？不妥，不妥！」

張不忍幾乎笑了出來，但是陳維新正色回答：「不然！平齋兄，這又不然。大凡做發起人的，只要有一項資格，就是『發起人的資格』。社章上的資格竟毋須拘泥。名流闊人今天發起這，明天發起那，難道他們是萬能麼？無非是登高一呼的作用罷了。」

孫老二連忙點着頭說：「不錯，不錯，我倒忘了。」忽然又皺着眉頭，「可是，下三流的人們很有會幾手的，他們仍舊要來，怎麼辦呢？」

轉臉向着張不忍，「老八，不是我慣以小人之心度人，實在是新縣長昨天再三叮囑家嚴，縣境內漢奸太多，千萬要留意。」

「那麼，平齋兄是不是能夠擔保長衫班裏一定沒有？」趙君覺的嗓子又粗起來了。

「哎哎，話不是這麼說的。」陳維新搶着回答。他立刻又轉臉朝着孫老二，「平兄這層顧慮，倒也可以不必。有辦法。將來碰到形跡可疑的人，那怕他實在會幾手，只要說他武術不夠程度就得了。」

「哦！不要人家進來，總有辦法。」張不忍眼看着桌子上那一塊新做的「國魂武術社」的洋鉛皮招牌，冷冷地說。「最澈底的辦法是根本不立什麼社，」他寂寞地笑了一笑，忽然把嗓子提高，「本來這不是咬文嚼字的時候，局面多麼嚴重！不過維新兄和平齋兄既然喜歡字斟句酌，我就

反問一句：我們這社的宗旨倒底是要把多數不會武術的人練成會的呢，還是單請少數的會家自拉自唱？章程草案第二條……」

「對了」，趙君覺插口說，「這一條是宗旨，明明寫着『提倡』，『普及』，跟維新兄的折中辦法剛好自相矛盾！」

孫老二突然跳起來一手抓住了章程草稿，一手向陳維新搖擺，「大家不要意氣用事。我有了辦法了。乾脆一句：要進社的，得找鋪保！」

張不忍和趙君覺都一怔。陳維新卻舉起一雙手連聲喝采道，「好，好極了！到底是孫洪昌的小老板，辦法又切實又靈活！」

「要找鋪保？」趙君覺面紅耳赤，聲音也發毛，「那——那不是……，」

但是是一件意外的事將他的說話打斷了。一片騷雜的人聲由遠而近，幾個人慌慌張張從門前跑過，嘴裏喊道：「來了，來了！」陳維新立刻離位去

看，孫老二也跟着。張不忍回頭望門外街上，早有一堆人擁到「亦我軒」的招牌下，一枝鎗上的刺刀碰着那招牌連搥了幾搥。

張不忍跑到門口，就在各色各樣的面孔中間看見了一個熟識的面孔。那是黃二姐。兩個措鎗的保衛團揚起了竹枝的鞭子像做戲似的向閒人們威嚇；又一個保衛團，也措鎗，似乎在驅趕，又似乎在拖拉那位黃二姐。孫老二也插身在內，張不忍彷彿聽得他這麼說：

「……我替你作保就是了，還吵什麼！」

「謝謝二少爺，我不要保；我跟他們去！看他們敢——把我五馬分屍麼？」聲音很尖脆，不像是五十多歲的老婆子。

「哈哈！黃二姐的標勁還像二十年前！」

看熱鬧的閒人們譁笑着，爭先恐後地擠攏來。有一個年紀大了幾歲的

男子拉着一個年青的歪戴打鳥帽的肩膀說，「老弟，積點陰德罷！你們慫恿她鬧，要是當真鬧她起來，難道你肯給她送飯？」歪戴打鳥帽的也不回答，只是一味擠。

張不忍心不管，但也不由自主的走攏去。有一個閒人給他開道似的叫喝着：「呃，八少爺來了！讓開！」張不忍覺得好笑。那閒人又回轉頭來，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但是張不忍已經到了黃二姐他們面前。

「呵，八少爺，你也在？八少奶奶好麼？」黃二姐很親熱地搶先說，立即又瞪起眼睛指着那個保衛團，「八少爺，你評評這個理：我黃二姐祖居在這城裏，老爺們，少爺們，上下三班，誰不認識，可是他們瞎了眼的，要我討鋪保！哼！」仰起頭朝四面看，「我黃二姐要討個鋪保有什麼難，剛才二少爺就肯保，可是，評評這個理，滿縣城誰不認識我——」

「張先生！」前面一個保衛團轉過身來說，「我們奉的公事」，忽然不耐煩地挺起脖子一聲「媽的！」將竹枝一揚，「閒人們走開！——唔，張先生，上頭命令驅逐遊民乞丐，縣境裏沒有職業的人，得找鋪保！這老乞婆，誰不認識，可是公事要公辦！」

「我們不過關照她一聲，」那個拉着黃二姐——但也許被黃二姐拉着的保衛團說，「就惹出她一頓臭罵。跟住了我們，吵吵鬧鬧——」

「你不是說要辦我麼？你辦，你！」黃二姐厲聲喊，指頭幾乎戳到那保衛團的臉上。

「媽的！辦就辦，不怕你是王母娘娘！」

閒人們又譁然笑起來。

張不忍皺着眉頭，看着孫老二說，「平齋兄，就請你作個保罷，……」

「媽的！交通都斷絕了！走開，走開！」拿竹枝的保衛團大聲嚷着，竹枝在閒人們頭上擡着。

張不忍勸黃二姐回去，保衛團也突破了閒人包圍進行他們的職務。趙君站在亦我軒門前叫道，「不早了，章程還沒討論完呢！」

「哦！這個麼？」陳維新望了孫老二一眼，「剩下不多幾條了罷？那幾條，我看就可以照原案通過。」

「不過社員資格這一條呢？」趙君覺走近了說。

「我還有事——」

「我也有事」。張不忍沒等孫老二說完就搶着說，淡淡地一笑。「就是找鋪保好了。再會！」點點頭竟自走了。

張不忍走不多遠，趙君覺就趕了上來，急口說，「怎麼，怎麼，你也

贊成——」

「自然贊成」，張不忍站住了，又是寂寞地一笑，「反正舖保盛行，將來全縣裏除了有業的上流人誰都得找舖保啊！」

趙君覺那對細眼睜得滾圓。張不忍冷冷地又說：「取締遊民乞丐！防漢奸！真正的漢奸反倒進出公門，滿嘴嚷着捉漢奸，捉漢奸！」頓了一頓，「君覺，明天，你，我，濟民，再商量罷，此刻我要回家去把整個形勢估計一番。」

十

家裏沒有雲仙。窗縫裏有一張紅紙。張不忍抽出那紙來一看，是一張請帖：

國歷十月十二日申刻潔樽候

光

周梅九拜

張不忍側着頭想了一想，隨手把帖子擱在書桌上，往牀裏一躺。他需
要集中腦力，可是腦力偏偏忽西忽東。最像討厭的蒼蠅趕去了又飛回來
的，是剛才他回來路上所見的景象：三三兩兩的人們都在議論着取締遊民
乞丐這件事，嘖嘖地歎佩着新縣長辦事認真，手腕神速。他覺得全縣的眼
睛都看着新縣長，全縣城的心被新縣長的變把戲似的派頭吸住了。

也像討厭的蒼蠅一般趕去了又鑽回來的，是追看高脚牌那天下午在中
心小學裏趙君覺說的「老百姓真好，可是也真簡單，真蠢！」

他煩躁地跳起身來，在屋子裏轉圈子。心裏想道：「先前，我跟他們說，當真非想出點事來做不可；現在，事呢算是做一點了，可是，當真沒有做錯麼？已經做的，當真是『事』麼？」

他仰臉看着窗外的天空，似乎盼望一個回答。有一隻什麼鳥在牆外樹頭叫，聽去像麻雀，又不像麻雀。

待到把這鳥叫聲從耳朵裏趕出，他踱到書桌邊，抓起了一枝筆，打算寫一封信給他的在T埠的朋友，忽然雲仙回來了。

「這裏的婦女智識分子真糟！」雲仙將她那「披肩」往椅子上一擦，走向張不忍的身邊去。「誰的請帖？」周九，哦，房東程先生的東家，商會會長，請你幹麼？可是，不忍，這裏的智識婦女跟家庭婦女同樣沒有辦法！」

「哦！」張不忍擱下了筆。

「我跟她們談了半天，『唔唔，』『話是對啦，』老是這一套。我請她們發表意見。她們只是笑。」指着那披肩，「倒拉了這東西，問了許多話！」

「嗯，那麼，趙君覺的妹妹呢？君覺說她思想很好的罷。」

「就只有她，還說得來。可是情緒不高。」

「哦，情緒不高。」張不忍寂寞地笑着。這幾天來，雲仙老是說人家情緒不高，甚至有時連張不忍也說在內了。他看着雲仙的眼睛，又說，

「她發表了意見麼？」

「她贊成婦女救護訓練隊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贊成那位女醫生。說她頭腦糊塗，勢利眼睛，這樣的人，犯不着捧他。」

「但是拉她出來，推動她辦事，並不就是捧她。雲仙，你跟她解釋了沒有？」

「解釋的。然而我失敗了。」

「她不能理解？」

「不是！她的理由很充足，我贊成了她的主張。」雲仙的口氣很堅決。「我們可以不要那女醫生，也不要那兩個傳教婆！」

「哎，哎，雲仙，那樣幹總不大好。名爲救護訓練隊，而沒有一個懂得醫藥常識的，太不成話。」

「呵，固然你也是這麼說！」雲仙生氣似的鼓起了眼睛釘住了張不忍的面孔。「趙君芳說來說去也顧慮到這一層，所以我說她情緒不高。可是，不忍，我雖然不懂醫藥常識，童子軍救護常識我是有的；在目前，這

「不就够了麼？」

張不忍勉強笑了笑，半真半假地說，「哈，我倒忘記了你是多年的女童子軍教練官呢！」

「不吹牛，真要是開了戰，我的確能夠上前方。」雲仙得意地笑着，在窗前走來走去，吹着童子軍歌的口哨。

張不忍惘然拿起請帖來，捲弄那紙角，此時他的思索忽然又集中於一點：雲仙所謂情緒不高。他覺得最近幾天內他的朋友們爲的要推動人家反弄得顧慮繁多事情不能快快動，這也許正是雲仙所說的「情緒不高」罷？而雲仙剛才所說的救護隊辦法也許是不错的罷？可不是，那位女醫生和那兩位傳教婆要是拉了來，她們一定嘖嘖咕咕有許多主張，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白花_一在解釋和疏通上。

「啊！」雲仙猛地叫起來，跳轉身，到了張不忍跟前，卻又放低了聲音，「我幾乎忘了。趙君芳又告訴我：胡四那傢伙不行，十二分的不行！他從前也經手過公款，也不清。他現在攻擊那個二老板，是報私仇。他利用我們！」

張不忍一雙眼釘住了雲仙，看着她一個字一個字說完，這才搖了搖頭說，「哦！——可是，我們也是以毒攻毒。」

「不行！胡四還有陰謀。胡四今天上午去找君芳的爸爸，咬耳朵談了半天才走；他走後，君芳的爸爸老在廳上兜圈子踱方步，自言自語，說『君子不爲己甚！』據君芳猜來，一定是胡四已經和那邊妥協，又在欺騙君芳的父親。」

「嘿！可是胡四昨天晚上來，還供給了許多壁報上的材料，——全是

那二老板的陰私……」

「所以我說他有陰謀呀！我們攻擊越厲害，他和那個二老板的妥協越容易成功。他把我們當做貓腳爪，到熱灰裏摸栗子！」

「哎！」張不忍嘆了一口氣，閉起眼睛不作聲；他不願意相信，但又不敢完全不信。忽然睜開眼，他劈手抓起了那張請帖釘住看了幾秒鐘，然後放回桌上，冷冷地說，「不過我終於不能斷定。如果胡四已經跟他們妥協了，我們被賣了，那麼，周九，他是那個二老板的腹心，他還來跟我拉攏作甚？」

「說不定還有更毒辣的陰謀。」

「也許。」張不很慢地站起身來，走了一步，卻停住，回顧着雲仙說，「然而總不是用毒藥酒來謀害我的性命。——雲仙，那，我倒一定要

去，看看周九的態度！」

雲仙是滿臉的不放心，可是沒攔阻。張不忍抓起帽子，正要走了，雲仙忽又叫道：

「啊，我幾乎又忘記了。剛才回家的時候，路上碰見了黃二姐，好像跟人打過架似的；她夾七夾八說了許多話，我也沒聽清，可是記得一句：『外場都說八少爺和你私通外國，我不相信！』私通外國，她說了兩遍，我聽得很準。」

「哈哈，這倒是陰謀，然而也是用舊了的陰謀！」張不忍一邊說，一邊就走了。

二十小時以後。張不忍的睡眠不足的面孔上，帶烏暈的是眼眶，蒼白的是兩頰，而射出興奮的紅光的是太陽穴帶眼梢。

仍在他的臥室。只有兩個人：他和朱濟民。

他像籠裏的一頭獅子，焦躁地來回走着。朱濟民的眼光跟着他來來往往。跟到第三趟，朱濟民突然說：「我看你也還是不要去了罷？」

「去！怎麼不去！」張不忍只把頭歪一下，依然在走。「他們兩個是自己拋棄了責任，他們不去，我就一個人去！三個人是代表羣衆的意志的，一個人也照舊代表羣衆的意志，我的代表資格沒有被取消，我就要去！」

朱濟民點頭，但也輕輕歎了一口氣。張不忍站住了，又說：「我十二分不滿意君覺！怎麼他也跟着他老太爺跑，倒不想拉住老太爺跟他跑？昨

晚上我赴宴回來，緊跟着胡四也來找我說話了；爭執了三個多鐘頭，他的千言萬語只有一個意思：羣衆運動不要做，爲的新縣長和二老板正在這上頭找我們的錯處。我的回答也只是一句話：不能夠！我們要和二老板清算公款，但也要做別的事。清算公款不是主要的救國工作！胡四他們只要私仇報了就滿意了，但是我們不能夠！」

「對的！我們不能夠！」朱濟民也奮然了，但又帶點惋惜的意味，輕聲說，「胡四呢，原也不是怪；只是趙老先生也只見其小，卻未免——」

「趙老先生到底老了，最不該的，是君覺。他剛才還說輿論對於二老板忽然一變，因而不可不慎重考慮呢！」

「對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周九忽然請你喫飯，我也覺得有點怪。」

「嘿嘿！」張不忍側着頭望着窗外的天空，「也許是對我示威，也許是想收買——我罷，哼哼！濟民，你說，那還不是示威？昨天晚上，周九那席酒熱鬧極啦，從頭到底兩個多鐘頭，主人和客人——除了我，談的全是二老板報告私貨的事。簡直把這頭號的土劣漢奸說成了民族英雄！周九還怕我噁心不夠，特地拉住我說：『哈哈，二老板做人真是又爽直又周到。沒一個不說他夠交情。你瞧，他又是頂頂熱心愛國，不怕結冤，報告了私貨；他跟你們真是同志——同志！』濟民，昨天晚上那席酒，是二老板搖身一變而爲民族英雄的紀念酒，也是宣傳酒！」

「今天滿縣城都在歌頌這位『英雄』了！我們學校裏也發現了標語！」

「哦？你們學校裏也有？」

「校長在朝會時還對全校學生說，二老板才是真真的愛國家！」

「咄，不要臉的東西！」

「可是，不忍，你說，到底這回事是真是假。」

「瞧過去是真的。」

「那麼，他自己運了私貨自己報告，那不是跟錢袋作對麼？」

「也許他報告的是別人的私貨——」

「絕對不是！全縣的販私機關就只有他一個！」

「也許他使的是苦肉計。」

「我也是這麼看法，然而君覺說不是。君覺以爲這是『壯士斷腕』的策略。照章程，報告人可以得貨價的一半作獎；假如他那批貨，本來是三百，充公拍賣是四百，他得了獎賞二百，……」

「只犧牲了一百，是不是？」張不忍淡淡地一笑。「然而今天中午聽說是周九買了那批貨了，可又怎麼算法？」

「當真麼？」

「好像是真的。所以我還猜不透那中間的玄虛。不過，濟民，無論如何，他這一手的確有強心針的作用。」

「不忍！我猜得了。也許周九零賣出去可以得五百！」

「哦，也許。我們不熟悉商情，這把算盤暫且不去管牠。倒是他這強心針，我們怎樣對付？」

張不忍兩手交叉在胸前，又來回地走着。

朱濟民望着空中，徐徐搖着頭，移動了一步，低下頭喟然輕聲說，「羣衆太幼稚，太容易受欺騙了，——難做！」

突然張不忍轉過身來，釘住了看着朱濟民，「不是！濟民，不是羣衆太幼稚，是他們的愛國情緒很高之故！很高，所以二老板的強心針也能發生作用。我們要利用這高漲的情緒，加緊工作。我們趕快把『捉私團』組織起來。我們要說縣境裏的私貨機關一定不止一處，一二老板報告的，只是……」他忽然聽得門外一陣脚步聲，轉臉去看，窗外東側牆脚有一堆動亂的人影；這時朱濟民也看見了，慌忙地四顧，退後一步，似乎想找個躲藏的地方。張不忍大踏步走到門前，開了門。

第一個進來的，卻是雲仙，劈頭就問道：「你們說了些什麼話？」

張不忍沒有回答，只是朝外看。第二個進來的，是趙君芳。朱濟民定了定神說：

「原來是你們！」

「我看見還有一個呢，是誰？」張不忍關上了門。

「你們的房東，」趙君芳回答，「看見我們來，他就溜走了。」

雲仙開了門再望一下，關了門轉身說，「他躲在門外偷聽！怎麼你們不覺得？你們說了些什麼話？」

張不忍咬着嘴唇冷笑。

朱濟民驚愕地看着兩位女士，兩位女士卻緊張着臉看着張不忍。

「沒有什麼要緊話。」張不忍寂寞地笑了笑回答。「我們是什麼都可以公開的。派偵探，也是白操心罷了。」

「隨便談談，」朱濟民接口說，「談那位民族英雄。」

「你還說不是什麼要緊話！」雲仙對她丈夫瞪了一眼說，轉眼又看着朱濟民。「我剛到了君芳家裏去，她說今天中飯邊，陸——陸紫綬找趙老伯

談了半天話。君芳只偷聽到一句：『城裏有那些是漢奸，縣長已經查訪明白。』後來，後來陸紫綬告辭，趙老伯親自送到大門外。芳！你不是說，老伯送客回來，還自言自語說年青人真真胡鬧麼？」

趙君芳點頭，卻眼不轉睛地看着張不忍的面孔。

「我和君芳一路來，」雲仙朝她丈夫走近一步，「許多人老釘住我看。交頭接耳說鬼話。」

「這是因爲你也在朝他們看呵！」張不忍淡淡地笑着說。「雲仙！神經過敏便……」

「不是神經過敏。我確實看到有一個陰謀正在醞釀，把你我做目標。」

「把我和你當做漢奸麼？」張不忍說時微微一笑。

「我跟雲仙的意見一樣。」趙君芳把聲音放得很低。「說不定你們的生命還有危險呢！」

朱濟民在旁邊聽得清楚，不由的打了一個冷噤；他走到窗前探望了一下，便又走回來對張不忍悄悄地說，「你那個代表，還是不要當了罷。兩個已經不肯去，你又何苦獨個兒頂槍頭。」

「什麼代表？」趙君芳很關心地问着。

「就是壯丁訓練隊的代表，去見縣長請願，要求發槍，打靶，教野操。」朱濟民回答。「本來孫二和陳維新也是代表。可是他們剛才派人來說，他們都不去了。」

「你也不要去了！」雲仙對張不忍說，卻又轉臉望着趙君芳，「對不對，芳？三個人裏只去了一個也沒有意思。」

張不忍皺着眉頭瞥了他們三個一眼，慢慢地說，「我要是也不去，以後便不用對壯丁們說話。我是去請願，並沒違法，何必神經過敏。」暫時大家都沒有話，只有張不忍一個人來回地走着的脚步聲橐橐地響。

張不忍把帽子拿在手裏，對雲仙說，「明天的壁報，稿子都有了；那篇『從取締遊民乞丐說到大漢奸』就放在第一。回頭我還想寫幾句關於『報告私貨』和『捉私團』的文字。」

張不忍昂然走了。朱濟民扭了扭身子，也說，「我學校裏還有事。」屋內剩下兩個女的。趙君芳望着窗外，呆看了一會兒，轉身拉住了雲仙的手。

十一

壁報的第×期，第一篇文章和最後一則短評，確實頗為鋒利。然而×縣人大部分似乎都沒注意。

這是因爲有一件更驚心的事壓住在人們頭頂。

差不多和壁報的貼出同時，由保甲長們傳出消息，漢奸們已經在大街小巷都做下了暗號，而這些暗號是有軍事作用的。

保甲長們這些消息從那里來的？縣政府！新縣長本是現役軍人，頂明白這些把戲！

老百姓們凜凜然各人在自己門前搜尋有沒有什麼異樣的，——譬如白粉畫的尖角或圈兒。一個上午，滿縣城忙着這，又談論着這。

搜尋沒有結果。滿縣城的眼光都惶惶然望着公署。新縣長是軍人，他有沒有法子解救？總該有！

中飯喫過不久有人聽得軍號聲了；有懂得的，說這是「集合」。人們慌慌張張互相報告。互相探聽。終於知道了是新縣長檢閱保安隊和保衛團，人們中的好奇的又一齊向教場擁去。

新縣長坐在馬上，多威風，這才像是能夠保境抗敵的！陪同新縣長檢閱的，有鼎鼎大名的二老板，也有趙緝庵；有胡四，也有陸紫翁。胡四跟陸紫翁時時交頭接耳。

從教場裏飛出來的縣長的訓話，不用播音機，頃刻間也就傳遍了街頭巷尾。縣長說；取締遊民乞丐是防漢奸，誰反對誰就是漢奸！縣長又說：他相信本縣的紳士，凡有恆產恆業的，沒有一個是漢奸；甘心當漢奸，都

是既無恆產，又無恆業！縣長又說：壯丁訓練程序自有皇皇政令，不得無故要求變更，搖惑人心！

在大街上，周九那鋪子的前面，一個人堆裏着嘈雜叫罵的韶。大家認識的黃二姐滿臉青筋指着商會職員姚瑞和叫道：

「你這小鬼！你倒有臉說八少奶奶的娘家不及你的娘老子是東門賣豆腐干的？」

「賣豆腐干，」姚瑞和却冷冷地一臉奸滑，「也是正當職業！哼！什麼八少奶奶！看她一雙手。誰不知道女漢奸打扮得闊？可是一雙手不肯掙氣，怎麼辦？」

「你這死了要進拔舌地獄的！」黃二姐嘶聲叫着就撲過去想打他巴掌。姚瑞和躲開了，却也捲起袖子來。閒人們忙把黃二姐拉開，又喝道：

「阿和，不要亂說！人家少奶奶！」

「狗屁少奶奶！」姚瑞和像發酒瘋，滿嘴唾沫飛濺，「張家的阿八犯了法，他的老婆還是少奶奶？」

「什麼話！犯法？還出憑據來！」人堆裏好幾個聲音喊。

姚瑞和怔了一下，但立即又膽壯起來：「憑據？今天的壁報，就是憑據！他反對取締遊民乞丐；縣長訓話，反對的就是漢奸！他冒充壯丁隊的代表請什麼願……」

「不是冒充！我們公舉他的！」好幾個聲音。

「不冒充，也犯法！他是漢奸！」也是好幾個聲音。

這吵鬧的餡子發酵了，人聲鼎沸，動起武來。程子卿在櫃臺內急得亂叫：「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人家鋪子門前！」

十三

那天晚飯時分，張不忍和雲仙在自己屋裏，雲仙的面色不定，張不忍的，却是鐵青的。

「他們把壁報撕了。」張不忍的聲音略帶興奮。「可是有許多人不讓撕，又打了起來，我去找孫二和陳維新，都說不在；他們都躲開了！」

「趙緝庵呢？也不見你麼？」

「沒有找他。這老頭子跟什麼二老板講和，看來是千真萬確的！可是胡三先生還見我，他說趙老頭子和他還是告二老板的虧空公款，不過他又勸我不要再弄什麼壁報，再什麼請願。他們就是那老主意，只反對土劣的二老板，不反對漢奸的二老板！」

雲仙歎了口氣，半晌後這才說：「君芳告訴我，他們造的我的謠言，相信的人多得很呢！我真想不到我這雙手會闖了亂子！」

「笑話！雲仙！」張不忍拿住了雲仙的手，「跟手不相干！問題是在新縣長的宣傳工作做得巧妙。二老板那一支強心針似乎效力也不錯。可是不要緊，我們慢慢地總可以挽救過來。壯丁隊裏……」

一句話沒完，雲仙忽然跳起來，對張不忍搖手。「好像聽得門外有脚步聲呢！」雲仙附耳說。

果然有極輕的聲音在門外。張不忍臉上的肌肉驟然收緊了，他側耳再聽一下，便猛然大踏步跳到門前，開了門。

「是你！哦！」張不忍看清了門外是程子卿時，捺住了性子冷淡地說。

程子卿遲疑了一會兒，終於挨身進來。

賓主對看着，像是都在等候對方先發言。終於是程子卿勉強笑着說：

「張先生，莫怪；我是吃人家的飯，受人家的使喚，沒有辦法……」

「不要緊！」張不忍不耐煩似的打斷了他的話。「我們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不怕人家聽了去！」

「咳咳，是，——不是那個，」程子卿滿臉通紅，眼光看着地下。

「這回，不是來偷聽張先生的話，不敢，……不是他們叫我來……」

「哦！很好！」張不忍失利地說，一雙眼逼住了程子卿的面孔。

程子卿儘眼和張不忍的眼光對碰了一下，忽然像下了決心，低聲說，

「張先生，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來通報你一件禍事，——他們，他們，縣裏，打算辦你一個罪，教——教唆壯丁，擾亂治安。」

「呵！」雲仙驚得叫出來。

張不忍却不作聲，只把兩道尖利的眼光逼住了程子卿的臉。

程子卿的態度也從容些了，更低聲地說：「二老板恨得你要死，這人是殺人不見血的。張先生，你還是避一避罷！」

雲仙走前一步抓住了張不忍的手，這手有點冷。雲仙的手，却有點抖。張不忍把這抖的手緊緊捏住，就對程子卿說：「謝謝你，程先生。我都明白了。」

「那麼，你避一避罷。」程子卿又叮囑一句，便像影子似的走了。張不忍望着烏黑的門外，虔敬地，像教士對着聖像，好半天。

「你打算怎麼辦？」掩上了門，雲仙轉身來輕輕說。

「沒有什麼辦。程子卿是忠厚的商人，膽小些。況且這也不是避不避

的問題呵！」張不忍慢聲回答，微微一笑。

十四

第二天，一清早，縣城外河埠頭來一條船；船裏走出三個人，拿着漿糊桶，毛刷，廣告紙，就從城外一路貼起來。廣告是賣眼藥的，紙上端畫着一個戴眼鏡禿頂的大鬍子，一派的親善氣概。這三人一隊一路張貼到城裏，就有七八個小孩子跟在背後指指點點說笑。

廣告是大街小巷都貼。也有只貼一張的，也有並排貼二張的。這眼藥是外國貨。同屬這一國的賣藥廣告常常有人到X縣裏來張貼，X縣人向來並不覺得奇怪。然而這一次却引起了注意。

中心小學附近有兩個閒人研究這些新貼的廣告。穿長衣的一位歪着頭

說：

「哦，街東的，全是兩張一排，街西的只貼一張。哈哈，招紙帶得不多，送不起雙份了。」

「不是罷。我看見他們還剩下一大捲。」麻面的短衣漢子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哼哼！你看見？」長衣人把眼一瞪。「你說，爲什麼兩邊不一樣，多難看！」

麻面漢子只用兩手摸着臉，承認了理屈。可是長衣人還不肯下臺，看見有人從中心小學走出來，就迎上去叫道，「喂，校長，看這些廣告，一邊雙份，一邊單張，可不是帶的不多麼？」

校長眯細着眼睛看了半晌，忽然正色答道，「那有意思的。我說，那

有作用的。你瞧，這是小鬼的廣告啦。」

「哦，小鬼的廣告，不要弄錯了罷？」長衣人遲疑地說，聚精會神再看那些廣告。

「一定不錯！」校長鄭重宣言，「瑞和，老弟，講到這上頭，哈，你就不如我了！」

麻面漢子在旁邊撲嗤一笑。但是恐怕那位商會職員見怪，趕快走開。商會職員姚瑞和倒並沒覺出，一手摸着下巴，沈吟地說，「小鬼的，哦，那——我就要去報告會長了。」

「對呀，我說是有作用的。」

「不管有沒有，我一定要去報告。」姚瑞和一邊說，一邊就匆匆自去。他逢人就說，「眼藥廣告是小鬼的，」有時更加上一句，「有作用的！」

立刻滿街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了。有人還做出（也許是想出）統計來：單的是多少，雙的又是若干。待到大街上那茶樓裏的高雅茶客們研究這件事，「作用」已經具體化而為「軍事上的暗號」。

「一定是暗號！」陸紫翁大聲說，「雙雙單單是引路的。水滸傳上祝家莊裏——的白楊樹，可不是暗號麼？」

胡四坐在陸紫翁斜對面，不住地點頭。

姚瑞和滿面紅光像打了勝仗那樣來了。最近半小時內，他已經一口咬定那「暗記號」是他的發明，因而儼然已是一位堂堂的「民族英雄。」可是見了陸紫翁，他還不能不是老樣子的商會職員。當陸紫翁朝他笑了一笑時，他趕快將兩手在身邊一逼，臉兒上什麼表情也沒有，眼光射在自己的鼻尖。

滿縣城的老百姓都爲這新來的「暗號」而惴惴不安；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千軍萬馬殺來呵！

然而茶樓裏的陸紫翁却談笑風生：「好在新縣長是軍人，縣長一定有辦法！」

下午，聽說公署召集了緊急會議。會議還沒散，就紛紛傳說要大捉漢奸。三點鐘光景，果然全體保甲長協同保安隊同保衛團分途出發。又一次震驚全城耳目的大事件。漢奸捉到了沒有？誰是漢奸？老百姓們一時無暇顧及。老百姓們親眼看見的，是新貼的那些眼藥廣告全數被撕去了。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廣告已經肅清完畢。無數的戴眼鏡禿頂的大鬍子都被押解到教場上，堆成一座小山。就在那里放了一把火燒掉。上千的人，在那里看這又縣有史以來的盛典。

「各位父老兄弟諸姑姊妹！今夜可以放心睡覺了。敵人的暗號已經消滅，這全靠縣長爲國爲民，忠義勇敢！縣長萬歲！」

在火光中作了這樣簡單而莊嚴的演說的，是三天前報告私貨的二老板。羣衆拍掌。姚瑞和雖然是「暗號」的發見者，却沒有資格演說，也雜在人堆裏拍掌。

然而同在這時候，四個保安隊，二個法警，簇擁着張不忍夫婦到縣公署去了。當夜沒有出來。

十五

早晨六點到八點，壯丁訓練。發生了好幾次的擾亂。教練官怒跳得脚也酸了；然而過半數壯丁們固執地不肯服從口令立正稍息。他們要求更有

實用的操法。

街頭巷尾，有人聚談着張不忍夫婦被縣長「請去」的消息，一些眼睛睜得滾圓，一些唾沫飛濺。

十點過後，趙緝庵，胡三先生，一臉嚴肅，去見縣長。他們要求保釋隔夜被留住的兩位。

縣長說：「並沒難爲他們。謠言多，我是愛護他們才要他們進來休息幾天。可是，今天正有一件事要請大家來商量，兩位來得剛好。」

縣長拿出一張紙來。兩位一看，第一行是「以一日貢獻國家」。

大概這件事又得命令全體保甲長出動了。X縣是天天在熱鬧緊張的空氣裏的。

後記

此集所收，都是近兩年內的作品，除了水藻行一篇，都在國內各刊物上發表過。

這些又都是「逼」出來的。以個人近年來的經驗而言，所謂「逼」，有兩種；一即是常聞的「文章是逼出來」的「逼」，定期刊既多，編輯者支配篇幅，如大元帥調兵遣將，而以賣文爲生計像我這樣的人，當奉到一令，——「本期敝刊盼得小說一篇，至遲於×月×日交稿」的時候，因爲自身是「閒子」，無可推諉，只好搜索枯腸來逼一下了，這一逼，因是限期，故吃重在時間上；其二，則也許是個人獨有的甘苦罷，選擇題材往往不能不顧到環境，免得編輯先生爲難，於是久在思索中之題材不得不捨割，新有所

感的題材亦不得不放棄，譬諸行路，荆榛載道，不能放開脚步，逼得只能取一迂迴曲折既不踣躓亦不累人的小路，而又私願能不違於大道，這一個「逼」，便較限期交稿更難應付。

所以兩年之間，雖屢受逼，而被逼出來的，只此集寥寥十萬字。而此集之成，在上述二逼外，又有一逼，即良友文學叢書以『煙雲集』三字登告白時，實尙未有一字，個人彼時極以「賣空」爲憂，但趙家璧先生引「文章是逼出來」的「通則」批駁了我的期期以爲不可。

「煙雲」二字。亦是良友公司待登文學叢書新出二十種之總告白，立逼而定；隨手拈來，毫無命意。然而總告白每目下例有「解釋」，良友公司乃代爲「發揮」，宛若有深意存焉，今實物既出，表裏不符，相應說破。

至於集中有煙雲一篇，原載文學，此篇意在畫出兩張面孔，完稿後尙

無題目，匆匆憶及「煙雲」二字，便給填上算數。煙雲發表後，曾有讀者寫信問我用意何在；那裏有什麼用意？我見到有這樣的兩張面目，在被逼之下，就畫之以應王統照的需要罷了。

此集作成之經過如此。倘名爲「二逼集」，或者名實不乖。但我希望凡此諸「逼」今後不再，希望像煙雲一般過去了。

一九三七，五月廿五，茅盾，於上海。